

說小

刊叢學文新國中



夫達郁 平資張 若殊郭

澹獨王 孫晶陶 吾仿成

平全周 鳳靈葉 德胎倪

著等漁隱孫 齋光方

小 說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四	元
編	纂	錢	公
發	行	施	俠
發	行	朱	炎
發	行	啓明書局	代表人
經	售	啓明書局	
處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33

小引

在中國新文學的初期，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可說是照耀文壇的雙星。文學研究會有她的同雜誌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創造社也有她的同人雜誌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創造口和洪水。如今存的老作家，大半是那時代的健將，他們全有過不少的努力，企圖在淒涼寂寞的園地上，開墾出爛絢麗的花園來。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他們是承上啓下的作者。尤其是創造社的作家，對於後來事文學的青年，影響非常深切和普通。他們的功譚，不用我們來評論；因爲一般鄉愿派的人，往往創造社是浪漫的，頹廢的，甚至於墮落的，容易沉溺青年。但是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環境的產兒。如他們真是這樣的，我們也不能獨責創造社；何況在事實上，創造社諸作家，確是如今從事文學青年的前驅呢。我們編選這一本小說集的理由，也是希望紀念他們的功績；同時希望這幾篇技巧最完善的作品，給青年們當爲創作的模範。

如今一般批評家的主張，以爲文學研究會是『人生派』的藝術；創造社是『藝術派』的藝

術。而且所謂『人生派』彷彿像俄國沙皇時代的寫實主義者；所謂『藝術派』包含着『浪漫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的各種傾向。可是在實際上，他們未必都是這樣單純的。文學研究會是否『人生派』，另詳小說甲編的小引中，這裏無庸多說。至於創造社，她在初期，是幾個歡喜文藝的朋友，因為志同道合，集在一起，根本也沒有劃一的主義和明文的社章，他們自己說：『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着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所以他們創作的手腕和態度，是非常龐雜的。我們最好聽他們自己所說的話。也可以明白這一班作家的大概。鄭伯奇說：『歌德以外，海涅，拜崙，雪萊，基茲，恢鐵曼，許果，斯賓挪莎，太戈兒，尼采，柏格森，這些漫浪派的詩人和主觀的哲學家，也是他們所最崇拜的。其次，因為各人的偏向，有人喜歡淮爾特，也有人喜歡羅曼羅蘭。這雖似乎偏向到兩個極端，然而在尊重主觀否定現實上，卻有一脈相通之點。象徵派，表現派，未來派，也都經創造社的同人介紹過。這些流派，實在和浪漫主義，在思想上是有血緣的關係。』成君還舉出了三點原因，證明他們是傾向於浪漫主義的：第一，他們旅居異國很久，認識了國外國內的缺點，對於現社會不滿，引起種種反抗的心情。第二，久居異國，

鄉邦之念極深；回來之後，又滿懷失望。第三，外國流行的思想，影響了他們。上面這些是作家個人的環境，因此決定了他們的作品。實際上，五四運動是中國封建主義的喪鐘，是資本主義在文化上向封建主義的攻擊。但是中國資本主義既未成熟，封建主義又非常強固，還有列強的侵略，在兩邊牽掣，因此五四運動沒有完美的成功。在這樣的時代裏，勇敢的青年，再接再厲，喊出反抗的呼聲；失望的青年，卻消沉逃避，放浪於形骸之外。所以我們可以綜結地說，創造社是有浪漫主義的傾向，她富有反抗的精神和破壞的情緒。後來他們成爲『普羅文學』的健將，也是這個原因。

創造社的人物，主角當然是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諸人。郭沫若是四川人，他在反正前後和創造十年內，曾經介紹過自己。他以熱情奔放的詩人的姿態，出現於初期的中國文壇。其實也是很早寫小說的人。張資平是廣東人，一般都認他爲寫多角戀愛的專家；但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說，寫『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情境，卻是很好的。郁達夫是浙江人，他出世的作品沉淪，被批評爲『頹廢派』。此後總是向這條路上走。這三個人全是日本的留學生。那時候創造社的同人，差不多盡是留日的青年。鄭伯奇、成仿吾、陶晶孫、方光燾、田漢、李初梨、何畏、滕固等都是。還有像周全平、葉靈鳳、王獨清、倪

貽德、塗女士（馮沅君）、洪爲法等，也常在創造和洪水上發表稿件。這是初期的作家。到了後期，老作家們轉變方向，新進的像龔冰廬、蔣光赤（慈）等加入陣線，又是激起了前進青年的盛讚。可是後來受了嚴重的打擊，「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來各自飛。」如今創造社幾位主角，郭沫若借了他的安娜夫人，亡命日本，研究古代社會。張資平丟了地質學教授不幹，在編國民文學。郁達夫作了西湖寓公，游山玩水，十足地做黃仲則派的詩人。「時賢俊傑，零落殆盡。」只要一翻郭沫若的創造十年，也要不勝今昔之嘆了。

上面已經說過，創造社的同人，大都是留日的青年。最早想出文藝刊物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是學醫科的。起初他和張資平兩個人，計劃出一本雜誌，可是只有談談吧了。後來又認識了郁達夫、成仿吾、田漢諸人，但是仍舊找不到出版家，他們的作品，只零散地在國內的報紙副刊上發表。據郭沫若說：「創造社的正式成立，大概在民國十年七月初旬，日期已經記不得了。」這一年的暑假，郭郁等先後回到上海，郭沫若又和泰東書局發生關係，他的女神，張資平的沖積期、化石，郁達夫的沉淪，全由該書局出版。到了民國十一年五月，第一期的創造季刊出世了，隔了一年，又出了創造。

週報，同年七月，發刊了創造日。那時候的雜誌，如學藝、孤軍、民鐸和時事新報的學燈，裏面的文藝欄中，不少是創造社同人的作品。在民國十四年，又發刊洪水月刊，除了文藝以外，還兼談政治。上海又成立了創造社的出版部，廣州成立了分部。那時的創造社，可說是黃金時代。國民革命軍席捲而北，掀起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的怒潮，創造社的幾位主要人物，更和革命發生了相當的關係。郭沫若當政治部的副主任，做了熱烈的宣傳家。可是霹靂一聲，中國國民黨發生清黨運動，一般不純粹的有色彩分子，全給排逐出去。創造社的作家，首當其衝。雖然他們掙扎着，拿了『普羅文學』當口號，復活的創造月刊和新辦的批評月刊，當作他們的陣營，和老作家（如魯迅翁）開過筆戰。而且曾經一度舉行過小說獎金，他們想再像新文藝運動的初期一樣，把握住青年的心靈。可是他們雖有相當的成功，環境卻不應許他們這樣地下。經過了當局的處置，生活的鞭撻，大家各奔前途；創造社在無形之中，只成了文學史上的名詞了。

本書材料的編選，因為環境的關係，只限於創造社前期諸家的作品；後期者只選入一二，以示範例。——郭沫若的兩篇，函谷關和 Löbenicht 的塔，完全是寄託小說，最早曾收在中華學藝社的

叢書塔內。郭沫若除了擅長寫寄託小說外，還寫自身生活的小說；可是那些小說，嚴格地說起來，不能稱為短篇小說，只着叫作隨筆，像他的著作落葉橄欖一樣，是優美的小品文字，所以暫且不選。張資平的長篇小說，寫三角戀愛甚至於多角戀愛，非常有名。他的短篇，敘述貧賤夫妻和窮苦家庭，十分深切。這裏選的兩篇，梅嶺之春和約伯之淚，一是寫因社會地位而引起的戀愛悲劇，一是寫變態的性慾。還有一篇紅海棠，是『一二八事件』以後的作品，據說筆調已經轉變過的，可以比較一下。郁達夫是以類廢派小說家著名，他的處女作沉淪出版，可以說震撼了一時，大膽的描寫，領悟的吐露，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上，曾加以推薦。這裏便收了一篇沉淪一篇過去。沉淪大概是『夫子自道』，以他在日本留學時的生活，加以亦裸裸的暴露。過去是寫狹邪的小說，帶着深切的傷感氣味。成仿吾在日本是學砲兵科的，卻以文學批評家著名。這裏選的那篇一個流浪人的新年，雖然是隨筆的形式，卻富有清新的筆致。陶晶孫被選的一篇木犀，本來是用日文寫的。因為他久居日本，日文的運用，非常流利。這篇因為郭沫若的慫恿，才翻成中文，登在創造季刊，後來又出單行本小說集木犀。他的東西，很有異邦的情調，尤其在這一篇，可以看出。王獨清以詩人著名，他的詩和劇本如貂蟬

楊貴妃之死等，寫得很好。他所寫的小說不多。這裏選的是流浪一百裏面談起他在法蘭西的事，並且遠及少年中國學會，文中的名字，都有影射，很值得尋味一下。倪貽德是一個畫家，他的作品，一如其畫。這裏選的是零落，寫一個中落的世家，家庭裏面的情形。同樣的，葉靈鳳也是畫家，他那清俊的筆尖，善於寫戀愛的故事。這裏選的是女，謝氏之遺孽，敘述一個已婚的中年婦人，對於一個青年男子的愛情。周全平的小說，非常寫實，沒有什麼特點。倒是他的童話，寫得很美，意義既然深切，又不像絮叨的說教者。方光畫紙有幾篇短篇，這裏的癩疾，很富於人道主義的色彩，寫一個貧苦的婦女，為痰痛的攻擊，而仍奮鬥不住她的母性愛。敬隱漁的短篇小說集瑪麗，曾由文學研究室出版，可是他卻比較近於創造社，而且曾在創造週報上寫過文章，所以這裏選了他的一編嬈，最可惜的，因為篇幅的限制，非但名家的作品，未能盡量編選，就是像滕固、何畏、張定璜、馮良才、白采、洪爲法、穆木天諸君的東西，也祇好割愛。挂一漏萬，那是很覺歉憾。可是以本書作創造社的名著一覽來看，那卻是無負於期望的。希望讀得能發加以仔細的鑑賞！

編者。一九三六春。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函谷關	(一)	郭沫若
Lohenicht 的塔	(七)	郭沫若
梅嶺之春	(一六)	張資平
約伯之淚	(三三)	張資平
紅海棠	(五六)	張資平
沉淪	(八一)	郁達夫
過去	(一一三)	郁達夫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一二八)	政仲吾
木犀	(一三三)	陶晶孫
流浪一頁	(一四三)	王獨清
零落	(一六〇)	倪貽德
女媧氏之遺孽	(一八四)	葉靈鳳
煩惱的網	(二〇六)	周全平
瘧疾	(二一三)	方光巖
嬋娜	(二二〇)	敬隱漁

函谷關

郭沫若

盛夏的太陽照在沈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鯨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

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口。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匹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口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解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有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子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燥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取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兩隻瘦削的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呀，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窺隔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令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令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

紋表示他經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頸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額頰和鼻端被太陽的光感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嚶，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筒翻來在說。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會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海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自天讀着你那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慈眼。我晚間讀着你那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這一刻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那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滿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蠶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蠶噬罄盡。我在這時候又恨

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盡；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下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去。虧我牛兒的努力，我決絕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着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午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朦朧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爲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輻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牠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爲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僞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僞者

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僞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僞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隻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喝了幾下，率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平，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欲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呆，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稠結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潤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瞎了的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總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卻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裏去！我只好朝故墓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正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

道德，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為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為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飲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炕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我不作孽，我因爲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的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牠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拼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拼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潰泉一樣潰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潰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永遠的記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尾的蚊麈，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慇懃走我的歸路。

——開耳，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卻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在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的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一下。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做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

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會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陰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嗚呼！嗚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買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驅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拏，朝着老聃所走的方向大吼：——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聃，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嗚呼……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
——創造週刊第十五號所載

Lebenicht 的塔

郭沫若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制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e）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牀，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牀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牀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牀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牀，牀畔有一個置燈臺的小桌，放衣服の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塊玻璃窗，玻片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清涼。

朗培走到牀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

——先生，先生！起牀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好容易纔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擡起半身來，搓了搓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牀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饒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牀來，蹣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三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以為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為智識慾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為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他包心頭漸漸地知道這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盧梭的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食，講義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Philosophie im G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教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被毀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便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

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想總是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卻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擡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靈韻，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總疲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迫終竟起了牀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為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發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牀後素來是不脫睡衣和睡帽的，他在睡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

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東向，窗下各有一張書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梭發。北面一個木櫃，壁上釘着寒暖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滾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鵝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掛着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康德教授的腦中卻好像藏着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瘋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清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爲有傷衛生，就如像他大飲啤酒一樣。

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朗培你去鄉鄰舍說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真可惡，擋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噯，我們又要搬家了！朗培走下樓來在廚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樣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好不久的嗎？住得好好的，怎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潔淨，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閒不出甚

麼煙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啊！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了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牠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木材商人哩！

——唉，真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謊罷！

——說要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他住在康達爾 (Kantor) 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教授卻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 (Ochsenmarkt) 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但這回比那回更難。那回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這回卻是一排白楊樹林，誰個肯輕易替你斫掉呢？況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高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啊，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自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 (Hippel) 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了朗培的倒黜。他絕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

「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看看罷，或者希望也說不定。朗培說了，稍微放開了他的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懣向着白楊樹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情，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煙草。——他這煙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煙草和淡茶的効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 (Physische Geographie) 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施特爾 (Vollard) 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宜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敘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這「仁」字怕就是我說的「善良的意志」罷。這「義」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中國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咬醒了起來，但是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關於中國的事情，依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述，站立起來走回寢室裏去。他在這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拿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晝，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七

女僕和鄰家主婦的交涉收了意外的成功，鄰家的人應允把白楊的樹梢斫去。

這個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麼人的功績呢？是女僕的懇懇，還是鄰人的寬大？這兩者不消說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論功行賞時，我們不可忘記還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薔薇，薔薇的薔薇。

康德教授雖然到了六十三歲，都還不曾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卻不輸於他精神上的師傅盧梭。最愛他的母親，不幸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見背棄了。他到了現在六十多歲了，但他一談起他的母親來，他的眼中便要閃着眼淚。

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繼續研究，曾做過八年的家庭教師。他最後一家的東家是勞吞堡（Lauteenburg）的凱茲林克伯爵（Kaizerlingk）家裏。他那時是三十歲，比他小五歲的伯爵夫人迦羅林阿瑪麗（Kar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親手替他畫過肖像。他後來做了大學講師的時候，每禮拜也還要到勞吞堡去一兩次。在燕席上他是時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邊的。

他年青時候和克諾刺羅合姑娘（Frä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寫的信上，稱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s Casohochstists）雅可布夫人（Jacobin）寫給他的信上，從紙上送他一個『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 simpatin）。

康德這樣崇拜女性，同時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紀的騎士之風。加以他的談錄是很厚

利，他的學識是很淵博，他很有博得女人的歡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場中遇着他，不會知道他是在哲學史中捲起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士。他年青時候，衣服很能入時，他對於烹調的技能尤有深到的見地，希培爾曾經取笑過他，說他可以做一部烹調藝術的批判（Kritiker Kochkunst）呢。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在年青時候並且也曾起過三次結婚的意志；不過他很躊躇，在他還在躊躇將來的家計時，他的對象已經爲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馬具師的兒子，在他批判書出世之前，他不爲飢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結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種禁果。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是沒有減殺。在三年以前，他還沒有遷住公主街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學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時有兩位不相識的婦人走來攙扶了他起來，他非常感激她們，他對於女性的禮儀在這時也不會忘記。

他手裏正拿着一朵薔薇花，他拿來獻給那兩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個。

這朵薔薇花！這朵薔薇花！這便是把那一排白楊的樹梢換來的了！

得着哲人的薔薇花的鄰婦，至今還保存在她的首飾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楊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搔頭了。

八

十點鐘的時候，康德由大學回來。剛走到門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報告他說：

——鄰家的主人真好！鄰家的主人真好！我們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康達爾家裏住着的時候，那雄雞的事情你總還記得的罷啊，鄰家的主人真好！他們把那白楊樹的樹頭斫了。康德教授聽到這最後一句話，在他的臉上也突然現出了一道驚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樓，走進他的書齋裏去。

兩窗推開，有一片白光，隨着薰風的吹送，當面流來，他不禁禁了一下。

——啊，Lobenicht 的塔。

對面的一排白楊，在兩點鐘的時間內果然已經削平了。Lobenicht 的寺院的塔尖，從削平了的樹列後，遠遠現在太陽的白光裏。

——啊，Lobenicht 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像遇着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在他心裏又這麼叫了一聲。他此時是撒去了內外的藩籬，他的精神如像一個水晶一樣。

一月以來的一個疑問到此解決了。

Lobenicht 寺的塔尖，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學的象徵。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啞謎。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標，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個目標綜合攏來。但自一月以來白楊樹的過於暢茂的樹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obenicht 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斷地放着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觀，和 Ding an sich（本體）觀面了的一樣。

——啊，Lobenicht 的塔。

撒去了內外藩籬的美，無關心的美，美的洪流超溢了時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連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裏面了。

第三批判書的受胎便在這個時候。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湯若小說戲曲集所載。

梅嶺之春

張資平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面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榕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曦暮雨和正午的炊煙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南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去牽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鐮，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鄉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女嬸——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啞！我的寶貝睡啦！啞啞啞！我的乖乖睡啦！」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岡首的石砌上，餵乳給

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一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有斷成。』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溜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樂壞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爲『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思，嘆了一口氣。『歲月真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出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來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地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

『怙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怙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雞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萊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離鷺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崗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估兒的來歷的祕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曾設過蒙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了。像她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盂養娘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妹，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拋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要把保瑛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耍。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

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住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校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校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

「夠了，夠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人幫手。」

褲腳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長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什麼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穌教為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大洋喲！他在且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

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偽善者。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真是鬻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為是不足為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橫」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年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塔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再問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母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隨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祇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真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

的望見了。最後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沖積地，至今日變爲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她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瑒，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瑒的手跟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瑒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瑒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玩的。」

「啊！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有了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嗎，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瑛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瑛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才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個小房子。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是浴室。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藤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和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最早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預備她和保琇同

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棚，書棚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喜歡。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籐桌和矮籐椅，籐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籐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一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道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真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起來了。」

「啊！叔父真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瑛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是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瑛最討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為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

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晰，寧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瑛給保瑛的狂哭驚醒了。保瑛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瑛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瑛的肩膀。保瑛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瑛兒要媽媽，要到媽媽牀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瑛的哭聲跑了過來。

辮髻微微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腫，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變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瑛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瑛，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瑛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發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啲！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担鋤頭，担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話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爲本教會的雙壁。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瑋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瑛。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碎解的。

二月初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平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園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園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啲！」她再翻轉頭仰望看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嚙！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

才起牀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激。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探探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探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像輕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背像要片片的碎裝，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義的。我承認他是有意義的。那嗎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瞳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放鬆。』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個簡短的語句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沉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

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婚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嘆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麼？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聯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琇。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了。但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歡喜。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琇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望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呢！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瑛在側耳細聽。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阿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叔叔把嬌小的保璞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璞先破了沉默。

「叔叔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U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為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為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發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為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即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璞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K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

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瑛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真可怕！她像有件重要事要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爲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謔笑，害得我真難爲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比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惑的真的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感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慳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她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她和他的關係，由自己來想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她對他的肉體的貞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貞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旁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n Itein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瑋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恕我，但我誤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一生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污點。

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周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他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瑋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瑋自母死後每晚上一祇親着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瑋弟那裏每晚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瑋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喇！不行喇！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家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瑛，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凝着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牀的聲音，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胛下的衣扣緊得緊，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悶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弄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蜜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歎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哭——真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為你變化為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秘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我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

想，我能夠因產難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卻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最後我希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再存奢望了……」

她自己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妊娠的期短，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是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綉托給親戚後，決意願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曾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她垂淚接吻時，聽見探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塵鬢，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於蕉嶺山中。

——戴資平小說集現代版。

約伯之淚

張資平

Coix Lacryma-jobi

自聽見你和高教授定了婚約以來，直至寫這封信的前一瞬間，我沒有一天——不，沒有一時一刻不恨你，也沒有一時一刻不呼喊你的名字。有時呢，咀你的名，有時喊着你的名流淚。及今想來——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祇能說是我的靈魂還在依戀着你，因為我並不覺得對你還有這樣深刻之戀！

現在，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雖然一樣的叫喊你的名字，但呼喊時的感情完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我的態度是很泰然的了。

王君今早來病院看我，他說你和高先生將於下月中旬舉行婚禮。璉，讓我替你們倆獻幾句祝詞吧！但我，我向你們頌幾句不切實際的祝詞時，你定會懷疑，說我是因嫉妬而寫的惡意的譏刺吧，所以我把這幾行虛飾的文句塗抹掉了，諒你能體察我，不會怪我全無友情吧。

璉，好友——這個稱呼，諒你總可以答應我對你呼喊吧——我不能不感謝你，因為你替我裝飾了我的青春期之歷史的前幾頁，我的青春期不至於完全無意義的度過去，可以說是出你之賜，我的青春期結盡得這樣快，不至流於凡俗，也可以說是出你之賜，這是仍當感謝你的。不過我不再致謝詞了。我若再致謝詞，你又定會懷疑我的謝詞是惡意的譏刺吧。

璉，好友，我們都是研究生物學的人，對人類的本能是有相當的了解的。我是向青春快要告最後的訣別的人，對過去的青春常懷眷戀，常痛惜青春逝去之速，想你一定會笑我不善解脫，尚迷戀着我們的過去，但璉，你要知道，我的心是和我的身軀一樣，不喜歡外飾的，這是我對你的不偽的自白，我對我所懷戀的青春不

能無淚的匆匆別去！

我的青春之歷史已經念到最後的幾頁來了。

愛我的，憐我的朋友們都說，我的病突然的增劇，完全是璉珊害的。換句話說，縮短我的青春期的就是璉珊！我不敢怨璉珊，也無勇氣再怨璉珊了。我從前曾向你頌我的讚詞——你是我的青春期的太陽！你是我的青春期的光！你是操我的生死權的天帝！你是我的生命之神！我的近狀完全是神對我的一種刑罰，又何敢怨！

明知我的青春不久就要幻滅了，但我仍不能不衷心的感謝璉珊——我的上帝！自認識璉珊以後的數年間可以說是在我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每想及璉珊禁不住要肉躍血湧，每想及璉珊，暗夜亦覺光明，龔士亦是薰香，近日的病中生活雖然苦楚，但我並不覺得生涯悲哀而寂寞！我得認識璉珊，我可以說不虛此生！因認識璉珊，我纔有過去的燦爛美麗的青春，因認識璉珊，我的心上纔印有永生不滅的可懷戀的追憶！我的生涯中有這一段的精華，我是滿足了的，死無怨言的了！我的病院中生活，在一般人看來，是何等痛苦，何等悲哀，何等孤寂的喲！但我——曾在你的幻影中呼吸過來的我，覺得這些微微的痛苦，悲哀，孤寂，實算不得什麼！我的一生已經是很有意義了。

不能得你的永久之愛，不能長跪在你的裙下的我，聽見你和高教授的婚約成立了以來，數個月間對你不能無怨。但現在我對你祇有感謝而無怨了。璉珊，望你了解我，了解我這封信之來，第一是表示我對你的謝忱，第二是報告你，我的生涯因璉珊而增加不少的光輝和色彩，我的生涯因璉珊而變為極有意義的了！

我這個有意義的燦爛的青春歷史，不忍聽其自然湮沒。我想你也定和我同情，不忍聽其湮沒吧！璉珊，望你再忍耐些，我們再把過去的我們的歷史翻過來從頭再背念一回吧！

我初次認識你並不是在進校以後。我們的初次認識是在入學試驗之前。我還記得，你也怕記得。我們初次認識是天氣炎酷的立秋日的晚上——×年前的立秋日晚上。

那年的暑假期內，我都由鄉間出來投考W大學。你是A縣女子師範第一名的畢業生。我是B縣中學第一名的畢業生。都是代表母校的Champion。這個共通點或許是聯結我們的感情的一個因子。

立秋日距考試期還差三天，我還有×年前的日記可以查考。考期迫近目前了，一千多的投考生都流着臭汗在旅舍裏埋首書中做溫習的工夫，祇有你我很脫落——或者很多和我們一樣脫落的投考生，不過我們不認識吧——還跑到公園裏去乘涼。我們同由公園出來同搭電車時，約有九點多鐘了。這時候電車裏沒有幾個搭客，空席很多。你恰坐在我的對面。我那晚上在朋友家裏喝了點酒，還不很清醒，坐在電車裏祇閉着眼睛打盹。引你注視我的就是我這樣的醜態——頭腦跟着電車一起一伏的搖動，滿臉通紅的在瞌睡的醜態。你終笑出聲來了。我聽見你的笑聲，忙睜着醉眼來向周圍張望。我這種茫然不得要領的態度更引你笑個不住。到後來我總發見笑我的就是你，坐在我的對席的你的笑聲是爲我而發的。你看我注視你，你忙側過臉去，用手巾掩着嘴，還在忍笑。

『你這個女子真失禮！有什好笑！』我當時這樣的想着望了你一眼。祇一望，我的微憤登時消失，我的靈魂登時給你的有Charm的圓黑的瞳子攝取去了。

『有生以來初次看見的美人！初次看見的天仙！』我當起了這樣的感想。你的斷了髮的姿態更覺動人。發見了你這個美人坐在我對面時，我的酒意也清醒了！

電車過了幾個小停留所，停止了後再行駛，停止了後再行駛，在這個短期間內，我不能不時偷看你。但我看你時，你也在看我，我倆的視線有幾次碰着了。你的無邪的笑顏終再演給我看了。你對我笑了後，我也笑了。我們這次的相視一笑完全是放電時的兩極的火花！最初一二次的望你，還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經這次的相視而笑之後，我的膽大起來了，我再不客氣了，不轉瞬的癡望着你繼續了十分鐘以上。你看見我這樣的癡

望你，你纔紅着臉低下頭去。

電車到了P門內，你站了起來。我知道你要下車了。P門離我住的旅舍還差三四個小停留站，我決意步行回去，跟你下了車。

你向大街左手的橫街進去。近十點多鐘了，街上很少行人。我也跟着你進了那條橫街。你幾次翻過頭來看我，看了我後就急急的跑。你後來不是說，怕我是個不良少年，對你有什麼意外的舉動，所以急急的逃避在一個小胡同口，我追及你了，我用我的肩頭向你的肩膀擦過去。你忙翻過來怒視我——電杆上的電燈照着你的怒容給我，——你終向我發言了。

「跟我來做末事。」你的 *Coquette's* 的聲音在黑暗中振動。你說了後，急急的走進那條單口小胡同裏去了。我望着你的倩影在胡同裏的一家小洋房子中消失了後，纔步行回自己的旅舍來。

三

到了考試的那一天了，W大學校庭裏擠着千多的投考生，他們都不情願悶坐在黑暗而狹小的休憩室裏面。

我——恐怕不止我一個人，所有男投考生都和我一樣吧——走過女生休憩室前，發見你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個椅子上，手裏拿一本書，大概在溫習今天要考的功課吧。我望見你時，初覺得不好意思，繼又感着一種驚喜。我免不得要停着足望你一望，我倆間像連絡着有無線電波。你像知道在休憩室門首望你的是我，你也翻過臉兒來。當我們倆的四條視線碰着時，我知道你心裏也感着一種意外的驚異。

事有湊巧，我們的坐席不單編在同一個試場裏，並且座席還毗聯着。你還記得吧，試場裏的座席不是每行二十人麼？我的坐位是第四行的六十八號，你的坐位是第五行的八十八號。若不是那幾個監考員——面貌像圍羅王吃着辣子般的可怕的監考員在高聲的警戒着我們，我定偷看你的試卷的內容了。但有一次

我比你先繳卷，你的字寫得異常的娟秀，我已知道了。

我們正式的初次交談在什麼時候？你還記得麼？考數學那一天，你比我先繳卷。你站起來收拾鋼筆和墨水瓶時，我正在計算最後一題三角題。我看見你先站了起來，心裏煩亂起來，想跟你出去，把最後的一題犧牲了。揭曉時，你的名列在我的前面，也怕是這個緣故。我跟着你把試卷送到繳卷處了，你翻轉頭來望着我一笑。我當時想，我這回考不入選也算了，我的勞苦已經得了高價的報酬了。這個高價的報酬就是你那天交卷時的對我一笑！

『今天的數學試題太難了！』我捉着了機會向你說了這一句。你竟賞了我個臉子。

『今天的題不算頂難，就是第四的幾何題有點難，其餘的幾題都算普通，適合我們的程度。』

『是的，不比N大學故意唱高調，專出艱深的問題難爲我們中學生。』

你不再說什麼了，祇點了點頭就向外面去了。及今想來，我太膽怯了，我當時該跟着你出去。我想我跟你去，你總不至於拒絕我不伴我同走一程吧。但當時的我——在無邪的時代，也是在性的煩惱的時代的我——總覺跟着你去是一種可恥的不道德的行爲，終把這樣好的機會失掉了。

我那晚上回到寓裏來祇幻想着你的倩影，教科書雖然打開着擺在我的面前，但何曾寓目——祇顧着幻想你，那裏有心思溫習！

幸得沒有下第。若下了第時，我定怨你，說是你害了我的。

第三天的考試科目爲地理博物。有一個監考員穿着很漂亮西裝，年紀也還輕，大約不過三十多歲吧。他常跑到你的座席去看你的答案。以你的美貌，引起了一班監考員的騷動，本不算什麼奇事。全場約有十多個監考員，沒有一個不在你座席傍邊多走幾回罷。但那位穿西裝的監考員到你座席邊來的回數特別的多。聽罷，我爲你所受的損失不少了；因爲監考員多在我們座席的附近徘徊，我的思索力因之陷於混亂的狀態了。不然我的入學試驗的成績不會這樣壞吧——不會由榜末數上去的第十名那樣壞吧。

不用我說了，我們進了學後纔知道那個穿漂亮的西裝的監考員就是高教授！當你把博物的試題答完了後，站了起來收拾你的筆墨，高教授忙跑過來，要你手中的博物卷子看，你不是微笑着說：

『我都要繳卷了，還看末事！』

啊，你的 *Cognitish* 的聲音又波動進我的耳朵裏來了，我的博物的答案再寫不下去了。博物是我頂得意的學科，但都失敗了！

我們進了校後，以你爲中心不絕地圍集了許多年輕的男性，第一是高教授——生理學兼解剖實習的教授。跟在高教授後面的有音樂教師 C，本系的你的同鄉 H，工科大學生 M，醫科大學生 F，教育系的二年生 N 和我七個人算是包圍你的第一圈——最內圈的人物。以外的人都曉得對你絕望了，漸次的紛散了，祇剩下我們七個做你的盲目的捕虜不得志的同學們就替我們造了一個名句——七星伴月。

在 W 大學校的你的確做了青年男性的禮讚的對象。

四

你沒有住校，你做了個走讀生，每天由你的伯父家裏來學校上課。七個人中要算我和高教授接近你的機會最多，因爲我和你同系兼同級，高教授每天教我們的功課，按理我對你比高教授有優先權，對你表示愛的機會也比高教授多，我的失敗的原因，說出來或許你不願意聽下去，因爲我沒有高教授那樣的學問，沒有高教授那樣的美貌，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錢，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膽量進行戀愛！論我的學問，祇會念高教授的講義；論我的資格，不過是個大學預科生；論錢財，家裏並沒有充分的求學費寄來；並且我是個瘦弱身軀的所有者，沒有能得女性愛顧的風采；我也是個一和女性接近就會臉紅紅的怯懦者！

我還算是個在戀愛生活上由你得了一部分的裝飾的人。C 音樂教師因爲你去了職，你的同鄉 H 君因爲你發狂了，工科學生 M 因爲你犯了神經衰弱症，自殺了。醫科學生 F 因爲你連年留了級，退了學。教育系的

二年生N和我同病，犯了咯血症中途退學回家去。終至……啊！不說吧，說出來何等的傷心呢！

璉珊！我寫到這裏，不住地咳嗽，終咯了幾口血。看護婦進來看見我的病狀，禁止我執筆。當看護婦禁止我寫字時，我便聯想起 *The Lady with the Camellias* 來了。我和她像同運命，所差異的我是男性，她是女性吧了！

但我的有意義的青春歷史何能讓牠湮沒呢！前半部是歡愛的歷史，後半部是慘傷的歷史，我都不能讓牠湮沒。看護婦去後，我還是繼續寫下去。

以你爲中心，包圍着你的幾個男性，或因爲你受了制命傷，或因爲你成爲社會上的落伍者。你聽見我這樣的說，你定會疑我把他們所蒙受的禍害的責任都移到你頭上去。你如果這樣想，那你就誤解我了。他們之爲社會上的落伍者，他們之受制命傷，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當然無要你負責的理由。因爲我深知你初在學的一二年中還沒有對異性發生戀愛的意識。勉強的說，要你負責任的就是你那對深黑的瞳子，有曲線美的紅唇。太把青年男性熱煽動起來了。我們的學校寄宿舍生活像在沙漠上一樣的枯燥，你的曲線美的紅唇能潤濕我們的枯燥的生活。我們在性的煩悶期內的生活也像在深夜中一樣的幽暗，你的深黑的瞳子是一對明燈，照耀着我們。我們像夜間的飛蛾，都向着由你的瞳子發出來的火燄撲來，或被燒死，或受灼傷。但是火燄自身並不任咎，也沒有罪。那對明燈並不知道牠們的火燄下橫陳着幾個飛蛾的死屍，仍然繼續着放射牠們的美麗的光線。

我們稱你爲 *Innocent Queen*！你真是個無邪的處女！你真是個不知罪惡爲何物的處女！

璉珊！當時在你周圍的這幾個男性，互相排擠，互相傾陷，互相憎惡，爭先恐後地撲進由你的那對瞳子所發出來的火燄中去，或受重傷，或殺其身。但你還是無感覺地仍然保持着你的無邪的處女之尊嚴。你那對深黑的瞳子仍然放射出純潔的光輝。

淘汰的結果，到後來祇剩我和高教授沒有阻命也沒有負傷。我知道我們站在最後的一幕的前面來了。

——我和高教授互處於相尅，不能並立的位置來了。

我尊敬高教授是堂堂的一個紳士。我尊敬高教授是一個勤勉的科學研究家。他不單精通專門的生物學，在他的專門學問外對文藝哲學也有相當的研究。其他的教授在圍坐着空談，圍坐着喝酒，耗費有用的時光。但高教授卻籠在實驗室裏翻參考書，看顯微鏡的。確是個有數的勤勉的科學家。

但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赤裸裸的話，我因為你，我從那時候起——入學試驗那時候起，我對高教授就夜有好感，對高教授事事都袒曲解。我當他的寫字的態度是種誇街，我當他的沉着的性格是偽善者的慣用手。段，我一面讚許高教授的美點，一面別有一個『我』戴着強度的色眼鏡觀察他。我那時候真夢想不到高教授是將來支配你一生的運命的人。因為我深信你是個女神，是個最高尚的處女。我想不單高教授在這世界上沒有能夠自由轉移你的處女性的男性存在吧！誰知道我的想像完全錯了！

五

恐怕是我過於懦怯了吧，或過於追尋浪漫的夢了吧。我到此刻還不能由那空想的幻夢解脫出來呢！璣，你那裏知道我寫這句時是何等的傷心喲！

璣：我所描想的你的尊嚴而高尚的幻影就這樣輕易的給高教授一手破壞了。我的腦祇印着一個名叫璣的大理石的塑象，我不敢褻瀆你，不敢說是個屬一個男性的所有物；我祇當你是永久的給歡悅與青春的人們的至上的藝術！

璣：你還記得吧。我第二年的暑假不是到玉山去採高山植物，寄了許多標本給你麼？我一面採草花，一面在胸裏描想你的深黑的腫子和有曲線美的紅唇。回到家裏來我沒有半點生趣，幸得利用寄標本給你的口實，每天寫封短簡或明信片寄給你以慰我的寂寞的情懷。我幾次想在信末加批一句，『我在這信箋上接了無數的吻寄給你。』但我終沒有這樣的勇氣。璣，你要可憐我是個怯懦者喲！

我在暑假期中沒有一刻不在胸裏描想你的倩影的。在煙雨迷濛的天山上採植物時思念你，冒著朝露在草原上摘野花時也思念你。戴着草笠坐在烈日之下時思念你，側臥在牀上望窗外的明月時也思念你。誰知你就在這暑期中和高教授攜手並肩在就享你們倆的戀愛之夢呢！

二個月的假期快滿了，我忙趕回學校來。我回到學校來時距離開課時期還差兩星期。我上午到校，下午就到你的住家去訪你。我在途中，胸裏起了一種熱烈的鼓動。但我走到你的書房門首時，我的熱烈的鼓動就完全冷息了。映在我的網膜上的景象是——

開着南窗，學校裏的擴大率最高的顯微鏡搬在你的書案上來了。你和高教授頭接頭的輪着檢視顯微鏡下的標本。

你聽見我的足音，先翻轉頭來招呼我。隨後高教授也翻轉頭來，我不能不向我的最敬而又最恨的先生鞠躬了！在這瞬間，我自己能夠感得着我的臉色變成蒼白。我的沒有血色的上下唇不住地在顫動了。

我這時候的心和身給從沒有經驗的強烈的嫉妬和醜劣的猜疑激烈地燃燒着了。我呆呆地站在的你書房門首好一會，不知道進來好呢，還是回去好呢。

「我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幾天內就會回來了。料不到你到得這樣快。進來坐嗎？」
「噫，當你看見我時，不是說了這一句麼？你的話裏面的『我們』二字引起了我不少的反感。」

「進來談談嗎？」高教授也臉紅紅的微笑着看我。我知道他很不好意思的了。「你寄來的高山植物標本很多有價值的。」他再敷衍了一句。

我到了這時候，只得進來了，坐在你的書房的一隅。

「J君，你前學期試驗的成績很好。」高教授像不好意思到極點了，祇把這些話來敷衍。
「我想你早就該回來的。我真的天天都在望你喲！你看你的臉曬成這個樣子，像個NEGRO了喲！」你不是這樣的笑我麼？你真是個 Innocent Queen，你說笑的態度無論誰面都是很自然的。我看見了你的自

然的態度，又覺得自己太卑劣了，剛纔竟對你懷了一種醜惡的猜疑。

我很感激你，也起了不少的快感，因為你竟過來把我手中的草帽和夏布長褂子接過去掛在衣架上，並對我表示一種親切的微笑。你這時候的態度真的叫我感動，因為你的態度完全是做姊姊的對她的弟弟的態度。我不敢仰視你了。我同時又感着心裏對你起了一種醜惡之念，很可恥。

我當時想，你以姊姊的態度對我，我是很歡迎的。不過我想到萬一要我叫高教授做姊夫時，那我不情願了。

高教授像不好意思，過了一刻他就告辭回去了。

高教授去了後，你把我寄給你的花草標本再拿出來給我看。經你的整理後，你一一夾在一冊大書裏面。你從書裏取出來托在掌上交給我。你的掌背的溫暖柔滑的感觸引起了我不不少的興奮和快感。我倆的手觸着時，我看見你紅着臉斜睨着我一笑。

六

珊珊，我戀你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我的煩惱也愈陷愈深無從解脫了。你那時候思念我的程度如何雖不可知，而我則常常為你流淚。我自回校後，沒有從前那樣勤勉地清理我的校課了。我祇喜歡耽讀各種文藝書籍，也時時學寫些『臨風洒洒對月長吁』的一類文字。最奇怪的就是我常常無緣無故的悲楚起來，忍不住要流淚。每遇這樣精神奮激的時候，我便一個人跑到操場裏去，在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的洒一番悲淚！我的精神變態後，看見你活活潑潑地和高教授談笑，我更感着一種無名的嫉妬，也對你懷恨起來了。珊珊，我會對你懷恨不是件奇事麼？

珊珊，我的確戀愛着你，十二分的戀愛着你，但對你，我可以發誓說，我不敢望你為我的所有，因為我的確是自慚形穢，戀愛着你而不敢希望你為我之所有，是何等的一種矛盾。珊珊，我告訴你，我不敢希望你之為

我所有，是因為我自知我抱有不治的遺傳病！告訴你，則你定急急的遠避我，不告訴你，自問良心上過不去！第二的原因就是我爲一個家無擔石的人，作算你對我的病深抱同情，願和我同甘苦，但我無足安置你的家，你跟着我同棲幾年後，難保你不後悔吧。

最痛心的就是我沒有一次對你表示過我的戀愛。及今想來，你定會笑我愚笨吧。這半是因為我是個性懦者，半是因為我有不願在你面前吐弱音的自負心。我怕我把戀愛向你表示了後，不得你的容納時，是何等的殺風景嘞。

我告訴你一件事，因為這件事，我對你的希望什九絕望了。秋深的一天，我和T君到杏花天酒樓去吃酒。我聽見隔壁大廳裏有高教授的聲音。T君從木柵縫隙望隔壁廳裏的來客，原來四個人都是我們學校裏的教授。一個是植物學教授章先生，一個是國文教授俞先生，一個是歷史教授謝先生，還有一個是高教授。我聽見俞教授和謝教授同聲的說，

「老高，老高的黠福真不淺！你居然獨占花魁了！我們都賀你一盅。」

「不錯，該賀的我也賀一盅。今天要罰他做個東道纔對。」老教授章先生也發他的風流的論調。

神經過敏的我馬上直覺着他們所說的花魁是你了。你想想，我當時聽見如何的難過。

「學生間年輕的美少年不少呀，怎麼沒有一個和她生戀愛的？」謝教授在提出他的懷疑質問他們。

「她說，親口對我說，學生裏沒有一個有出息的人。她說，同學中沒有可佩服的人，祇有可憐憫的人。」

「啊，真真真！啊吃酒吃酒！我們預先替高教授和×女士舉個祝杯！」滑稽的俞教授在狂笑着催他喝

酒。

連珊大概我也在你的計算中的沒出息的一人了。我本不望你的佩服，祇望能得你的憐憫。我能得你的憐憫，我死都情願了。

高教授祇笑着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但他口調是很得意的，馬上聽得出來。他當他們幾個教授前

默認你是屬他的所有了。

從杏花天酒樓回來後的我，化身爲兩個「我」了。我決意不再思念你了，但另一個「我」祇管在催促我莫離開你。我本想請假，或竟退學回鄉下去養病，但另一個「我」又在逼着我受學期試驗。

T君是我的摯友，他知道我的一切祕密，他知道我癡戀着你，他知道我因爲你咯血，他常流着淚勸慰我，勸我早回鄉下去調養，因爲有你在前，摯友的忠告勸慰終不生効力了。我太對不起我的摯友了。我當日若聽T君的忠告，我今日的病勢不會這樣沉重吧。

但是要死的還聽他死的好，失了你的我早無生存的價值了，就死了又何足惜！

七

珊珊，就今日的我的情形——失戀和疾病的情形而論，我後悔和你認識了。我若不認識你，我不會有今日的癡苦罷。珊珊，我近來的苦狀，恐怕不是你所能夢想得到的。

冬期的學期試驗完了後，我不是到你家裏去看你麼？一鉤新月掛在西天角上，氣溫雖然很低，但沒有風，我沒有帶圍巾，也不覺得如何的寒冷。

我到你家裏時，你纔吃過晚飯，你還在廳前抹臉，看見我很親熱的過來和我握手。

「請進房裏坐，我一刻就來，請到我書房裏坐。」

你這幾句話在我的冷息了的心房裏生了點溫氣，你房裏的暖爐裏生了火，裏面的溫度和外面的相差得很遠，我坐在你的房裏身心都溫暖了。

今晚上是我對你最後的訪問。

我祇坐一刻，就向你辭別，告訴你我明天就動身回家去。我來的時候，心裏準備着很多話要向你說，但坐在你面前，又說不出想說的百分之一來。

難得你竟踏著月色送我一程。

「高教授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但我總不很喜歡他，因為他的性質差不多和女性一樣。」你忽然對我說了這句話，神經過敏的我就當你因和高教授親近而自慚，故隨便說這幾句無聊的話來安慰我。但我聽見了後，也不便加什麼批評。

「做了人對各方面，不免有點牽扯不自由，我們能夠到不受任何種感情的支配的地方去就好了。」你說了後，又歛了口氣。

「是的，我總想我們能夠到沒有人類的地方去。」我在這瞬間又覺得他們說的話都是謊言，不是真的了。高教授雖然愛你，你不見得定屬意他吧。但我翻顧着天仙一樣的你，同時思念到蒼黑瘦弱的我，又自慚形穢，我覺和你並着肩走不愛演了你麼。

新月早在水平線下隱了形，祇我們兩個人全溶在幽寞寒冷的閨空中。我們默默的在街道上行了一會，卻像耽溺在一種空想裏面。

——就這個樣子告永訣麼？這是如何難堪的事！——我終流下淚來了，在這閨空中，大概你沒有看見吧。走到大街口來了，你停着足向我說：『再會。』我愈覺得悲楚，不知不覺的握了你的雙手，像兄妹握手般的，握了你的雙手。

「你的手多美麗！」

你伸着雙掌給我，任我擰摸了一會。你像在說：『我們的會面祇有今晚了，這一點點的親愛還吝惜着不表示也近人情麼？』

我的神經過敏，事事都對你抱曲解。

我在這瞬間，心臟起了一種高激的鼓動。這種鼓動在生理上引起了一種難堪的痛苦，我很想乘勢擁抱着你接吻，但一念及我的可咀呪的疾痛，忙放了你的手。

第二天我動身向故鄉出發，三天之後我回到家裏來了。我在途中祇後悔前幾晚上不該輕輕的放過了。你，我祇望年假快點過去，早點來學校會你。

我回到家裏後一星期，接到W君寄來一封信，他告訴我你已經知道我的病了。他又告訴我，你託他向我致意，並望我調攝身體。我讀了W君這封信，我的身體像掉在絕望的深淵裏去了。我想你必因我的病而厭棄我，連絲毫的餘情都不再給我了。我自己對我的痼疾，尚且萬分厭棄，何況他人呢。

我在家中住了三星期了。在這三星期間略了四次血。我的病又像加重了些，遠因是學期考試時，用功過度了，近因是這兩三星期間天氣太冷，我傷了寒，體溫高至四十度。繼續着靜臥了十多天，纔平復下去。我想我不久就要和N君同運命了吧。

八

舊曆十二月的中旬了，村裏的人們都在忙忙碌碌地準備迎他們的新歲。他們一年間的勞苦已告終了，各人都元氣旺盛的繼續着他的生活的道程前進。我對他們懷着一種嫉妬，覺得他們都是在嘲笑自己的病弱。

記不清是那一天了，那天的天氣和暖，可愛的太陽整天的照在我們頂上。我吃過午飯，精神稍覺舒暢，決意到野外去轉一轉，呼吸新清空氣，因為我不出戶外，快要滿一個月了。

提着一根手杖，雙足踏着病軀走到屋後的一條溪水附近來了。溪的兩岸叢生着雜草，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到了後來我發見了一種植物——祇聽過先生的講義，沒有看見過實物的屬禾本科的出珠草，牠的學名是 *Coxi Laryngitis*，就是我們從前戲譯地做『約伯之淚』的。你大概還記得吧。章教授祇會暗記牠的學名，至約伯出自何書，他並不知道同級的專做績分奴隸的蠢蟲們當然更不知道。知道約伯的典的祇有我和你兩個人。我們望見章教授在黑板上寫出這個學名來時，我們不是相望而笑麼？下課後，你還告訴我約伯

那篇的文章很好，勸我買一部聖經來讀。我本來不喜歡聖經的，但因為是你的命令，我終買了一本裝訂很精美，的新舊約合本，遵着你的命令一篇一篇的念。

我發見了『約伯之淚』和遇着你一樣的歡喜，因為牠的確是聯結我們間感情的紀念物！我採了幾枝回來，打算寄二三枝給你。這種植物並沒有什麼美觀，但我一念及牠的名，心裏就受着一種感動。

採了『約伯之淚』後，身心都感着一種疲勞，我再無力遠行，祇得咳嗽着緩步回來。

那晚上，我禁不住翻開那篇書來看，我無意中翻到第六章第八節以下的一段了，

……Oh that I might have my requests; and that God would grant me the thing that I long for!
Even that it would please God to destroy me; that he would let loose his hand, and cut me off!
Then should I yet have comfort; yea, I would harden myself in sorrow: let him not spare, for I have not concealed the words of the Holy One.

What is my strength, that I should hope? and what is mine end, that I should prolong my life?

Is my strength the strength of stone? or is my flesh of brass?

Is not my help in me? and is wisdom driven quite from me?

我不是把這幾節抄下來，不再寫信的，和『約伯之淚』一同寄給你了麼？

我住在家裏，憐憫我的人祇有我的老母和鄰家的少女了，鄰家的女兒祇十三歲，她知道我的病，但她並不恐怕，時常跟着我來在田野間散步。大概她是沒有關於這種傳染病的智識吧，但我祇當她是因愛我而不畏避我的病技理，我自己應當遠離一般健康的人，但我對畏避我的人總是抱反感，對不畏避我的病的人便生無窮的感激。在這世界中祇有她——鄰家的少女可以算是我的知己吧。

我自己知道我的病無恢復的希望了，我自暴自棄的想早點結束自己的一身。但同時希望着能有一個人和我一同死，能得一個人——尤其是女性——和我一同死時，我可以說是不虛生了，但我的目標不在你

的身上就移到鄰家的少女身上了。對你，我可以說是全無希望的了。但乘她的無智，強要鄰家少女爲我犧牲。她的如旭日之初昇，有無窮的希望之身，在我的良心上是忍不做的。

但是另一個『我』常在催促我早點覓個機會向鄰家的少女要求接吻，把病毒傳染給她，她大概不會拒絕我吧。

我癡想至假定向你要求接吻時的你的態度了。你不知道我有病毒時，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吧。但現在你已知道我的病了，對你早絕望了。

九

鄰家的少女在我眼中算是頂美麗的女性了。我的癡態心理幾次逼着我想去要求她的生命爲我的犧牲。一種惑逼着我想去和她接吻。

我隨後聯想到對她的犧牲我應當提出的代價。但我是個前途黑暗的人，能提出什麼代價呢？盡我的物質的所有，不過三五畝田，一頭牛，幾頭豚肥了。但這些都是我的父親生前辛辛苦苦掙下來遺給我的和母親終年勞苦不見的產物。

『母親你祇有一個兒子，但快要死了的我死了後，你也快會死罷。沒有我，你那裏還有勇氣生存？所以我叫你不要再辛辛苦苦的耕作和飼養這牛豚了，都送給鄰家吧。』爲我們死了後，鄰家的少女也會跟着我們來，我們也不至於寂寞。』我幾次想這樣的對我的老母說。

『×兒，你的精神今天好了些麼？沒有血了吧。』母親說了後蹙着雙眉，歎了口氣。她的多縐紋的焦黃色雙頰不住在微張，說了後又跟踉蹌蹌的跑向柴房裏去了。我看見老母的衰老的樣子和聽見她的悲歎，剛纔想說的話終不敢說出口來了。

我此刻簡略到老母的傷心了——看望獨生的兒子患不治之病，每天祇她一個人在煩憂和勞苦中的

傷心，我此刻纔領略到了。

「母親，母親，你看見你的兒子患這樣的病，你的腦中就不斷地描想着父親咯血而死的情狀吧。」

珊珊，你聽見我去年冬在家度這樣的慘傷的生活時，你總不至於全無感動吧。

珊珊，我真是個可憐人，在這荒涼的山村中，祇一個能和我暢談裏曲的鄰家的少女也離開我了。離開了她的，我真的是個孤獨者了！雖有老母，但我不情願和她多說話，也不忍和她多作傷心之談。因我一啓口再說不出樂觀的話來了。

快要過新年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依着手杖站在屋後溪水上面的石橋上，俯瞰着流水，我看了一會擦起頭來，望見鄰家的少女急喘着跑向石橋邊來。

「×哥！她祇叫了我一聲，紅着臉不說下去了。」

「什麼事，你這樣的急喘着跑了來？」

「對不住了，我問你，你是不是患肺癆病？」她說了後，睜着她的無邪的眼睛仰視着我。

我聽見她的這一問，像聽見霹靂般的，一時不會回答她，祇覺胸的内部緊痛着，忙用左手按着胸口，過了好一會，

「誰對你說的？」我意氣銷沉的反問她。我想在這茫茫的世界中，我祇有這個小朋友，無邪的女性的友人，也快要給這種可咀咒的病奪了去了。我想到這點，我心裏感着一種哀傷，我不該不早告訴她我是個患肺病的人，我太自私自利了。我太無道德了，珊珊，我並沒有——也不情願把咯血的事告訴你，但終給你知道了，我又還想瞞這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但也終給她曉得了。

「家裏的母親說，你天天吐血，象嘔酒般的吐血。」

「還說了些什麼話？」

「母親叫不要再和你親近，叫我不再跟着你走路。」

『你母親說的話是真的，你以後不要跟了我來，不要和我說話吧。』我說了後黃豆粒般大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掉在石橋上面了。

我在石橋上癡站了一會，覺得雙腿有點酸軟，忙蹲下來。鄰家的少女看見我蹲下來了，她也蹲下來。

『×哥，我不和你說話，你就這樣的傷心麼？那麼我不給我的母親知道，還是和你一路頑吧。』少女忙湊近前來安慰我。她，在這瞬間自暴自棄的思想險些叫向她犯罪了。我的唇待翻過來向她的嘴邊送時，她忙站了起來。

『臭×哥，你呼出的氣息很臭！』她用她的小袖掩着她的鼻，蹙着眉凝望我。

她，你可以想像得出來，當時的我如何的難過。不單難過，她竟向我宣佈了我的死刑！

十

她，我的老母看見我的病勢沉重，把她飼養了一年多的肥豚賣給肉店裏，向縣城德國教會辦的醫院請了一個西醫來看我。

醫生診察了後，知道我的病身是再無希望了，但他不便說出來。他祇給了我兩瓶藥水，一瓶是飯前喝的，一瓶是飯後喝的。他聽我每天還在喝酒，便要我戒酒。

醫生來一回，老母便花錢不少。三元的花費，五元的診察費，兩元多的藥費和款待他們的酒菜等要十二塊錢。隔一天還要僱一個人到縣城去檢藥並報告病狀，但取回來的還是一瓶黃藥水和一瓶黑藥水。我常常看見母親一個人在廚房裏流淚。我看見了，便輕輕地退回自己房裏來。老母的傷心當然是爲賣肥豚的錢快要用完而我的病狀卻沒有變化。

我不聽醫生的忠告，每天還要喝酒。老母哭着哀求我，要我暫時停杯。我沒有法子，不敢在家裏喝酒了，我祇一個人跑到村街裏的一家小酒店裏去祕密的痛飲。村裏的人們沒有不知道的，祇瞞我的老母一個人了。

難過，我一個入覺得一停酒杯，心裏就萬分難過。一思念及你已屬他人的所有了，我就心扉快要碎裂般的難過。我不能不喝酒，要喝酒把這樣的痛苦的歲月昏昏沉沉的度過去。

酒店的前面是鄰家用木欄圍築起來的民房，可以說是個貧民窟，有織機的，有剪頭髮的，有做木匠的，有拉車的，聽說那個剪髮匠一天的收入不滿五百錢，不夠他一個人的伙食費。但他有妻，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兒，妻現在又做了第二個女兒的母親了。

酒店裏的人說，一天兩頓稀飯，他的妻若不預先留兩碗藏起，讓剪髮匠一個人吃時是沒有餘剩的。因為他的胃袋像橡膠製的，不論飯量多少都裝得進去。他不管妻和女兒有得吃沒有得吃，他一個人吃飽了就走出去了。他的妻女看見他走了，後纔把留下來的稀飯拿出來吃。有時候聽見他的足音，他的妻女又忙把稀飯吃了幾口的稀飯再藏在櫥裏去。他的女兒常跑出酒店門口向街路的兩端張望。

「你的爸早跑了，安心吃飯去吧。」酒店中人笑着和她說了後，她就忙跑回家裏去報告她的母親，可以把稀飯端出來吃了。

單靠剪髮匠的收入，不夠他們一家的生活費，剪髮匠的妻替人家的小孩子們做小鞋子，把所得的共起來纔把一家三口的生活維持過去。自他的妻生了第二個女兒後，不單產褥期內的一切用費無從出，連做小鞋子的一部分收入也沒有了。我每到酒店喝酒，就聽見嬰兒的啼音和產婦的哭聲。酒店中人說，沒有錢請接生婦，連臍帶都是產婦自己斷的。剪髮匠餓了兩三天不回家，產婦和他的大女兒餓了三天了，幸得鄰近的人分給了點稀飯和米湯，纔把她們的生命維持起來。

地理，我是個神經衰弱的人，聽見她們母女的哭聲，我的眼淚早準備着流了。聽見了這些哀話後，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在那時候，說不盡心裏的苦悶，喝了幾盞悶酒後，不給他們知道，走到酒店後的剪髮匠家門首來。我在門首叫了一會，十二三歲的女兒走出來，我忙把衣袋中剩下來的七八個小銀角子交給她。

「你去告訴你的母親，拿去买米吃吧！」我說了後急急的離開那貧民窟。那小女兒接了銀角子後祇睜着驚異之眼不轉睛的望着我。

珊珊後來我纔曉得我的老母那天給我的銀角子是把我們家裏的米賣了兩斗的代價。我們母子已經是很可憐的人了，誰知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半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我循例到那酒店來時，店中人說剪髮匠在做小棺了——借他的做木匠的鄰人的鋸斧做小棺了。好奇心引我到店後去看那剪髮匠做棺木，並不算什麼棺木，是個長方形的木箱子罷了。剪髮匠一面飽一塊長方形的木板，一面也居然流着眼淚了。

酒店裏人說，那個產婦睡了三天就起了牀，她敵不住飢餓，託人找了一個人家當奶媽去。過了十天她就把自己的嬰兒交給大的女兒抱，自己就出門當奶媽去了。每吃過晚飯就回來看一次，給點奶給自己的嬰兒吃，祇有半盞多鐘的工夫又要急急地跑回僱主的公館裏去。每晚睡醒來摸不着母親的嬰兒的啼哭真的叫聽見的人敵不住，個個都為那個小生命流淚。

嬰兒今天早上死了。她的父親沒有錢買小棺木給她，只得自己做，把廚房的門和兩扇扉做材料。

母親還在喂奶給別人的兒子吃，不知道自己的嬰兒因為沒有奶吃死了呢！珊珊，你想這是如何的殘酷的社會，又如何的矛盾的人生喲！

有生以來，像我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都是這一種哀慘的，令人寡歡的事實。這個世界完全是個無情的世界！

十一

我回到酒店裏來，感着一種悲哀，坐在酒堂的一隅沉默的喝酒。我想欲去掉這種悲哀唯有痛飲！我的母親若看見我的痛飲的狀態不知如何的傷心呢！

——「啊！母親呀！母親！我的不孝之罪，真萬死莫贖了！但我並不是立意要做個不孝的兒子。我是無意識的，不知不覺間成箇不孝的人了！母親！我知道你沒有一點野心。你並不希望我做政治家，也不希望我做大富豪，你更不希望我做大學者，也不希望我做在現代有最高的權威的軍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早日痊愈，祇希望我的身體早日恢復健康！但是，母親，你那裏知道我是個廢人了，是個前途絕望了的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能夠早日痊愈，你就做你的兒子的牛馬，亦所不辭！但是做兒子的再不忍看着母親做兒子的奴隸，牛馬而永不得相當的報酬，我再不忍母親爲我受苦了！我今決意了母親，你遲早都有傷心痛哭的一天，經一次的傷心痛哭之後，你得早日由痛苦解脫出來，母親，我不願再看你每天爲我的病受罪了！」

我一邊喝酒，一邊起了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聰明，我思念到我的慘痛的運命，不能不歸怨於你了。

我喝了幾盞熱酒後，望見外面的天色忽然陰暗起來，像快要下雪的樣子，空氣非常的寒冷。但我的體溫徒增起來，皮膚的寒感更覺銳敏。我不住地在打寒抖，我待要站起來準備回去，但鮮血已經湧至我的喉頭來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見我的老母親坐在我的枕畔垂淚。

「媽！什麼時候了！」我氣息微弱的問她。

「快要天黑了罷，你此刻怎麼樣？精神好了些麼？」

我祇點了點頭，母親說，我今天咯血過多了，醫生來說，體溫能夠低下，就不會有意外的危險。但我的雙頰還異常的灼熱，四肢的溫度比較平時也高得多。

到了第二天，我望見書案上有幾封信，我要母親拿過來給我看。母親說，醫生吩咐過，禮溫未低下以前，不許讀書和有刺激性的信件，母親苦求我，等病好了些後再看。但我執意不肯。母親看見我要坐起來時，只得把那幾封信給我，在這幾封信裏面發見了王君由學校寄來的一封信，我忙先拆開來讀。我讀了這封信後，苦鬱了半天，到了早晨八點多鐘，纔靜息了的鮮血再由肺部湧上來。

珊珊，我不知恨你好呢還是恨W君好。W君這封信是報告你和高教授的婚約已經成立了。珊珊，這本來是我意料中的事，W君這封信不過在我的舊傷口下再刺一針罷了。

我的青春的歷史快讀到最後的一頁了。

珊珊，我對你們的婚約並不懷嫉妬，我祇恨你。知道你眼中的我和高教授的比較，我也自知對高教授無懷嫉妬的資格，但精神上殺了我的還是珊珊！

我終赴縣城進了病院了。循環在我腦中的是酒，血痰，肺結核，女性，學校，退學，約伯之淚，珊珊，高教授這些東西！

W君突然的到病院裏來看我，把你和高教授的婚期告知我了。我對你再無戀也無恨了！這是我最後不能不告訴你的。

我祇覺得我的周圍完全黑暗！

看護婦每天替我在我的被褥上洒兩次香水，但她每次還是用她的袖口掩着鼻孔進來。W君進來時，也同樣的用手巾掩着鼻孔。進來後又連吐了幾口口水。

『噢！我不得不伸手向病牀邊的小檯上的香水取過來交給W君。』

『她說，她想來看你的病呢。』這恐怕是W君說謊來安慰我的吧。

『她還來我這裏，我也不希罕她的來訪了。』我祇能苦笑着向W君。

珊珊，你就真的想來，我也不許你進我這房裏來。除了我的老母外，在這世界中再沒有人願意進我這房裏來的了。

珊珊，我最後抄『約伯』第十七章裏面的幾句在下面寄給你吧。

……My breath is corrupt, my days are extinct, the graves are ready for me.

……Are there not mockers with me? and doth not mine eye continue in their provocation?

.....Lay down now, put me in a surety with, thee; who is he that will strike hands with me?...

一九二五，八，二六夜脫稿於武昌。

——載看平小說集現代版。

紅海棠

張資年

一

開北區西北隅的初冬的一晚上。

在瓦礫場的間隙裏疎生着的雜草也漸次乾枯了。

西北角上會殘存着半壁的泥牆，牆腳下像有四五隻蝙蝠般的動物在蹣跚。

白天裏，在這路口上也有不少行人來來往往，但一到夜裏九點鐘以後，便森森的有鬼氣，行人絕跡了。在這附近只是一片黑暗。

「老二」

在半壁的土牆下，忽然發出一陣的咳嗽。

「噲事噲」

「怎麼今夜裏冷了」

「今晚上連星子都看不見幾顆，恐怕要下雨了。」

「那末，我們明晚要另外找地方了。」

「莫看輕了這個地方，老底子是一家大米店呢！」

「在這堆瓦礫的下面，恐怕埋着不少的銅鈔……」

「說不定也有洋錢啊。」

「明天我們花半天的工夫翻翻看。」

「阿李到那兒去。」

「解手去。」

「×他的娘！你走路是怎樣走法的呀！」

「做什麼？」

「×他的娘！踏了我的手。」

「對不住……了。」

又是一陣的咳嗽。

「起風了喲。」

「我們的世界快完了！」

「我們的世界早完了！」

一個悲楚的聲音。接着又有一陣的歎歎的啜泣。

「算了喲，修二嫂，不是遲早有一起的。小和尚如果沒有死，此刻還不是活受罪，不餓死也要凍死……」

再過個把月，要下雪了吧？」

一個老年人的歎息的聲音。

「還是住在租界裏的舒服啊。我們沒有錢的，只好住在中國街路裏遭殃。」

「打仗已經把我們的家打完了，索性和東洋鬼持久的拼一拼也好。怎麼勇敢的兵士們又不打仗了！」

「有錢的人禁止住他們不許打。再打仗，住在租界裏的人也要遭殃了。」

「啊！我的可憐的兒喲！」

修二嫂竟痛哭起來了。

「吵什麼！給警察聽見了，走來干涉，看你今天晚上還有地方睡。」

這是修二嫂的丈夫叱她的聲音。但是修二嫂更高聲的哭起來了。

『討厭的東西！』

老二也沒有法子奈何他的妻子般的，只是罵了這一句。

『老二，像鬼窟般的這個地方，警察伯決不會來光顧了的。一個人不怕死了，還怕沒地方睡覺。麼！讓她哭吧，悶在心頭比什麼還要痛苦。她是因為對不住她的小孩兒才哭的。的確我們窮苦人都是對不住自己的小兒女喲！』

『我說你不要叫她離開穆公館的。穆公館的事多好呢。你偏要貪那東洋人家裏多給她的三四塊錢：』

老二沒有話回答，又看不見他的顏色。大概他是含蓄着有無窮的憤恨。

『東洋人固然是壞透了。穆公館的少爺，聽說也不是好東西。』

『不管東洋人，中國人，有錢的人總不是好東西。×他娘！古人說的話一點不錯，飽食思淫慾……』
最初是小學教員，其次當大學教員休息室的茶房，到後來沒落到當推小車的車夫，到了現在，——滋瀝戰役之後的現在，連小車子也沒有得推的何泰生，似乎比這一羣中的任何費片（Lumpen）有點見識。

『那些有錢人，看他們住在租界裏，能夠快活到什麼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要管了。只要能從這個貧苦的深淵裏爬出來，什麼都願意幹了，——殺人，放火，當亡國奴……啊！今夜裏真是冷不過！』

王小六說着，週身起了一陣戰慄。

『我們是給麵包遺棄了的人，麵包永遠不會光顧了的人們，每天只是向有剩餘的金盾的人家一天討一頓的殘羹餘飯，在飢餓線上彷徨……』

『老何不要儘說那些文謔謔的話了。說來沒啥用處。我們不需要文章，我們只需要半碗的熱烘烘的稀』

飯！

「真的話！我們只是拖延着一點氣。經了這次的打仗，我們和廢人一樣了，當然找不着生活。作算找着了，也不會做了。」

修二嫂還在啜泣。何泰生想，修二嫂平日是何等天真而活潑的女子，誰也料不到她會這樣地思念她的兒子，誰也不相信這個陰鬱的女性，就是二年前在他們社會裏最負聲望的有美人之稱的『紅海棠』。

二

吉弟在十歲那年，便跟着她的父母從高郵鄉間流到上海來了。到上海來後，兩個月母親找着了職業，在北四川路的一家人家裏幫工。又過了一個多月，父親也在紗廠裏找着了工作。因為父母都不在家，所以吉弟也就出來，由母親的介紹，在鄰近的一家公館裏當大姐兒了。——替東家看小孩子。

吉弟的肌色雖然是微赤，但她的耳目口鼻的配置是有了美人的資格，尤其是那對雙臉的巨眼，和兩列整潔的牙齒。

雖然是殘羹餘飯，但是富人的殘餘，究比窮人的正餐富于營養。尤其是她的慈母，把數年來的心血汗水，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為培養這一朵淡紅的海棠花而耗費了的。所以吉弟的父母的臉色是一天一天的蒼黃，而吉弟的肌色便一天一天的紅潤了。父母的肌肉日見瘦削，而吉弟的肉感便一天一天的發達了。

雖然是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討生活，但是沒有半點民族意識的她們，似乎覺得住在租界裏是比在中國內地舒服。在內地，那有這樣的物質上的享受呢。

『在上海當奴隸比在鄉裏替地主們耕田好啊！』

吉弟的父親常這樣的說。吉弟的母親似乎知道些當富人的奴隸之精神上的痛苦，但一想到在夏天是赤野千里，在冬間是寒風凜冽的鄉間，又覺得還是死在上海好些。

在帝國主義者共管下的上海，如果不發生戰爭，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歌舞昇平的。

吉弟總算在上海過了四五年的平安的生活，不知不覺間由幼年轉變爲青年了。

青年期的吉弟真是像將要展開的花蕾，那種懷春期所特有的風神，含蓄着說不出來的神秘的魅力。黑漆般的密髮打成一條光油油的單根辮子，淺藍色的衣服，越顯得出她的天生麗質。到後來，那個弄堂裏兩百多家人盡都知道有吉弟這個小家碧玉了。

吉弟十六歲那年四月裏，由一家同鄉的薦頭行介紹到一個在政界上有相當位置的，姓穆的公館裏當大姐兒了。這家公館裏有四五個娘姨，她算是最年小的。她的職務是，專門伺候穆家的太太。

吉弟雖然是出于貧苦的農家，但她的父母是個舊禮教的信仰者，所以吉弟也以爲全中國的人民也和他們一樣，在過着真摯的生活。同時她亦迷信在經濟上比她更高級的，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們的生活。應當是比她的更真摯，更神聖。

到穆家住了兩個多月以後，她才知中國上等家庭的生活是那樣的淫亂，那樣虛偽的。她發見了那些黑幕之後，她像從沉夢中驚醒過來。對於那些高級的人物完全失掉了信仰。若不是爲自己的吃飯問題，她早要拔起雙腿，脫離這種污臭的環境了。她深信這些高級人物的淫亂的生活，對於她的純潔無邪的精神是一種侮辱，一種威脅。

穆家英先生是某部的參議兼××局長。吉弟常聽見鄰家的用人說，她的主人不在上海有家庭，在南京，在天津兩地，也各立有一個家庭。在天津的是老家，由第一個太太坐鎮。穆先生是幾年不回北方去了，只要每年寄兩千多塊錢回去，他的大太太便沒有話說。在上海的第二夫人是他所最寵愛的，也生了一個小孩子，穆先生和第二夫人同棲了十餘年，又漸厭倦了，新近在南京又娶了第三夫人了。二太太爲這件事差不多和她的丈夫決裂了。

吉弟想，女主人的生活所以那樣的浪漫，完全是由她的丈夫逼出來的吧。每天總有兩三位青年學生來

看她，不是在家裏一同搽麻蜜，便是一同坐汽車到外面去看戲，吃飯。

主人的唯一的少爺名小英，今年滿十五歲了，只是臉色蒼白了一點，不然也可以說是一位美男子。他時時不轉睛地注視青弟。

少奶奶因為丈夫在南京有了新寵，她就像對丈夫報復一樣，不十分打理家事，也不過問小英的日常生活了。

她新近又聘了一位專為她化粧的美容師，每天十點多鐘便來替她化粧的，確，她是三十六七歲的女性了，但是經美容師化粧之後，就像二十八九的美人了。她聽從美容師的指導，每半個月便要用牛乳和香水洗一回澡。洗過澡的，那天晚上，便有一個美少年走來和她同乘汽車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才回來。青弟計算她的牛乳香水浴，每次需五十元以上的用費。香水約需二十元，牛乳需三十元以上。

在上海頑倦了，便帶着二三個青年，或赴蘇州，或往西湖，一去三五天或一星期才回來。

最使青弟看見好笑的是，常常有四五個青年為競爭這個隨員的位置，互相吵起來，吵得非常的激烈。他們有時要求大家一齊去，在旅行地多住幾天，但穆夫人不許可，於是他們便決議用拈鬮的方法，誰拈中了便誰陪她出門去。

「拈鬮也可以。但先要由我圈定兩個，還剩一個由你們去拈鬮好了。」

「你只喜歡 N 和 K。」

一個青年學生不高興，像吃醋般的說。

「N 比你漂亮，你知道麼？」

穆夫人不客氣的回駁那個青年。

「那末，K 呢？」

「他麼？你猜猜看。」

穆夫人狂笑了。

「他身體強健，是不是！」

那個青年擄着嘴唇說。

「小孩子，你乖乖的等着吧，等我回來了，才請你來這裏多歇幾夜。」

「做什麼？」

那個青年再怨懟着說。

「請你來陪小英頑，教他念書。」

「不願意！」

在上海，穆夫人從沒有帶過鈔票，只是帶一本支票簿和一個圖章出門。但是到蘇州或西湖去旅行，便要準備幾束百元一張的鈔票。問她爲什麼不帶十元的去，她說，重贅了不好帶，並且付賬時一張一張的數太麻煩了，也給人看見那樣吝嗇的樣子，難爲情，還是抽一張百元的給他們，叫他們找回碎票子來方便些。

她打賞茶房，聽說也是頂起碼三五十元，有時候怕麻煩，索性送他們一百元。但是吉弟有的不相信。她想，少奶奶既然是那麼闊，何以不增加她的工資，她做了三個月了，還是每月十五元呢。並且對於家裏的用人非常苛刻吝嗇。

「對於自己的享樂便盡情的豪華，對於底下的勞役者便那樣地刻薄，真不是個人了。」

吉弟常常這樣想，她看不起她的女主人了。

小英注視她的眼神一天一天的深刻了。才滿十五歲的小孩子，沒有半點青年人應有的活潑。他的雙睛周圍都有一輪紫黑色的圈圈。他雖然說是在某中學上課，但是真的去不去他的母親並不過問的。吉弟也常常看見他拿着一大捆的鈔票走出去。

青葉和紅花映進吉弟的網膜上來時，她每一勞動，身上就要微微地發汗，也感着幾分疲倦。

到處都是滿溢着新鮮而活躍的空氣的初夏時分了。她望着這些景色，自然而然地要感歎人生的變幻。但是，大自然的態度始終是那樣的冷漠，只張着一雙清澄的眼睛眺望我們，不冷笑也不悲歎。

——他說他很願意和自己永久同棲。大概這是出于他的真心吧。不然，當我告訴他自己不久就要出嫁時，他何以竟痛哭得那樣厲害。他說，他只怕母親干涉，這也當然是他的真話。總之，和他同棲是不可能的。自己和他雖然只差一歲，但在地位上的懸隔，確是計算不出來的。那樣大啊！假如，他的母親能承認時，也未嘗不可以和他同棲的。但是她一定要顧全她們在社會上的虛體面，不會答應我倆的結婚吧。不單不會答應我倆的結婚，恐怕還要加我以一个罪名，——誘惑她的兒子的罪名呢。……其實，那個老婊子有什麼資格責備我們。我真不解的就是這些貴族和有產者的家主婆，何以有這樣淫亂。又那些大學裏的前程浩蕩的青年們，也願意當她們貴族婦人的家畜。修二說，在東洋人的家裏僱用的青年僕歐都是少奶奶們在夜裏，丈夫沒有在家的時候，要使用的家畜，——為她們排遣情慾的家畜。我最初不相信。現在看來，中國的上流家庭也有僱養家畜的事實。……不想！不想！那些事了！想了！叫人心裏不舒服！

吉弟對着鏡勻了一回臉，再穿上外出的衣裝，過後，又眺望了一下窗外的初夏的景緻。真是日暖風和，天高氣清的時節。一想到裸着胸脯伏在小英的弱小的身體上時的情景，她的胸裏又起了一陣的悸動。

『快點走吧。怕他又等得氣惱起來，辜負了這一天的歡樂。少爺，我是如何地愛你！還有五天就要回去了。每天聽從他的要求吧。』

她走出來了，走向汽車行來叫汽車。除非是極留心她的舉動的人，可以推定她是沒有教養的女性。但若汎汎然加以品評，一定會當她是個中流人家的少奶奶或小姐吧。

她照小英所約，走到巴陵頓飯店四樓一間精緻的房裏來了。穿着制服，——衣袋口上繡有中西文字的飯店名字的制服，——的茶房走過來招呼她，因為他在這間房裏，見過她不下五六次了。

『王先生呢？』

她問茶房，因為穆小英在這裏開房間，都說是姓王，其實飯店裏有些人早認得他是穆小英了。因為他父親是這飯店的一個股東，有些店員是到過他家裏的。

她一個人悶着房間，很無聊地坐了一忽半無意識地檢起一張報紙來讀。她在這幾年來，雖努力認識了好些字，但還沒有讀報的程度。她此刻檢起報紙來讀，原來是向自己裝時髦的。她在這時候的態度，就有些像那些文化掮客，根本上對於任何主義部沒有研究，但仍然要東抄一點，西翻一部，在前五分鐘是研究日本，後五分鐘卻研究蘇俄了，甚至於不倫不類地說要聯合中日的勞苦大眾來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他也不先到日本去審查一下日本的絕對大多數的勞苦大眾是抱着怎樣的態度！

最先映進她眼簾裏的是：

世風日下，可慮！

兩少女同遭污辱！

在這個標題裏面，只有一個『慮』字難爲了她。她略把那段記事念了一番，大體了解了。她不相信那兩個少女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姦污。她推定她們是內心軟弱，抵敵不住種種的誘惑，便陷溺下去了，決不能完全歸咎到男人方面去的。譬如她自己就是很好的例證。

她看了一會報紙，就感着頭暈，胸口也有些作惡。其實在中午，自己並沒有吃什麼東西，但此刻有點想嘔吐的樣子。

『莫非自己所疑懼的真是事實了……』
她想到這點，又不願想下去了。

她伏在棧化腕上，靜了一忽。小英走回來了。她忙揉了揉眼睛，很不好意思般地向他笑了。

『你到那裏去了……』

她不勝其怨望地問他。但她的臉上依然浮着笑。

『不忙，你先給我一個 Kiss 吧。啊 My dear and My Sweet-heart!』

他說了後，就像餓狼撲家畜般地擁抱吉弟狂吻了一會。她的反應比他更加的強烈。

『你剛才說些什麼話!』

她拿着白手巾，揩了一下她的嘴角。

『那是藝術的話。文藝，你不懂吧!』

『我不需要文藝。一個人要文藝有何用處!』

『不懂文藝的人便是俗人了。』

『我寧願當一個俗人，我只需要……』

她的話忽然中止了。

他想，吉弟的確是俗不可耐。沒有半點的藝術性，那裏趕得上自己從前所交際過來的兩個女大學生高

雅柔淑吉弟到底以怎樣的魅力和自己接近起來的呢？這無疑地是由于她的健康美和肉體美。

『戀愛是一種藝術的表現，而性慾是一種物觀的表現。』

他常聽見一個他所欽佩的友人這樣說。

『青春期的最初，異性的關係便是戀愛!』

那個友人又這樣地和他說過來。由是小英知道他和吉弟的結合完全是由於肉的衝動了。

四

在中國這個社會裏，勞苦的貧民是直接或間接地爲中國特有的軍閥、官僚、買辦等資產階級的享樂而存在的。故小英看中意了紅海棠而需要她時，並不須怎樣地費力去追求，他只對她下了一個命令。

那是在去年的夏期中的一晚，小英的母親穆太太早帶着她的家畜到外面享樂去了。吃過了晚飯，當吉弟端着一杯香馥馥的紅茶走到他的房裏來時，他便不客氣地擁抱了她，並且咬着她的耳根低聲地對她這樣說：

「我在公園門首等着你，你等一刻就來吧。」

她在這瞬間，雖然臉紅紅地躊躇了一忽，但終于微笑着對他點了點頭。

在公園的夜霧裏，同坐在一張棧化椅子上，他倆最初接吻，其次擁抱，最後……

他向她說了許多與詩相髣髴的甜蜜蜜的話，但是她只回答了一句：

「少爺，你身上有錢麼？可不可以借幾十塊洋錢給我？我媽病得交關利害呢。」

他覺得她的這個要求是太殺風景了，他雖則給了她一小束的鈔票。

他只從她獲得了無上的肉的快乐，但並不見發生與戀愛相伴的那類的情緒。

「少爺，不行喇，在這露天下……要生病啊！」

她當時的發音是特別粗，特別高，而舉動也沒有半點美觀，並且那種沒有半點羞怯的自動的態度，實在引起了小英的稍微的反感。

「……少爺你捨不得錢麼？我認識有一家棧房，我們到那邊去不好麼？」

「你認識那一家棧房？」

小英真要噴笑了。他不是捨不得錢，他只是捨不得照耀在他倆頭上的星光。他怕這些貧窮的姑娘只知道物質的享受，完全不知道鑑賞大自然的美景，更無從了解公園裏的 *Bench* 的藝術性。

「××路的××棧房。」

「哈哈！」

「你笑什麼？」

她惱着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說的那家棧房，那裏住得呢？」

「爲什麼頭等房間也要一塊半洋錢，睡的是鐵牀，滿可以了喲！」

「吉弟……」

「什麼？」

「你怎麼總是喜歡說洋錢的話？」

「你捨不得錢就算了吧。在這世界上誰不要錢呢？」

「那麼你跟我來完全是爲錢而來的？」

「要這樣說也可以……有了錢，立即可以做高貴的人，也有權利去做不顧廉恥的事。你試看看，假如我有一萬塊洋錢，我也和你媽一樣，馬上變爲上流的少奶奶了。現在的世界有錢的人是最上流的，無論怎樣地犯姦淫邪盜的罪惡，也不成問題，走出來還可以得一般人的尊敬。他們在社會上最有名最上流的婦人，是有十個八個情夫的女性。最無廉恥的人便賺最多的洋錢，做最大的官，兼最多的恥。有錢的人是互相勾結着來壓迫貧民，世間的實際內容完全是在金錢。你們讀了一點半點書的人，便諱言金錢，只是虛偽地說什麼學問，什麼藝術，什麼主義。我真是不相信！我們貧苦人，只知道有金錢。金錢超於一切……」

嗣後他常帶着她在各家大旅館裏巡禮。她才領悟他在那天晚上對××棧房噴笑的理由了。她真夢想不到在這人世上竟有這樣華麗的房屋。她想，這不是天堂也是月宮了。她只恨有許多的多餘的陳設，在她是完全等於廢物。

他又帶着她和一羣布爾喬亞的少爺們，——他們也是個個有異性的伴侶，——到一品香去看過活春

宮。這卻使她無羞怯的餘暇了。她只震驚于他們有錢人和有閒階級竟有許多奇怪的享樂方法。

「你們上流階級的人何以這樣不怕醜來看這樣下流的把戲啊！」

「有名的××××校長×××××都常常來鑑賞他們的自然美。我們青年人不過遵守師道而已。有什麼好怕醜的呢！」

過後，他還告訴了上流階級的，關於性的遊戲的種種秘密給她聽。她更加驚異，他比她小一歲，而竟那樣地博聞博見。

五

紅海棠在穆公館再住了五天，便請假回家去了。她敵不住父母的命令，終於和她的未婚夫修二結了婚。她嫁了修二後三天，就回到穆公館來。她看見花園裏的花也大部分散落了。修二當然不願她就回東家那裏去，不過吉弟以「生活」的口實從她的新丈夫懷裏掙出來了。只三天工夫，她便輕蔑了她的丈夫，因為他一面懷疑她，一面又沒有勇氣放棄她。

她相信自己的身體是什九因為穆小英而變為不尋常的了。她想把這個秘密向小英說明，她在回穆公館去的途中，便這樣想，幾天不相見了，他不知是怎樣地思念自己呢，或許還為自己流了不少的眼淚吧。到他家裏去看見了他時，自己要投身到他的懷裏去，求他的原宥而盡情一哭啊。

「不，這是他同意的了。他也贊成我和修二結婚，和修二結了婚，我倆的關係往後可以更方便地繼續下去。」

但是見了小英之後，她有點失望了。她雖然跪伏在他的膝上，他的態度卻不如從前那樣的熱烈了。在她接觸之前，他對她也有了許多難堪的侮辱，他拒絕她的紅唇，說它是經修二吻過的。這些話決不是他的遊戲的說笑，他是相當真摯的向她說的，因為他是上流階級的人物。上流的人物決不願意在曾經給一個目

本人家裏的包工夫攙抱過來了的女子身上用真摯的愛情了。現在他只當她是由茶房去隨便叫來的姑娘了。

但在修二方面怎樣呢？他是筋肉極為發達，中等身材的男子，今年只二十四歲，和病弱蒼白的小英恰好作了一個對蹠的對照。他自娶紅海棠後，一方面像在夢中般的歡樂，一方面又感着一種不安。因為吉弟實在是太美麗了。她的乳部的肌肉就像剛才剝了外皮的洋蔥頭。在結婚初夜的經驗，更引起了他的種種的懷疑和不安。

有一天晚上，吉弟走到她的丈夫的東家裏來，約他一同回去。修二的東家是一個從日本九州角落裏出來的商人，名叫安東完太郎，一家公司的事務員。安東完太郎家裏像在請客。吉弟看見丈夫還在忙來忙去，到了時刻，仍未能脫身回家，吉弟便也在廚房下，間接地為她的丈夫幫了許多忙。有一次，她直接送酒過去，在席的三四位日本佬都目灼灼地望着她，望得她滿臉通紅，忙跑開了。第二次送一盤生魚上去時，竟有一個日本佬大胆地走過來拉了她的左腕。

『喝喝酒吧！真是頂刮刮的美人兒呢！』

吉弟差不多給那個在人中上蓄有一叢三五分長的短髭的日本佬擁抱至懷裏了。修二聽見他的妻掙扎的聲音，忙走進來一望，她就乘這個機會從日本人腕中掙脫了。

修二日擊着東家的朋友，在大廳廣衆之中，也竟敢出這樣卑劣的手段，欺侮吉弟。他想這當然不單是因為他們夫妻是受着有錢人家的僱傭，而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夫妻是中國人。日本佬是以民族的偏見，——日本民族是優越的民族的一種意識，——欺侮吉弟的。

『假如自己是在這家公館裏當下男的日本國民，而吉弟也是日本女子時，那個日本鬼決不至於動手吧。』

吉弟在安東完太郎家裏，一直等到十二點鐘才跟修二回到自己家裏，——每月出四元房金租來的一

間小亭子間。

修二對於吉弟和穆少爺的關係，愈加疑慮了。——否，其實由他的經驗，已經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常聽見睡在自己懷裏的吉弟在夢中叫少爺，他覺得這樣的狀態再不能放任下去了。

「本來不應當再叫她出去勞働了。自己應當有養活她的能力。但照目前的情勢是不可能的。不單自己的收入還未能維持兩人的衣食，岳家生活費之一小部分，還要妻去負擔。這也是個難解決的問題……」

妻的確是個美人兒。但因爲妻是美人，便增加了他的精神上的不安。他想，像這樣的美麗的妻是應當時時刻刻把她攔在懷裏，不讓她出去的。並且要確切地由她獲得一個憑據——真正地愛他的憑據。假如她的心不向他時，縱令叫她守在這間小房子裏，而他依然要出去工作，她還是可以遇着種種的誘惑。

有一天下午，他爲着這種不安走到穆公館來看她。穆家的一個中年女僕故意惡作劇地告訴他：

「她嗎？寫意哩！和少爺坐着汽車出去了呢……」

那個姑娘說了後，臉上浮出一種輕蔑的微笑。

「你家太太也一同出去的。」

修二有九分擔憂了，加質問了這一句。

「大概是吧。」

那個姑娘似乎是怕剛才那句話說過火了一點，忙加訂正。但已經遲了，不能取消他心頭上的黑影兒了。他想，妻每星期五六天在穆公館，只有一晚上或二晚上得請假回來，而電燈輝煌的漂亮的旅館房間和房金四元的污暗的亭子間相比較，還有吃的穿的等種種的懸隔，妻無疑地要傾向到他們那邊去！

「生在這個世界裏，貧苦的人們便喪失了娶美人做家主婆的資格了！」

由穆公館回來，他垂着頭想了半天，他決意叫吉弟向穆公館請長假了。

像修二一流的人物，受了國內軍閥、官僚、資本家的壓迫和欺侮之後，自然是除託庇於帝國主義之下，別無出路了。吉弟在房金僅僅四元的小亭子間裏，過了十多天的苦悶的生活後，便由丈夫的朋友，也是在日本商人家的，當當僱僕的中國人，薦到一家日本人家裏當看護小孩子的女僕了。到這時候，修二才心滿意足了。並且吉弟的工資還比穆公館的多五塊錢，不過這些都不在他的意中。他最歡欣的是，聽見妻的東家已經是有相當年齡的正大紳士，有妻室，有小孩子，同時有相當的資產。他想，妻是得其所了。

主人名叫海沼豬三郎，吉弟在他家裏做了三四個星期，學會了幾句東洋話。她看見主人的態度對她，也一天一天的親暱了。

吉弟最感困難的是，她的意外的收入減少了，不能像從前那樣供給母親的要求了。雖然有些私蓄，但這在她是最後的準備，不給自身以外的任何人知道的。

她也曾到穆公館去過幾趟，但都遇不着小英。於是她回憶到在前兩星期和他在巴陵頓飯店時的他的態度了。

那是和他最後相聚的一晚吧。事後，她告訴他，她的身體已經爲他變爲非常狀態了。並且她哭着向他要求，作妾也使得只要他可以特別地找一家房子來祕密地安頓她。

『靠不住吧。曉得是誰的兒子呢！』

他像冷笑般地說。

當然對於他的這樣冰冷的態度，她唯有痛哭。同時她感着男性的橫暴。

受了種種的刺激後，她陷於自暴自棄了。也自然而然地憶起了那個日本東家對她的熱情來了。他覺得日本男性比中國的沉着而有理性。小英的冰冷的態度和修二的堅執的懷疑，更加促着她趨向那個日本東家海沼豬三郎了。

有一天，海沼豬三郎的友人小橋，——也是一個中等商店的老闆，——走來向海沼夫人說，要求吉弟到

他家裏去幫一晚的忙，因為小橋家裏的阿媽（女僕）辭工走了。

得了主婦的同意，吉弟便跟着小橋出來，走到馬路口，看見小橋早僱好了汽車在那裏，吉弟有點吃驚了。但是，她像受了他的催眠術，也機械地坐進汽車裏了。

汽車駛在一家極高大的洋樓面前停住了。小橋拉着吉弟的手走進這家洋房門廊裏來，在門廊的一隅，他們搭了電梯。吉弟記得是在第五層樓的一間大客廳裏。她看見這廳裏盡是日本男子，不禁嚇了一跳，同時，她發見了她的主人海沼先生也坐在這羣人的裏面，她更加驚奇也十分不好意思。

他們——日本的資產階級，對於日常生活似乎發生倦怠了。他們都會集到這裏來，別開途徑去尋覓安慰。她看見客廳裏都是裝飾着猥褻的裸體畫和石膏塑像。在吃煙處的小圓檯上，也擺着五六本相片帖，插在帖裏面的，盡是極端露骨的猥褻的照片。

當他們看見小橋携着紅海棠進來時，便一同哄笑起來，高聲地說：

『Mori 來了！』

吉弟聽見，不單難為情，胸口也砰砰地跳動得十分厲害，臉上是紅了一陣後，便蒼白得像死人一樣了。小橋雖然叫她安心地坐在一隅，但她想立即逃走。

『快點請 Venus 出來，我們要開會了！』

她看她的主人海沼走前來，叫了她一聲，她便機械地跟着他走到後面的一間小更衣室中來。海沼還沒有說話，先拿出一束錢來給她。

『這裏兩百元，是給你做報酬的……』

『我不要，誰給我的報酬，什麼報酬！』

『就是那天我對你說了的，那個有名的畫家……』

『我不要，我夢回去。』

『那都是空話。到了這裏來後，不由你不聽從了的。』
吉弟沉思了一忽，覺得主人的說話也是不錯，自己唯有屈伏了。在野蠻的日本人威壓之下，什麼正義，人道，法律都是講不通了的。

『只消半點鐘工夫，便可以拿二百元！』

過了一忽，吉弟的長圓的雙腕，高聳的乳房，微突的腹部，及富有曲線的腰部以下的部分全露在這班日本紳士們面前來了。

吉弟想，那裏有什麼美術家在這裏寫生！他們都在一面吃喝，一面鑑賞她的裸體美吧了。

『日本人有錢人的享樂方法的確比中國人的更進一步，也更加是科學化的……』
她不禁這樣想。最初的數分鐘，她真是十分難爲情。但過後，她又覺得圍坐在她周圍的盡是蠢材了。他們不是負有經濟侵略的使命到中國來的麼？何以竟這樣淺薄地爲一個中國女性的裸體而這樣發狂呢！有的是手執着刀叉，癡望着她的兩個乳峯。有的是呷着玻璃盅口，低下頭去細玩她的恥骨的部分。有的是吸着煙，儘凝視着她的臉。他們有一個共通的态度，就是個個人的眼睛裏都燃燒着像獸般的慾火。吉弟覺得他們的如癡如醉的態度非常可笑。她只恨自身不會飛翔起來。假如她能飛翔起來時，她一定向各人的頭頂他一腳，以促他們的覺醒。

『你想玩弄我嗎？現在是你門受了我的玩弄了！』

到後來，她雖然是裸體地立着。但在她臉上已經表示出一種快心的微笑了。

七

氣候超過了最熱的高峯，她的乳嘴一天一天的轉變黑色了。她的腹部的特徵再也無法隱飾了。漆黑的一晚上，修二等在晒臺上乘涼的吉弟下來，等得不耐煩了。他從小亭子間裏走出來，向高處叫了

一聲。吉弟像不高興，一聲不響，搖着蒲扇從晒臺上走了下來。她覺得丈夫近來的面貌非常的猙獰，她很不情願般地跟着他上了牀。

「你當心啊！你快爲你肚子裏的小孩子想個辦法！我是不承認有那個小雜種的！」

她覺得修二此刻的眼神是像蛇蝎一樣，有些害怕起來了。

「什麼話也沒甚辦法可想！」

她仍然囁強地爲自己辯護。

「沒有辦法可想，那末，是誰的小孩子？」

「你叫我有什麼辦法！」

「打了他！」

「我的小孩子，我會養他不與你相干。那裏有做母親的人這樣毒殘的，活活地把小孩子弄死！」

「你說些什麼！」

修二聲音辣辣地高叫了起來。同時一翻身坐起來了。但吉弟也應聲從牀上跳下來。

「那末，你那個小孩子的父親到底是那一個！快點從實說來！是穆家那個小雜種，還是那個東洋鬼！」

「……………」

她坐在地板上垂淚了。

不提防，他也從牀上跳下來了。他像從檻裏脫出來的獅子，咆哮起來，一手抓住了她的頭髮。吉弟完全忘記了修二的暴怒是由於激烈的性的要求。她愈想從他的威力下掙脫來，便愈激動了他的狂暴。

她掙扎了一會，終於溜脫了。她決意和修二別居了。

一直到白雪紛紛的季節，她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她在提籃橋一個弄堂裏租了一間前樓房，自營她的獨立的生活了。同弄堂的人們只當她是日本人的餅頭。巡捕和流氓也就不敢去囉嗦她了。

她每隔一個月，仍然去當一次的 Venus。最初她以為腹中的小孩子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沒有資格去當那種 Venus 了。其實這完全是她想像錯了。那些戀態性慾者，——日本布爾喬亞，——對於她那樣的體態，反發生特別的興趣。

到了她產褥期的前兩個月為止，她便結束了她的一切職業。她在這時候，也有相當的私蓄了。她也會說流利的日本話和簡單的英國話了。她一出進可以模倣上流階級的人物了。她一想到當過包車夫的修二，胸口便會作惡。她回顧到在穆公館當大姐兒的時候，會像女子中學生一樣講戀愛，也覺得真個是幼稚得太可笑了。

『只要有金錢！有了金錢，便可以創造一切！可以把會當女僕的自己，會當 Model 的自己，造成一位上流的少奶奶……』

她忽然想物色一個能共同甘苦的丈夫了。因為怕人家知道她的過去的歷史，她搬了好幾次家。到後來，她在關北自己獨立地賃了一所精緻的一樓一底的房屋了。小和尚就是在這裏生出來的。

小和尚滿了月後，她依然在日本的紳士們間繼續她的職業。在她的家中，又有木屐兒在出入了。她也不客氣地對中國人說，她是日本人的姨太太。有時因小感情和同弄堂的人們相衝突，她便借日本人的幌子來壓抑中國人，所以中國人對她都恨得切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常背着她在議論。

『她那裏是日本人！』

『也不像中國人！』

『是雜種吧！總之，是不要臉的！』

『她該搬到吳淞路一帶去住的。怎麼跑到我們中國街上來！』

『有中國話不說，說一句是 Anata，說兩句是 Watasi，真討厭死了！整天不坐在家裏，只是跑到日本商店裏去高談闊論。中國東西是沒有半件好的，日本人說的話卻是聖旨……真是老婊子，卻裝出少奶奶的樣

子……」

「但是我們弄裏也有無聊的人替她捧場呢。說她可以和第一弄第十號的蕭太太對對了。因為她趕得上蕭太太漂亮，手頭也趕得上蕭太太闊，所以他們捧她了。」

吉弟覺得住在中國街上實在比住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圈內的虹口區舒適。因為她住到中國街裏來後，她的身分又增高了許多。——其實不是她的地位增高，而是住在她周圍的中國細民的生活實在太苦了。他們完全喪失了人類的資格，他們的生活簡直是畜牲的生活，和日本的普羅階級生活比較，也還望塵莫及。有這些原因，吉弟就在這弄堂裏當了他們的貧弱的「雞口」了。

八

以下是在一二八戰後，紅海棠的自述——

十一月杪，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見濃霜，氣候非常的寒冷。一天下午，老東家忽然走到我家裏來說：「你還是回我家裏來幫忙吧。」

「……」

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我看見那個海沼，我就害怕，同時我又愛他。他說的話我都反抗不來。從前和他發生了關係，給他的太太知道了。日本人家的太太，在丈夫面前，是柔懦不過的。——柔懦到像一個奴隸，像一個祇為男性而存在的活的器具。所以她對我不敢表示怎樣的態度。這樣反使我覺得對她不住。

「到你家裏去，太對不住你的太太了。你喜歡時，到我這裏來吧。」

「我家裏空着呢。我的女人早回日本去了。」

海沼有些不耐煩的樣兒。原來他是要我到他家中去主持一切。他也想把我的——身獨佔。我那裏有能力和勇氣拒絕他呢？」

因是我結束了我的家，以相當的條件——小和尚要帶養在他家裏，亦是條件之一——到海沼的家裏來了。

獸一般的他，固然是有些令人厭惡，特別是他的胸部，叢生着一面的黑毛，叫人看見害怕。可是，相住二三星期後，又覺得縱令是一晚上，也不能離開他了。

在海沼家中匆匆地又過了三年，小和尚也有五歲了。我和海沼之間，漸漸地發生了裂痕。原因是在小和尚海沼每看見小和尚，臉上總是表示出厭惡的神色，好似和他嗆醋一樣。不過小和尚的面孔確實不容易叫母親以外的人看見喜歡他。大概小英當小孩子的時候，就是長得這個樣子吧。

我常常爲小和尚的事和海沼爭論。他便罵我不該在白天裏——乘他到公司裏去了的時候，——把漢子拉到他家裏來的確有兩三個日本人，常在關北我家裏出入過來了的，他們走來看自己時，當然不能不應酬應酬。

因爲小和尚，我又忽然思念起小穆來了。由小穆，有時也思念到修二。但這個思念也不過是想知道他們的下落而已。

天氣又漸寒起來了。有一天，我到小茶場裏去買海沼所需要的牛肉。在一個攤子面前，碰着一個人家公館裏的大司務裝束的青年。這個人真使我吃了一驚。我想，莫非看錯了人。我正在驚疑，那個青年也看見我了，表示出一種驚惶的樣子，忙翻轉身逃走。

『不是穆少爺麼？』
我顫聲地叫了他一聲。

『啊！吉弟，吉弟，你……你……你……』

他臉紅紅地不敢擡起頭來看我。一隻菜藍掛在他的左腕上，滿裝着種種素葷食品。

他約我那天晚上到武昌路口的一家茶館裏相會。我倆談了兩個多鐘頭的話，我才知道人生變幻之無

常。只三五年間，那個官僚資產階級穆家一家人便沒落到這個樣子。

朝裏無人莫做官。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穆蔚英因爲他的後臺老闊，——一個黨國要人，——失了腳，他也跟着下了臺。穆先生雖然喜歡金錢，但是他的官職並不算高，所以儘力刮，刮了三四年，也最多不過十萬八萬吧了。並且因爲他下了臺，便有人彈劾他了。因爲這件事，他又花了一筆大錢。在這數年來，只是坐吃山空。穆蔚英受不住經濟上的壓迫，終於去年逝世了。他的夫人也患了一種難治的病症，但仍然醉生夢死地在過那種浪漫的生活，只在一個同鄉家裏樓下，租了一間前房住下來。小英最初由友人的介紹，在一家商店裏當店員。後來不知因爲什麼事情，辭了職出來，閒住了半年。在兩個月前，才由一個酒肉的朋友介紹到一家同鄉的公館裏當大司務了。

我當時聽見，忽然發生了一種矛盾的心理。我覺得他可憐，同時又感着痛快。因爲他現在的身分不比我高了。我告訴了他小孩子的事。他只歎着氣說，自己吃飯的問題尚不能解決，那有工夫談到小孩子呢。

匆匆地又過了兩個多月，我才知道中國和日本的糾紛已經鬧了三四個月了。原因是爲九一八我因爲聽他們說九一八，九一八，說得太多了，我才問主人，主人便解釋給我聽了。

海沼雖然反對日本僑民所主張的騷擾上海的政策。但到他家裏來的日本人十中有九是摩拳擦掌說，非懲罰支那人不可。他們口口聲聲說，中國政府並不可惡，只有中國民衆太攪張了。他們主張向中國民衆進攻。

戰事終於暴發了。海沼禁止我出外面去行走。我是很感謝他的用意，因爲日本陸戰隊在外面，正在像發瘋般地屠殺中國民衆。

海沼的左腕上纏着紅白色的徽章，每天出去，有時到夜深才臉色蒼白地走回來，有時並不回來歇夜。每出去時，便表示很無可奈何的樣子，在歎氣並且囑我切不要出去。

但是我擔心着生在中國街裏的父母。我也思念着住在火線附近的幾個朋友。我依恃我會說日本話，便

一個人走出來，想先到一個朋友家中去打聽一下消息，看能不能到中國街上去。

一陣陣的機關槍聲，真使我心寒胆戰起來，好一會，雙足不會移動了。

當我走到靶子路口，便看見一輛卡車從北駛來，車裏滿載着中國人，男女老幼都有，盡是雙手反背着給日本海兵縛住了。有四名日本海兵手執着槍監視着他們。當卡車轉向吳淞路那頭駛去時，我看見小英滿面愁容，也立在那卡車裏面。

又是一陣的槍聲。我忙向西首望去。有七八名日本海兵在追着一羣中國人開槍。應着槍聲，先跌倒了三個人。其餘的也盡都挨了日本海兵的槍頭，倒下去了。於是有一大羣日本便衣隊走過來，把他們綁起，專等卡車駛來，運他們到三元宮去。

看見了這種殘酷無人道的現象，我的腳跟早無力了，不能前進了。事實上，那些日本海兵也不許我前進。我只好折回來。

那晚上，海沼沒有回來。

第二天我再出來，但走沒有多少路，便給日本海兵捉住了，挨了幾下的槍頭，說我是當間諜的，拉到日本小學的司令部去。幸我說明了我是海沼家中的用人，他們才把我釋放出來。

海沼一連四五天不回來。

有一天，來了兩名日本海兵和三個左腕上纏着紅白布徽章的日本人。一進來，不由分說，便拉着我說：『你是間諜，快跟我們到司令部去！』

『我有小孩子呢！』

我垂着淚哀懇他們

『不管！』

一個日本便衣隊搥了我一拳。其他四個，都笑了起來。我便給兩個便衣隊拉着走了出來。

在途中，我聽見小和尚的哭聲，我更覺悲痛。同時，我擔心我寄存在海沼家中的一切。他們那裏是帶我到司令部去呢！他們只帶我到一家像印刷所的房子裏來，把我禁錮在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他們不分日夜，輪守着我。以後的事，我不願意說了，也不屑去說了。總之，是受盡了污辱。在這個小房子裏的一切物質的享受，雖然不錯，但是無日無夜的繼續不息的種種炮聲實在令人心驚胆碎，尤其是當一個人睡着的時候。

從第三天起，便不見那兩名海兵了。在前兩天，這兩名海兵，每天要光臨三次的。問了那三個日本人，才知道他們在昨夜裏，死在中國兵的槍彈之下了。我覺得他們可憐，又覺得非常痛快！

一星期後，我從那家印刷所解放出來時，便急急忙忙地跑到海沼家裏來。但這家屋已經是空家了，也不見小和尚的下落。

人生何以變幻得這樣離奇啊！想哭也無從哭起了！我當時差不多要發狂了。

停戰之後，我再打聽知道我的父母也是在閩北瓦礫場中舉行了火葬式——在日本空軍炸彈下犧牲了！一切幻滅了！我唯有自殺的一途了！

挽救了垂斃的我的人，還是我所最厭惡的修二。現在唯有跟着他過乞丐的生活了！

一九三三年初夏作。

資平自選集。

天馬版。

沉淪

郁達夫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層層愈感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他眼睛睜開了，同做夢似的向有大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溼氣，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o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

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互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 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如愛美生的『自然論』(Emerson's "On Nature") 沙羅的『逍遙遊』(Thoreau's "Excursion") 之類，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百二百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到讀了三四百頁之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念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我的熱望也就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沒有夢想了，怎麼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的去讀另外的書去；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把涓遲涅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 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裏，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着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竟是什麼？

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自嘲自罵的說：

「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的乏味麼？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

這樣的說了一句，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了起來，向四邊一看，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殘照，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朧醜陋的嵐氣，反射出一種紫紅不紅的顏色來。

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哼的咳嗽了一聲，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回頭一看，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二

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utusa, 把 Zarutusa 所說的話，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他竟有這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看，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那裏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卻同飛雲遊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

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然而他的同學卻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

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知心的話，然而口中總說不出什麼話來，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回他疏遠了。

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紅起臉來，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講他，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他的同學都以為他是愛孤獨的人，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課之後，他挾了書包，回到他的旅館裏來，有三個日本學生係同他同路的，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呼吸就緊縮起來，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

『你們上那兒去？』

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好像是狠得意的樣子；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

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館裏來。進了他自家的房，把書包用力的向蓆上一丟，他就在蓆上躺下了。他的胸前還在那裏亂跳，用了一隻手枕着頭，一隻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罵的說：

『你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後悔！』

『既要後悔，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

“Oh, coward, coward!”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女學生的眼波來了。

那兩隻活潑潑的眼睛！

那兩隻眼睛裏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裏頭。然而再仔細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來說：

『某人笑人她們雖有意思，與你有什麼相干！她們所送的秋波，不是單送給那三個日本人的麼！唉！她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則他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說到這裏，他那火熱的頰上忽然滾了幾顆冰冷的眼淚下來。他是傷心到極點了。這一天晚上，他記的日

記說：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裏來！』

『到日本來倒也罷了，我何苦又要進這該死的高等學校。他們留了五個月學回去的人，豈不在那裏享榮華安樂麼。這五六年的歲月，教我怎麼能捱得過去。受盡了千辛萬苦，積了十數年的學識，我回國去，難道定能比他們來胡鬧的留學生更強麼！』

『人生百歲，年少的時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這最純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裏虛

度過去，可憐我今年已經是二十一了。

「稿本的二十一歲！」

「死灰的二十一歲！」

「我真還不如變了鐵物質的好，我大約沒有開花的日子了。」

「知誰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爲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若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三

他的故鄉，是富春江上的一個小市，去杭州水程不過八九十里。這一條江水，發源安徽，貫流全浙，江形曲折，風景富麗，唐朝有一個詩人贊這條江水說「一川如畫。」他十四歲的時候，請了一位先生寫了這四個字，貼在他的書齋裏，因爲他的書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雖則這書齋結構不大，然而風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風景，也抵抵得過滕王高閣。在這小小的書齋裏過了十幾個春秋，他纔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來留學。

他三歲的時候就喪了父親，那時候他家裏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長兄在日本W大學卒了業，回到北京，考了一個進士，分發在法部當差，不上兩年，武昌的革命起來了。那時候他已在縣立小學堂卒了業，正在那裏

換來換去的換中學堂。他家裏的人都怪他無恆性，說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講來，他以為他一個人同別的學生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們同在一處求學的。所以他進了Y府中學之後，不上半年又忽然轉到H府中學來。在H府中學住了三個月，革命就起來了。H府中學停學之後，他依舊只能回到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來。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就進了大學的預科。這大學是在杭州城外，本來是美國長老會捐錢創辦的，所以學校裏浸潤了一種專制的弊風，學生的自由，幾乎被縮服得同針眼兒一般的小。禮拜三的夜晚上有什麼禱禱會，禮拜日非但不准出去遊玩，並且在家裏看別的書也不准的，除了唱讚美詩祈禱之外，只許看新舊的約書。每天早晨從九點鐘到九點二十分，定要去做禮拜，不去做禮拜，就要扣分數記過。他雖然非常愛那學校近傍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裏，總有些反抗的意思，因為他是一個愛自由的人，對那些迷信的管束，怎麼也不甘心服從。住上半年，那大學裏的廚子，托了校長的勢，竟打起學生來。學生中間有幾個不服的，便去告訴校長，校長反說學生不是。他看看這些情形，實在是太無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復回家，到那小小的書齋裏去。那時候已經是六月初了。

在家裏住了三個月，秋風吹到富春江上，兩岸的綠樹，就快凋落的時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卻好那時候石牌樓的W中學正在那裏招插班生，他進去見了校長M氏，把他的經歷說給了M氏去。表說，M氏就許他插入最高的班裏去。這W中學原來也是一個教會學校，校長M氏，也是一個糊塗的美國宣教師，他看看這學校的內容，倒比H大學不如了。與一位很卑鄙的教務長——原來這一位先生就是H大學的卒業生——鬧了一場，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出來了。出了W中學，他看看杭州的學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

正是這個時候，他的長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來他的長兄為人正直得很，在部裏辦事，鐵面無私，並且比一般部內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學識，所以部內上下，都忌憚他。有一天某次長的私人，來問他要一個位置，他就意不肯，因此次長就同他鬧起意見來，過了幾天他就辭了部裏的職，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

二兄那時候正在紹興軍隊裏作軍官，這一位二兄軍人習氣頗深，揮金如土，專喜結交侯少。他們弟兄三人，到這時候都不能如意之所爲，所以那一小市鎮裏的閑人都說他們的風水破了。

他回家之後，便鎮日鎮夜的蟄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他父祖及他長兄所藏的書籍，就作了他的良師益友。他的日記上面，一天一天的記起詩來。有時候他也用了華麗的文章做起小說來，小說裏就把他自己當作了一個多情的勇士，把他鄰近的一家寡婦的兩個女兒，當作了貴族的苗裔，把他故鄉的風物，全編作了田園的清景；有興的時候，他還把他自家的小說，用單純的外國文翻譯起來；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憂鬱病的根苗，大約也就在這時候培養成功的。

在家裏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長兄的來信說，

『院內近有派子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務之意，予已許院長以東行，大約此事不日可見命令。渡日之先，擬返里小住。三弟居家，斷非上策，此次當借伊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這一封信之後，心中日日盼他長兄南來，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纔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長兄長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後，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 尚未醒悟，模模糊糊的過了半載，他就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這正是他十九歲的秋天。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兒就回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學生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填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就聽了他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

豫科卒業之後，他聽說N市的高等學校是最新的，並且N市是日本產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

市的高等學校去。

四

他的二十歲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個人從東京的中央車站乘了夜行車到N市去。

那一天大約剛是舊曆的初三四的樣子，同天鵝絨似的又藍又紫的天空裏，灑滿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掛在西天角上，卻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樣子。他一個人靠了三等車的車窗，默默的在那裏數窗外人家的燈火。火車在闇黑的夜氣中間，一程一程的進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燈火，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他的胸中忽然生了萬千哀感，他的眼睛裏就忽然覺得熱起來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這樣的叫了一聲，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自家來。

『你也沒有情人留在東京，你也沒有弟兄知己住在東京，你的眼淚究竟是爲誰洒的呀！或者是對於你過去的生活的傷感，或者是對你二年間的生活的餘情，然而你平時不是說不愛東京的麼？』

『唉，一年人住豈無情。』

『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胡思亂想的尋思了一會，他又忽然想到初次赴新大陸去的清教徒的身上。

『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離開他故鄉海岸的時候，大約也是悲壯淋漓，同我一樣的。』

火車過了橫濱，他的感情方纔漸漸兒的平靜起來。呆呆的坐了一忽，他就取了一張明信片出來，墊在海涅(Heine)詩集上，用鉛筆寫了一首詩寄他東京的朋友。

娥媚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別故居，四壁旗亭爭賭酒，六街燈火遠隨車，亂離年少無多淚，行李家貧只舊書，後夜蘆根秋水長，憑君南浦覓雙魚。

在朦朧的電燈光裏，靜悄悄的坐了一會，他又把海涅的詩集翻開來看了。

“Lebet wohl, ihr glatten Saete,

Glatte Herren, glatte Frauen!

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hend auf euch niederschaun!”

Heine's Harzreise.

『浮薄的塵寰，無情的男女，

你若那隱隱的青山，我欲乘風飛去，

且住且住。

我將從那絕頂的高峯，笑看你終歸何處。』

單調的輪聲，一聲聲連連續續的飛到他的耳膜上來，不上三十分鐘他竟被這催眠的車輪聲引誘到夢幻的仙境裏去了。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天空漸漸兒的明亮起來。在車窗裏向外一望，他只見一綫青天還被夜色包住在那裏。探頭出去一看，一層薄霧籠罩着一幅天然的書圖，他心裏想了一想：

『原來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氣，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

過了一個鐘頭，火車就到了N市的停車場。

下了火車，在車站上遇見了一個日本學生，他看看那學生的制帽上也有兩條白線，便知道他也是高等學校的學生。他走上前去，對那學生脫了一脫帽，問他說：

『第二高等學校是在什麼地方的？』

那學生回答說：

『我們一路去罷。』

他就跟了那學生跑到火車站來，在火車站的前頭，乘了電車。

時光還早得很，N市的店家都還未曾起來。他同那日本學生坐了電車，經過了幾條冷清的街巷，就在舞公園前面下了車。他問那日本學生說：

『學校還遠得很麼？』

『還有二里多路。』

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兩三條烟筒，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裏。一縷兩縷的青烟，同煙香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炊早飯了。

到學校近邊的一家旅館去一問，他一禮拜前頭寄出的幾件行李，早已經到在那裏。原來那一家人家是住過中國留學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館裏住下了之後，他覺得前途好像有許多歡樂在那裏等他的樣子。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實情嘲弄了。原來他的故里，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到了東京之後，在人山人海的中間，他雖然時常覺得孤獨，然而東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時的習慣尚無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這N市的鄉下之後，他的旅館，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並無鄰舍，左首門外便是一條如髮的大道，前後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並且因為學校還沒有開課，別的學生還沒有到來，這一間寬曠的旅館裏，只住了他一個客人。白天倒還可以支吾過去，一到了晚上，他開窗一望，四面都是沈沈的暗影，並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連天，四面並無遮障之處，遠遠裏有一點燈火，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天花板裏，又有許多虫鼠，息粟索索的在那裏爭食。窗外有幾枝梧桐，微風動葉，咄咄的響得不已，因為他住在二層樓上，所以梧桐的葉戰聲，近在他的耳邊。他覺得害怕起來，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對於都市的懷鄉病

(Nocturnal) 從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學校開了課，他朋友也漸漸兒的多起來，感受性非常強烈的他的性情，也同天空大地叢林野水融和了。不上半年，他竟變成了一個大自然的寵兒，一刻也離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

他的學校是在 N 市外，剛纔說過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四邊的地平線，界限廣大的很。那時候日本的工業還沒有十分發達，人口也還沒有增加得同日下一樣，所以他的學校的近邊，還多是叢林空地，小阜低崗。除了幾家與學生做買賣的文房具店及菜館之外，附近並沒有居民。荒野的人間，祇有幾家爲學生設的旅館，同曉天的星影似的，散綴在麥田瓜地中的中央。晚飯畢後，披了黑呢的緩斗（斗篷）拿了愛讀的書，在遲遲不落的夕照中間，散步逍遙，是非常快樂的。他的田園趣味，大約也是在這 *Idyllic Wanderings* 的中間養成的。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樣。他到了 N 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年多了。

薰風日夜的吹來，草色漸漸兒的綠起來。旅館近傍麥田裏的麥穗，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草木蟲魚都化育起來，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他每天早晨，在被窩裏犯的罪惡，也一次一次的加起來了。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尚愛潔淨的人，然而一到了這邪念發生的時候，他的智力也無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痺了，他從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也不能顧全了。他犯了罪之後，每深自痛悔，切齒的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的到他的眼前來。他平時所看見的『伊扶』的遺類，都赤裸裸的來引誘他。中年以後的婦人的形體，在他的腦裏，比處女更有挑發他情動的地方。他苦悶一場，惡悶一場，終究不得不做她們的俘虜。這樣的一次成了兩次，兩次之後，就成了習慣了。他犯罪之後，每到圖書館裏去翻出醫書來看，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從此之後，

他的恐懼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了。有一天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好像是一本書上說，俄國近代文學的創設者 Gironi 也犯這一宗病，他到死竟沒有改過來，他想到了郭歌里，心裏就寬了一寬，因為這『死了的靈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樣的。然而這不過自家對自家的寬慰而已，他的胸裏總有一種非常的憂慮存在那裏。

因為他是非常愛潔淨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洗澡一次，因為他是非常愛惜身體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雞子的時候，他總覺得慚愧得很，因為這都是他的犯罪的證據。

他覺得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起來，記憶力也一天一天的減退了。他又漸漸兒的生了一種怕見人面的心思，見了婦人女子的時候，他覺得更加難受。學校的教科書，他漸漸的嫌惡起來，法國自然派的小說，和中國那幾本有名的誨淫小說，他念了又念，幾乎記熟了。

有時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詩來，他自家便喜歡得非常，以為他的腦力還沒有破壞。那時候他每對着自家起誓說：

『我的腦力還可以使得，還能做得出這樣的詩，我以後決不再犯罪了。過去的事實是沒法，我以後總不再犯罪了。若從此自新，我的腦力，還是很可以的。』

然而一到了緊迫的時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禮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時候，他索性盡意的貪起歡來。他的心裏想，自下禮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總不犯罪了。有時候正合到禮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頭洗澡去，以為這就是改過自新的記號，然而過幾天他又不得不吃雞子和牛乳了。

他的自責心同恐懼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閑，他的憂鬱症也從此厲害起來了。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一二個月，他的學校裏就放了暑假，暑假的兩個月內，他受的苦悶，更甚於平時；到了學校開課的時候，他的兩頰的

頸骨更高起來，他的青灰色的眼窩更大起來，他的一雙靈活的瞳人，變了同死魚眼睛一樣了。

五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蒼空，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他的旅館傍邊的稻田，都帶起黃金色來。朝夕的涼風，同月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裏去，大約秋冬的佳日，來也不遠了。

一禮拜前的有一天午後，他拿了一本 Wordsworth 的詩集，在田塍路上逍遙漫步了半天。從那一天以後，他的循環性的憂鬱症，尚未離他的身過。前幾天在路上遇着的那兩個女學生，常在他的腦裏，不使他安靜。想起那一天的事情，他還是一個人要紅起臉來。

他近來無論上什麼地方去，總覺得有坐立難安的樣子。他上學校去的時候，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裏排斥他。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也許久不去尋訪了，因為去尋訪了回來，他心裏反覺得空虛。因為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麼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尋訪的時候，總想得些同情回來的，然而到了那裏，談了幾句之後，他又不得不自悔尋訪錯了。有時候和朋友講得投機，他就任了一時的熱意，把他的內外的生活都對朋友講了出來，然而到了歸途，他又自悔失言，心裏的責備，倒反比不去訪友的時候，更加厲害。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後，對了那幾個中國同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的心。他同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一日一日的疏遠起來。嗣後雖在路上，或在學校裏遇見的時候，他同那幾個中國同學，也不點頭招呼。中國留學生開會的時候，他當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幾個同胞，竟宛然成了兩家仇敵。

他的中國同學的裏邊，也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因為他自家的結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惡，所以他專喜講人家的醜事，以掩己之不善。說他是神經病，也是這一位同學說。

他交遊離絕之後，孤冷得幾乎到將死的地步，幸而他住的旅館裏，還有一個主人的女兒，可以牽引他的

心，否則他真只能自殺了。他旅館的主人的女兒，今年正是十七歲，長方的臉兒，眼睛大得很，笑起來的時候，面上有兩顆笑顰，嘴裏有一顆金牙看得出來，因為她自家覺得她自家的笑容是非常可愛，所以她平時常在那裏弄笑。

他心裏雖然非常愛她，然而她送飯來或來替他舖被的時候，他總裝出一種兀不可犯的樣子來。他心裏雖想對她講幾句話，然而一見了她，他總不能開口。她進他房裏來的時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氣不出的地步。他在她的面前實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來她進他的房裏來的時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然而他思慕她的心情，卻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旅館裏的學生，都上N市去行樂去了。他因為經濟困難，所以吃了晚飯，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回，就回到旅舍裏來枯坐。

回家來坐了一會，他覺得那空曠的二層樓上，只有他一個人在家。靜悄悄的坐了半晌，坐得不耐煩起來的時候，他又想跑出外面去。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門口經過，因為主人和他女兒的房，就在大門的邊上。他記得剛纔進來的時候，主人和他的女兒正在那裏吃飯。他一想到經過她面前的時候的苦境，就把跑出去的心思丟了。

拿出了一本《()》的小說來讀了三四頁之後，靜寂的空氣裏，忽然停了幾聲撥撥的滾水聲響過來。他靜靜兒的聽了一聽，呼吸又一霎時的急了起來，面色也漲紅了。遲疑了一會，他就輕輕的開了房門，拖鞋也不拖，腳腳隨手的走下扶梯去。輕輕的開了便所的門，他儘兀自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原來他旅館裏的浴室，就在便所の間壁。從便所的玻璃窗看去，浴室裏的動靜了了可看。他起初以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後，他竟同被釘子釘住的一樣，動也不能動了。

那一雙雪白的乳峯！

那一雙肥白的大腿

這全身的高線

呼氣也不呼，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痙攣來了。愈看愈顫得厲害，他那發顫的前額，都同玻璃窗衝擊了一下。被蒸氣包住的那赤裸裸的『伊扶』，便發了嬌聲問說：

『是誰呀……』

他一聲也不響，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腳兩步的跑上樓上去了。

他跑到了房裏，面上同火燒的一樣，口也乾渴了。一邊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一邊就把他的被窩拿出來睡了。他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便立起了兩耳，聽起樓下的動靜來。他聽聽潑水的聲音也息了，浴室的門開了之後，他聽見她的腳步聲好像是走上樓來的樣子。用被包着了頭，他心裏的耳朵明明告訴他說：

『她已經立在門外了。』

他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樣子。心裏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歡得非常。然而若有人問他，他無論如何，總不肯承認說，這時候他是喜歡的。

他屏住了氣息，尖着了兩耳聽了一會，覺得門外並無動靜，又故意咳嗽了一聲，門外亦無聲響。他正在那裏疑惑的時候，忽聽見她的聲音，在樓下同她的父親在那裏說話。他手裏捏了一把冷汗，拼命想聽出她的話來，然而無論如何總聽不清楚。停了一會，她的父親高聲笑了起來，他把被蒙頭的一罩，咬緊了牙齒說：

『她告訴了他！她告訴了他！』

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會睡着。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時候，他就驚心吊膽的走下樓來，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兒還沒有起來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個旅館，跑到外面來。

官道上的沙塵，染了朝露，還未曾乾着。太陽已經起來了。他不問皂白，便一直的往東走去。遠遠有一個農夫，拖了一車野菜慢慢的走來。那農夫同他擦過的時候，忽然對他說：

『你早啊！』

他倒驚了一跳，那清瘦的臉上，又起了一層紅潮，胸前又亂跳起來，他心裏想：

「難道這農夫也知道了麼？」

無頭無腦的罷了好久，他回轉頭來看看他的學校，已經遠得很了，舉頭看看，太陽也昇高了。他摸摸表看，那銀餅大的表，也不在身邊。從太陽的角度看起來，大約已經是九點鐘前後的樣子。他雖然覺得飢餓得很，然而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再回到那旅館裏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兒相見。想去買些零食充一充飢，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袋裏祇剩了一角二分錢在那裏。他到一家鄉下的雜貨店內，儘那一角二分錢，買了些零碎的食物，想去尋一處無人看見的地方去吃。走到了一處兩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他朝南的一望，只見與他的去路橫交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路上，行人稀少得很。那一條路是向南的斜低下去的，兩面更有高壁在那裏。他知道這路是從一條小山中間開出來的。他剛纔走來的那條大道，便是這山的嶺脊，十字路當作了中心，與嶺脊上的那條大道相交的橫路，是兩邊低斜下去的。在十字路口遲疑了一會，他就取了那一條向南斜下的路走去。走盡了兩面的高壁，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直通到彼岸的市內。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深林，劃在碧空的心裏。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A神宮了。」

他走盡了兩面的高壁，向左手斜面上一望，見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牆，圍住着幾間茅舍，茅舍的門上懸着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額。他離開了正路，走上幾步，到那女牆的門前，順手的向門一推，那兩扇柴門竟自開了。他就隨隨便便的踏了進去。門內有一條曲徑，自門口通過了斜面，直達到山上去的。曲徑的兩旁，有許多老蒼的梅樹種在那裏。他知道這就是梅林了。順了那一條曲徑，往北的從斜面上走到山頂的時候，一片同圖畫似的平地，展開在他的眼前。這園自從山腳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頂上的一塊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

山頂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絕壁，與隔岸的絕壁相對峙，兩壁的中間，便是他剛走過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通路。背臨着了那絕壁，有一間樓屋，幾間平房造在那裏。因為這幾間屋，門窗都閉在那裏，他所以知道這定

是爲梅花開日，買酒食用的。樓屋的前面，有一塊草地，草地中間，有幾方白石，圍成了一個花園，園子裏，臥着一枝老梅，那草地的南盡頭，山頂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有一塊石碑立在那裏，係記這梅林的歷史的。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後，就把買來的零食拿出來吃了。

吃了之後，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會，四面並無人聲，遠遠的樹枝上，時有一聲兩聲的鳥鳴聲飛來。他仰起頭來看，看澄清的碧落，同那皎潔的日輪，覺得四面的樹枝房屋，小草飛禽，都一樣的在和平的太陽光裏，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記憶，正同遠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又來又去的曲徑很多，他站起來走來走去的走了一會，方曉得斜面上梅樹的中間，更有一間平屋，造在那裏。從這一間房屋往東的走去幾步，有眼古井，埋在松葉堆中。他搖搖井上的唧筒，唧唧的響了幾聲，卻抽不起水來。他心裏想：

「這園大約祇有梅花開的時候，開放一下，平時總沒有人住的。」

想到這裏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既然空在這裏，我何妨去問園主人去借住借住。」想定了注意，他就跑下山來，打算去尋園主人去。他將走到門口的時候，卻好遇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農夫，走進園來。他對那農夫道歉之後，就問他說：

「這園是誰的，你可知道？」

「這園是我經管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的？」

「我住在路的那面。」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那農民指着通路西邊的一間小屋給他看。他向西一看，果然在西邊的高壁盡頭的地方。有一間小屋在那裏。他點了點頭，又問說：

「你可以把園內的那間樓屋租給我住住麼？」

『可是可以的，你只一個人麼？』

『我只一個人。』

『那你可不必搬來的。』

『這是什麼緣故於？』

『你們學校裏的學生，已經有幾次搬來過了，大約都因為冷靜不過，住不上十天，就搬走的。』

『我可同別人不同，你但能租給我，我是不怕冷靜的。』

『這樣那裏有不租的道理，你想什麼時候搬來？』

『就是今天午後罷。』

『可以的，可以的。』

『請你就替我掃一掃乾淨，免得搬來之後着忙。』

『可以可以，再會！』

『再會！』

六

搬進了山上梅園之後，他的憂鬱症 Hypochondria 又變起形狀來了。

他同他的北京的長兄，爲了一些兒細事，竟生起齟齬來。他發了一封長長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長兄絕了交。

那一封信發出之後，他呆呆的在樓前草地上想了許多時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其實這一次的決裂，是發始於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於他姓之相爭，自此之後，他恨他的長兄竟同蛇蝎一樣。他被他人欺侮的時候，每把他長兄拿出來作比。

『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呢！』

他每達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必盡把他長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細細回想出來。把各種過去的事蹟，列舉出來之後，就把他長兄判決是一個惡人，他自家是一個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處列舉出來，把他所受的苦處，誇大的細數起來。他證明得自家一個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時候，他的眼淚就同瀑布似的流下來。他在那裏哭的時候，空中好像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在對他說：

『啊呀，哭的是你麼？那真是冤屈了你了。像你這樣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樣的虐待，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罷了罷了，這也是天命，你別再哭了，怕傷害了你的身體！』

他心裏一聽到這一種聲音，就舒暢起來。他覺得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裏。

他因為想復他長兄的仇，所以就將所學的醫科丟棄了，改入文科裏去。他的意思，以為醫科是他長兄要他改的，仍舊改回文科，就是對他長兄宣戰的一種明示。並且他由醫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學校須遲卒業一年。他心裏想，遲卒業一年，就是早死一歲，你若因此遲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對你長兄含一種敵意。因為他恐怕一二年之後，他們兄弟兩人的感情，仍舊要和好起來，所以這一次的轉科，便是幫他永久敵視他長兄的一個手段。

氣候漸漸兒的寒冷起來，他搬上山來之後，已經有一個月了。幾日來天氣陰鬱，灰色的層雲，天天掛在空中。寒冷的北風吹來的時候，梅林的樹葉，每息索索的飛掉下來。

初搬來的時候，他賣了些舊書，買了許多炊飯的器具，自家燒了一個月飯，因為天冷了，他也懶得燒了。他每天的伙食，就一切包給了山腳下的園丁家包辦，所以他近來祇同退院的闍僧一樣，除了怨人罵己之外，更沒有別的事情了。

有一天早晨，他很早的起來，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

歡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都回復了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樓外，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ミヅ）的田園清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了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赦饒了！赦饒了！你們世人得罪於我的地方，我都饒赦了你們罷，你們來，都來同我講和罷！」

手裏拿着了那一本詩集，眼裏浮着了兩湖清淚，正對了那平原的秋色，某某的立在那裏想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忽聽見他的近邊，有兩人在那裏低聲的說：

「今晚上一定要來的哩！」

這分明是男子的聲音。

「我是非常想來的，但是恐怕……」

他聽了這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之後，好像是被電氣貫穿了的樣子，覺得自家的血液循環都停止了。原來他的身邊有一叢長大的葦草生在那裏，他立在那裏的右面，那一男女，大約是在葦草的左面，所以他們兩個還不曉得隔着葦草，有人站在那裏。那男人又說：

「你心好好，請你今晚上來罷，我們倒如今還沒在被窩裏睡過覺。」

「……………」

他忽然聽見兩人的嘴唇，灼灼的好像在那裏吮吸的樣子。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樣，就驚心吊膽的把身子屈倒去聽了。

「你去死罷，你去死罷，你怎麼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

他心裏雖然如此的在那裏痛罵自己，然而他那一雙尖着的耳朵，卻一言半語也不願意遺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裏聽着。

地上的落葉索息索息的響了一下。

解衣帶的聲音。

男人嘶嘶的吐了幾口氣。

舌尖吮吸的聲音。

女人半輕半重，斷斷續續的說：

你……你……你快……快○○罷……別……別……別被人……被人看見了。

他的面色，一霎時的變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紅了起來。他的上顎骨同下顎骨唧唧的發起顫來。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開去，但是他的兩隻腳，總不聽他的話。他苦悶了一場，聽聽兩人出去了之後，就同落水的貓狗一樣，回到樓上房裏去，拿出被窩來睡了。

七

他飯也不吃，一直在被窩裏睡到午後四點鐘的時候纔起來。那時候夕陽洒滿了遠近。平原的彼岸的樹林裏，有一帶着煙，悠悠揚揚的籠罩在那裏。他跟踉蹌蹌的走下了山，上了那一條自北趨南的大道，穿過了那平原，無頭無緒的儘是向南的走去。走盡了平原，他已經到了神宮前的電車停留處了。那時候卻好從南面有一乘電車到來，他不知不覺就跳了上去，既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要乘電車，也不知道這電車是往什麼地方去的。

走了十五六分鐘，電車停了，運車的教他換車，他就換了一乘車。走了二三十分鐘，電車又停了，他聽見說是終點了，他就走了下來。他的面前就是築港了。

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橫在午後的太陽光裏，在那裏微笑。超海而南有一髮青山，隱隱的浮在透明的空氣裏。西邊是一脈長堤，直馳到海灣的心裏去。堤外有一處燈臺，同巨人似的，立在那裏。幾艘空船和幾隻舢板，輕輕的在緊着的地方浮蕩。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許多浮標，飽受了斜陽紅紅的浮在那裏。遠處風來，帶着幾句單調的話聲，既聽不清楚是什麼話，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

他在岸邊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忽聽見那一邊傳過了一陣擊磬的聲來。他跑過去一看，原來是爲喚渡船而發的。他立了一會，看有一隻小火輪從對岸過來了。跟着了一個四五十歲的工人，他也進了那隻小火輪去坐下了。

渡到東岸之後，上前走了幾步，他看見靠岸有一家大莊子在那裏。大門開得很寬，庭內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愛。他不問是非，就蹣跚了進去。走不上幾步，他忽聽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嬌聲叫他說：

『請進來呀！』

他不覺驚了一下，就呆呆的站住了。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賣酒食的人家，但是我聽見說，這樣的地方，總有妓女在那裏的。』

一想到這裏，他的精神就抖擻起來，好像是一桶冷水澆上身來的樣子。他的面色立時變了。要想進去又不能進去，要想出來又不得出來，可憐他那同兔兒似的小膽，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個大大的難境裏去了。

『進來呀！請進來呀！』

裏面又嬌滴滴的叫了起來，帶着笑聲。

『可惡東西，你們竟敢欺我膽小麼！』

這樣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燒了起來。咬緊了牙齒，把腳在地上輕輕的蹬了一蹬，他就捏了兩個拳頭，向前進去，好像是對了那幾個年輕的侍女宣戰的樣子。但是他那青一陣紅一陣的面色，和他的

面上的微微兒在那裏震動的筋肉，總隱藏不過。他走到那幾個侍女的面前的時候，幾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來了。

『請上來！』

『請上來！』

他硬了頭皮，跟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侍女走上樓去，那時候他的精神已經有些鎮靜下來了。走了幾步，經過一條暗暗的夾道的時候，一陣惱人的花粉香氣，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種肉的香味和頭髮上的香油氣息合作了一處，哼的撲上他的鼻孔來。他立刻覺得頭暈起來，眼睛裏看見了幾顆火星，向後邊跌也似的退了一步。他再定睛一看，只見他的前面黑闇的中間，有一長圓形的女人粉面，堆着了微笑，在那裏問他說：

『你！你還是上靠海的地方去呢？還是怎樣？』

他覺得女人口裏吐出來的氣息，也熱和和的哼上他的面來。他不知不覺把這氣息深深的吸了一口。他的意識，感覺到這行爲的時候，他的面色又立刻紅了起來。他不得已只能含糊糊糊的答應她說：

『上靠海的房間裏去。』

進了一間靠海的小房間，那侍女便問他要什麼茶。他就回答說：

『隨便拿幾樣來罷。』

『酒要不要？』

『要的。』

那侍女出去之後，他就站起來推開了紙窗，從外邊放了一陣空氣進來。因為房裏的空氣，沈濁得很，他剛纔在夾道中聞過的那一陣女人的香味，還剩在那裏，他實在是被這一陣氣味壓迫不過了。

一灣大海，靜靜的浮在他的面前。外邊好像是起了微風的樣子，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陽光的返照，同金魚的魚鱗似的，在那裏微動。他立在窗前看了一會，低聲的吟了一句詩出來：

『夕陽紅上海邊樓。』

他向西的一望，見太陽離西南的地平線祇有一丈多高了。呆呆的看了一會，他的心思怎麼也離不開剛纔的那個侍女。她的口裏的頭上的面上的和身體上的那一種香味，怎麼也不容他的心思也想別的東西。他纔知道他想吟詩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體的心是真的了。

停了一會，那侍女把酒菜搬了進來，跪坐在他的面前，親熱熱熱的替他上酒。他心裏想仔仔細細的看她一看，把他的心裏的苦悶都告訴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麼也不敢平視她一眼，他的舌根怎麼也不能搖動一搖動。他不過同啞子一樣，偷看看她那擱在膝上一雙纖嫩的白手，同衣縫裏露出來的一條粉紅的圍裙角。

原來日本的婦人都不穿褲子，身上貼肉祇圍着一條短短的圍裙。外邊就是一件長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沒有鈕扣，腰裏祇縛着一條一尺多寬的帶子，後面結着一個方結。她們走路的時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開來，所以紅色的圍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這是日本女子特別的美處；他在路上遇見女子的時候，注意的就是這些地方。他切齒的痛罵自己，畜生！狗賊！卑怯的人！便是這個時候。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愈想同她說話，但愈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

『你府上是什麼地方？』

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糊糊糊的回答了一聲，他啞啞的總說不出清晰的回話來。可憐他又站在斷頭臺上了。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抖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那侍女看他發顫發得厲害，就想讓他一個人在裏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鎮安鎮，所以對他說：

『酒就快沒有了，我再拿去拿一瓶來罷！』

停了一會他聽得那侍女的腳步聲又走上樓來，他以爲她是上他這裏來的，所以就衣服整了一整，姿勢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騙了，她原來是領了兩三個另外的客人，上間壁的那一間房間裏去的。那兩三個客人都在那裏對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嬌滴滴的說：

『別胡鬧了，間壁還有客人在那裏。』

他聽了，就立刻發起怒來，他心裏罵他們說：

『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侮我麼？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你們的仇。世間那裏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負心東西，你竟敢把我丟了，麼罷了罷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罷。』

他馬上就想跑回去發憤用功。但是他的心裏，卻很羨慕那間壁的幾個俗物。他的心裏，還有一處地方在那裏盼望那個侍女再回到他這裏來。

他按住了怒，默默的喝乾了幾杯酒，覺得身上熱起來。打開了窗門，他看太陽就快要下山去了。又連飲了幾杯，他覺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朧起來。西面堤外的燈臺的黑影，長大了許多。一層茫茫的薄霧，把海天融混作了一處。在這一層渾沌不明的薄紗影裏，西方的將落不落的太陽，好像在那裏惜別的樣子。他看了一會，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覺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熱的雙頰，使自言自語的說：

『醉了醉了！』

那侍女果然進來了。見他紅了臉，立在窗口在那裏癡笑，便問他說：

『窗開了這樣大，你不冷的麼？』

「不冷不冷，這樣好的落照，誰捨得不看呢？」

「你真是一個詩人呀！酒拿來了。」

「詩人！我本來是一個詩人，你去把紙筆拿了來，我馬上寫首詩給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後，他自家覺得奇怪起來，他心裏想：

「我怎麼會變了這樣大膽的？」

痛飲了幾杯新拿來的熱酒，他更覺得快活起來，又禁不得呵呵笑了一陣。他聽見間壁房間裏的那幾個俗物，高聲的唱起日本歌來，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說：

「醉拍闌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殘，劇憐鸚鵡中州骨，未拜長沙太傅官，一飯千金圖報易，幾人五噎出關難，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爲神州淚暗彈。」

高聲的唸了幾遍，他就在蓆上醉倒了。

八

一醉醒來，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條紅綢的被裏，被上有一種奇怪的香氣，這一間房間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間房間了。房中掛着一張十燭光的電燈，枕頭邊上擺着了一壺茶，兩隻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後，就踉踉蹌蹌的走到房外去。他開了門，卻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過來了。她問他說：

「你你醒了麼？」

他點了一點頭，笑微微的回答說：

「醒了，便所是在什麼地方的？」

「我領你去罷。」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過日間的那條夾道的時候，電燈點得明亮得很。遠近有許多歌唱的聲音，三弦的聲

香，大笑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白天的情節，他都想出來了。一想到酒醉之後，他對那侍女說的那些話的時候，他覺得面上又發起燒來。

從廁所回到房裏之後，他問那侍女說：

『這被是你的麼？』

侍女笑着說：

『是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八點四十五分的樣子。』

『你去開了賬來罷！』

『是。』

他付清了賬，又拿了一張紙幣給那侍女，他的手不覺微顫起來。那侍女說：

『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漲紅了，袋裏摸來摸去，祇有一張紙幣了，他就拿了出來給她說：

『你別嫌少了，請你收了罷。』

你的手震動得更加厲害，他的話聲也顫動起來了。那侍女對他看了一眼，就低聲的說：

『謝謝！』

他直的跑下了樓，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來。

外面冷得非常，這一天大約是舊曆的初八九的樣子。半輪寒月，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淡青的圓形蓋裏，也有幾點疏星，散在那裏。

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

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閃閃的樣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

他摸摸身邊看，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裏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的了。沒有愛情的生活，豈不同死灰一樣麼？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裏排擠我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爲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了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像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又瘦又長的影子，就覺得心痛起來。

「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能該累你也瘦弱到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他向西面一看，那燈臺的光，一霎變了紅，一霎變了綠的。在那裏盡牠的本職。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時候，海面就現出一條淡青的路來。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見西方青蒼的天底下，有一顆明星，在那裏搖動。

「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會送過十八個秋冬，我的鄉土呵，我如今再也不能見你的面了。」

他一邊走着，一邊儘在那裏自傷自悼的想這些傷心的哀話。走了一會，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淚便同驟雨似的落下來了。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腳，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

沉淪創造社

過去

郁達夫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噝噝的同雲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O省城，卻巧遇着了O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卻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

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只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卻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唇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也就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他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罷！』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呵，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哈，……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卻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J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並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

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談話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卻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滬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

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互相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卻相差得很遠。老大和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過。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滿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我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愛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卻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生，撲上身來笑個痛快。並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並且還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

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晰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這一雙腳，我能够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會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嘴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娶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哩！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

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够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悶鬱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捱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巴。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卻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新年前後的心境，當然是感亂得不堪，悲痛得悲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個老三，今天卻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卻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卻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總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牀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卻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合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重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頭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麻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拉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卻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楚，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閒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

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憶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呼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卻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拼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鬧鬧的悲哀海裏，不知沉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黑呢高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腳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卻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卻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我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卻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並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真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個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沉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着她臉上的表情，卻終於是不會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華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牀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卻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牀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牀，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樣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卻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笑，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卻是一滴羞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

的忽兒絞糊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創造月刊第六期所載。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成仿吾

基督聖誕節也過了。那小的街大的街，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那麼，這繁華的都市，在沒入於一個夢境，一天深似一天的，那夢境的氛氳，一天濃似一天的。

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築。霧一般的青煙，和着濛濛的水蒸氣，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把她輕輕的遮住了；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的霓裳，受着舞後的餘波，還在顫動不已。那些市街，好像隱霧包中的一朵鮮花，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

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一切的東西，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他們一個一個的，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在這城市的諧音中，小兒在貪他的酣夢。

松樹和幾種常青樹以外，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間或有兩三片枯葉，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他——一個多年的流浪人——每天踏着嘸嘸嘸嘸的枯葉，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又嘸嘸嘸嘸的跑回他住的地方，也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因為他過的是那末單調的生活，他知道冬天去了，又是春天，夏天去了，少不得又是秋天。大自然在他眼裏，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同他一般。過年這事情，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就是乘着年假，休息得幾天，有時候這幾天假，反使他無聊得不堪。他隨便到那裏，都只一個人。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們的事了。他想，我想他們的事，就有什麼好處？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若不是他平素每

天看報，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麼東西厭住，開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並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

二

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他望着市內行去，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他就跳上一條電車坐下。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他走馬觀燈的一般，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閉着眼睛，讓電車拖着他去。

他坐到一個地方，跳下車來，望着人道裏面一擠，夢一般的，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

市內的空氣，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裝飾，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力的一般。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他覺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沒有幾天，又把他都撤了。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所以這些裝飾，都好像前幾天見過的東西，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沒有什麼奇怪。

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光着兩隻小眼，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無數的汽車，野獸一般的，狂號怒吼，跑去跑來，光景驚心得很。電車的聲響，管理汽車的怪聲，腳踏車的鈴子，和人的呼號，喧擾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倒像驢子一般，好像這些聲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殺，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

他想過年這個事情，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但是地球的軌道，是一個橢圓，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天，或竟還差幾天，也誰知道。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還可以革新，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恰是增他們的疲倦，因爲連這手段，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

三

銀白色的雪花，紛紛飛落，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有這麼一首，他念了又念：

「一個白銀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

啊，Open Secret 喲！」

那街上的雪，也慢慢的增高起來。那天已經是三十一號，街上的人更多，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像花樣一般。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在那冷空氣中半响才能消滅。

那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外面通是漆黑的，只見無數的電燈，好像一羣一羣的小星，一個個在放他們球狀的幅射線，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好像可以指點得出。

他同住的幾個朋友，——都與他大同小異的——約他那晚大家守歲。他們豫備了幾瓶酒，幾碟菜，圍着幾個小火盆，一面閑談，一面嗑酒。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也有追憶過去了的事情的，但他們談話的中心，總離不了過年的事。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但是他們這些話，又每不期然而然的，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過了年後，一直到了元宵，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以及種種瑣碎的事，每年到那一天晚上，他們說了又說的事，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愈不可耐。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他們自己都能知道。就有勸人喝酒的人，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這些手段用得太勉強的時候，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與因爲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

他們幾隻眼睛，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鐘，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他們話也不說了。他們都眼光光的注視那個長針，看他一步步的移。聽他一聲聲的響，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兩分了，一分了。隔壁的一座大鐘，鐵塔鐵塔的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在那裏響，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誰也不敢作一聲。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他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音響。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把耳朵豎起，把頭偏向那一邊，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

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他仍依他的老調子，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但是他們的眼睛，有的好像在說：『去了！去了！』有的好像在說：『來了！來了！』

四

初一倒是好天氣。他侵早起來，吃了照例的早飯後，獨自一個人，望着那用白銀蓋好了的平原行去。他前回過年也是那麼樣的，因為他沒有什麼地方去拜年。他想起前回的正月初一，他如何也在那裏散步；他如何看見幾個小孩在放風箏兒；如何遠遠的那條小路上，七八個人的葬列，慢慢的前往；如何那些人都只埋着頭，跟着那擡靈柩的跑，聲息都無；那邊的小孩們卻在高呼狂笑。他看見幾個小孩兒，又在那裏放風箏。他們在雪裏面亂跑。鬧着手的，有的在丟雪球兒玩，有的把雪拿來，打成了一匹胖狗。這些小藝術家在批評他們的創造物哩！

那些街上，都沒有幾個人行走。到處都是靜悄悄的，倒像暴雨狂風過去了後的光景。他看見了一行行的街樹，空着在那裏站班。他從前在那人的河流裏面漂流的時候，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們一般。對着他來的電車，遠遠的早就聽見。那些野獸一般的汽車，去得遠了，還能聽見牠們在那裏狂哮。那街上是這般沉靜。

前幾天那麼忙碌，這一天那麼清閑，他真不解一些人爲的什麼那麼樣忙，現在又都到那裏去了。許多的

商店，早把牠們的舖門關起來了。間或吃醉了的人，東倒西歪的，在那裏一個人說什麼。他想：或者他們關着門在家裏喝酒去了罷，但是他不信這就是他們前幾天那麼忙碌的目的。

到了夜間，那街上更加清靜起來了。遙遠的看去，只見一路上的街燈，在閃着他們微衰的光芒，照着那些冷清清的裝飾。那個走路的人，好像都知道暴風雨已經去得遠了，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一般，一步步的在那裏走，有時浴着燈光，有時沒在樹陰裏。

五

這一天是初三，那些街上比前兩天活潑得多了。在街上行禮的人，差不多也沒有了。只是那些裝飾，飽受着冬天的冷風，還在那裏一陣陣的顫動。

他跑到一個公園裏，那裏的人，倒比平常還多。許多的小孩子，前前後後的，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你呼我應的，在那裏有說有笑。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一個個紅着臉，跑去跑來，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熱鬧到十分。

那些樹都是空着枝，在那青色的濕的空氣中，時常把頭兒搖擺幾下，好像是在說：陽春還沒有歸來。一池黃綠色的水，在吹起他的漣漪。幾個金魚，在爭那些小孩子給他們的東西，時常耀着他們赤的鱗甲，用他們的尾在水上劃幾個弧狀的波，又慢慢地沉下水去。急得那些小孩子趕快又丟東西。

那全市街漸漸的由懶惰醒來了。這天已經是初八，他的事情又忙起來了。他仍和從前一個樣，侵早坐電車到市內去，晚上又從那電單的終點，一步一步的走回他住的地方，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內去，晚上又跑回來。一天去了，兩天去了，一個月去了，兩個月去了，這樣的生活還要過幾多時，那只有上帝知道。

木犀

陶晶孫

到底是鄉間，一座古廟雖然寬敞，但只呆呆地立着；廟前已通電車，過往的行人頗也不少。鄉間也應有鄉間的風味，而此處又多少兼帶了些都會的要素，究竟鄉不鄉，市不市——鄉則大俗，市則冷落。

素威，乃此地大學生中的一位青年，也夾雜在行人之中經過。不知是從何處飄來的一陣香潮，愈漸濃烈了起來，纔突然喚醒了他的意識。啊啊，木犀！

四望都是初秋的濃綠，幾株蒼蒼的古樹，在廟內日本式的庭園中繁茂着。

木犀的香潮——

這怕是甚麼人也聞到的了！

但是，各人總會有各人的感觸——

馬車馬的生活！——這是素威自道；他這個感嘆中，也有一種因緣在內。

他難忘的少年時代是在東京過活了的，他是無論如何想留在東京的了。即使不能的時候，也想往京都去，那兒是他所愛慕的一位先生的鄉梓。連這一層希望也沒有達到，淒淒涼涼地流到九州來，過着漫無目的的生活，這是何等悲慘的呢！

在下宿店中過難過的日子是最難熬煎的。雖然有願爲醫生的打算，然又嫌厭與病院的空氣相接觸。此便入了校中的音樂會把幼時所學習得的比牙琴，一天到晚，籠在練習室中彈奏——雖是受着鄰室的助手們的厭嫌，迫害，他就這麼開始了他的『馬車馬的生活』。

除吃飯和就寢而外他沒有回去的時候，現刻他是要回下宿店去吃午飯的。偶然的這陣花香，把素威從

無悲無喜的生活中解卸了下來。

就譬如那紐變黑了的紅條，那繫在那小得可憐的錶上的，不怕就在人面前害羞不肯拿出來，但因為是先生贈他的原故，他連那紅條也不想改換的一樣——

這陣木犀花的香潮——在此中有熱烈欲燃的歡愛存在——那是素威的幼時。

那是歡樂也還——只好說『還』——沒有失掉，還在希望與目的中輝發着的時候的往事。

校服的短褲換成了長褲，往學校去時，說是不好意思坐電車，把他母親苦了一陣，纔坐起人力車去的時候，終竟遲了刻。

點名的時候的體操先生——名叫『老虎』的那體操先生！因為怕見他，便縮縮瑟瑟地，終久把腳移向了舊來走慣了的小學校門走去。

金輝燦爛的斜下的欄杆，階段下有棕櫚竹，那兒假如母親攜着我的手兒登上去的時候，會是怎樣地美好呢！無端地正在空想，突然——

『哦，素威！』

叫了一聲，從前面出來的纔是女先生 F. White，她是小學校裏的英文教習。

『啊，許久不見了呢，已經入了中學了，我每天都在想着素威君……』

哦呀，在發號了已經上了課嗎？你學校裏是幾點鐘開課？』

『八點鐘，』勉勉強強地素威答應了一聲。

『那嗎，你是遲了刻了。中學校遲了刻，聽說是很麻煩的呢。——素威君，你來有甚麼事情？』

『先生，你看，今天的洋服做好了。』

『唉，——』

『唉，長褲腳——真不好意思呢。』

『哦，那嗎——』

『我便坐了人力車來，所以遲了刻。』

『因此你現刻去，是不好去的嗎？』

『沒有甚麼不好，只是呢，我怕那「老虎」他要罵人呢。』

Toshiko 先生便笑了起來，不再說話，把右手放在素威的肩上，便走起來。走到了的是有白色的花透窗帷，桌上有一瓶白菊花的房間——先生的居室。

『先生，但是我不去也不好。』

先生此時從腰帶中把小錶取出來看了一下。

『到開課還有五分鐘呢。到那時候我同你一路去罷。你就在我房間裏要罷。』

——在檢發上坐是坐了，先生也高興地把手和衣袖放在素威的肩上，一同看了書櫥，看了書架，看了畫額，看了聖母瑪利的像，但是素威心中總忘不了遲刻的事情——

不一陣，先生便同素威兩人走到了中學部的——那「老虎」先生之前。

『先生，素威君是我把他留在我房間裏了，所以遲了刻。』

這麼說了的時候，老虎便恭敬地向 Toshiko 先生行了一舉手禮。

茫然無措地，素威立在老虎之前。

好像從頭部以下完全沒有血的一樣，實在是沒有血液了，在害怕得發抖。

『呢，開課了，到教室去。』

聽了這一句話，沒有血的素威，如像雲的一樣，漫無目的離開了那兒。

就在那天的晚上，素威靠在早晨登過的金色欄杆上，在思索着不知道怎樣的好。Toshiko 先生的房間是曉得了。先生也叫過他去耍，但是害羞得很，比今早晨的那件事情，短褲腳換成了長褲腳的還要害羞得不

知道多少倍。

我要想鑽進壁頭裏面去了！發明這句話的人，怕也是遇着了這類害羞的事情——

金色的欄杆不倦地璀璨着。素威時而把嘴唇去親牠一下，時而又把面龐去挨牠一下。

『怎麼做呢？』他只是這麼想——應該要去謝謝先生——但是這是怎麼害羞的一種道謝呢！

但是就這麼回去，也很寂寞。他在金色的欄杆上用手指畫寫着『Yoshiko』『先生』等字。最初先生到這學校裏來的時候。

『我是 Yoshiko ——』

說了，隨後纔說出姓來，所以甚麼人都不叫她的姓的，細長而清爽，萬事精明的——此外沒有字來可以形容的美的 Yoshiko 先生！

想了一陣，突然想到的是：雖是無聊，但是也要從遠處把先生的房間的內容望一下——這麼一決心他便滑着欄杆從石階走下來。剛走到最後一段，上面有人叫他：

『素威！』

這正是先生的聲音。素威大吃驚了，發了一跳，竟至戰顫起來。

兩手被先生抱着，坐在房中的棧發上，還在發顫。

『我啊，我現刻又在管理寄宿舍的事情了，所以在校裏寄宿。素威呀，你回去的時候，你時常到我這裏來，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要緊呢。』

素威已經歡喜得不可名狀了。——曉得是這樣的時候，我早跑來倒好了——

『先生，今朝你救了我，我以後不想那樣受先生的援助了。』

『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的素威被甚麼老虎獅子呀的人責譴呢，你不要介意呢，我們兩人一同做了不好的事來……但是呢，素威，我援助你的恐只有這一次，今後怕該你援助我了，總有那個時候，你不得不援

叨我的罷。』

說了之後，Toshiko 先生現出一種忽然沉思了一下的樣子——自從那天起，素威每天放學回去的時候，定要到隣接的初等科的寄宿舍去了。

把胸中的激動制伏着在先生的房門前扣門的時候，那時候的快樂，在一生之中怕是空前絕後的了。每日素威所做的事情，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了。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只把『Toshiko 先生』——這音樂的響亮的單語反復着，想今天見面時該說甚麼話。

有一天晚上，太遲了，怕先生一定等着在的，他這麼想着走去的時候，房門微微開着，先生靠在樓發上，穿着純白的寢衣。

先生默默地立起來，立地擁抱着素威。

『啊啊，我等了你好一陣了呀！』

把房門閉了的時候，素威感覺着一股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香氣。

『你曉得是甚麼香麼？木犀呢！』

幽幽地亮着的電燈，古風的桌子的腳，軟軟地陷在坐褥中的先生——就好像在那小孩子時所想像的夢裏的王國中徜徉着的一樣。

美的那晚夕，素威是不能忘記的。

其後兩三日內，素威便移住在只有一徑相隔的中學的寄宿舍了。就此——過了許多美的晚夕。

赤磚砌成的堅固的校舍，校舍之後碧綠的美的小學寄宿舍——沿此寄宿舍之下，素威在草地與花壇之間行過時，先生每肯從上面俯瞰下來。

素威與 Toshiko 先生的情誼，甚麼人都知道了。

有一天，素威走着平時常走的道路，遇着在小學校時，寄宿舍的寮母的 Tanisan。

「素威君，是往 Toshiko 先生那里去的嗎？——真是熱心啦！——趕急得很！——是那嗎——哦，每天你們做些怎麼玩兒呢？——種種的談話！——像很有趣啦！——啊——哦，素威君，你和 Toshiko 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在談論呢。你還年輕，倒很泰然，但是先生和你不同呢，你曉得麼？她無書無夜都在掛念着你，在你看來，怕只當是先生待得你好，但是在我們旁人看來，我們是很明白的呢。女人想的事情，我們女人立地是曉得的。唉，你同 Toshiko 先生年齡要差十歲，但是年齡爭差又有甚麼呢，戀愛到底還是戀愛。」

益性地說了就走了。——也不恨那 Tanisan 她的面孔好像從古以來，不曾有過少女的美好的時代，美雖不美，但是素來是可信用的人。

但是聽她那麼說時——唉，那嗎先生是怎麼地比我更有意義的了。戀愛就戀愛——是那樣的時，當然是更幸福的了。——

——因為聽了 Tanisan 的一番話，他進了先生的房間，也不敢正面視她。像以前一樣把手伸過先生的肩頭去拿東西，或者坐在檢發上靠着她，更要求要接吻她的那種親密的態度，更是不敢了。

那天先生的態度也更加不同了。回去的時候，先生的眼睛一面分外出出了種光輝，把雪一樣白的頸子伸過金色的欄杆上來望送着。

其後隔了幾天去訪問先生的時候，先生不在，因此失望。但是照房中的樣子看來，也不像是往遠處去了。那是月夜，想在庭中散散步，走出中庭，木犀花，香得異常。

在草原中夜露凝積着的小徑上稍稍走了一下，走到平時栽有雨蘭的地點了。那兒有的是白漆的木棧，假如不注意時，那上面的白衣人……那是一點也不錯，那正是 Toshiko 先生了。

「呀，素威——我心裏真快活。」

「先生，我在擔心你呢。」

『對你不住。走到這樣地方來，你怕吃了一驚罷。啊，我們回房間去罷。』
那麼說了立起來的 TOSHIO 先生，狂了的一樣把手搭在素威的肩上，在他頰上接連親吻了好幾下。

素威立着聽憑先生親他，他把手伸到先生胸裏時，窒了息的心臟的鼓動使他吃了一驚。

『唉，我只想永遠是個小孩子——』

『你也長大了呢。——長大去，真是討厭的呢。但是我們一同長大去罷。』

『就長大了，我同先生也永遠是朋友罷。』

素威的處女般的害羞心，使他把心裏所做的事情戰顫着只吐出了這一點。

『唉，朋友啊，朋友呢，我們不是師生。』

那晚上，兩人都默默地在月光之下，好像要凍結成一塊的一樣，縮小在那小的木櫬上。

『是運命呢，我們兩人。』

……

那是一天寒冷的晚上。素威走到先生那里去，TOSHIO 先生倚着窗緣，低着頭在。

素威就像貓兒走路一樣，悄悄走進房去。——美麗的先生！天使一樣的先生！——我有這位先生，是怎樣

幸福！——在這麼想着，同時，又好像起了一種害羞的心理，爲甚麼想着這樣的事情！

但是先生那美的心中所燃着的是甚麼呢？——現在就使一切破滅，——就使地球立地融解，只要我們

能住在這房裏的時候……發着這些奇想走近先生身旁——先生纔在哭。——

但是先生立刻仰起來微笑，從浸着紅條的瓶中倒出有顏色的水來，在汽爐管上——房裏都游着香潮

——木犀的香潮。

『啊哈，那天晚上——那月下的晚上，你記得麼！』

『啊，快活得很久了，那天夜晚——』

「素威，你不要棄我。」

素威仰視先生——好像呈着淒涼的眼色——他不回答，只跳起抱着先生的頸項接吻——同平時在家裏和母親的接吻——在素威心裏想來，覺得有些不同——自從那晚浴在月光之中，在戀愛（？）中劇烈地戰慄後以來——

「多謝你呢。」

素威額上，滴下了大珠銀滴，滴了好幾顆，好幾顆。

「我是太不好了，我總有一天會來償罪，等我那刻時候，等我到那刻時候……」
以下的話，先生的眼淚把牠說了。

翌日的早晨，素威處小使把先生的信送了來，說是回鄉去了，一直要住到聖誕節（Christmas）。

「先生嗎？」

「已經動了身了。詳細的事情，說是信裏寫得有。」簡單的先生的信中寫的是——

「我因為是柔弱，怎麼也不能向你明言。昨天晚上多謝你了。我到聖誕節日再回來，請到我房裏去等我。木屋下的那一晚，請你不要忘記。到了家時立地便要寫信給你，請你等我。我的抽屜裏面有兩樣東西是送你的，錶與像片。」

「請你相信運命呢！再見！」

素威好像狂了一樣了。

走到先生房裏去，在梭發中哭了。

跑到木屋樹下無意識地亂搖。

跑到寄宿舍去，把房中的什物蹴得零亂。

上牀去敲着鐵柱，蜷着身子在渾身中亂搔亂扭——如此繼續了兩三天，等到聖誕節還有兩禮拜——

有一天素威歡喜地接到先生一封信：

『我病了喲。

到聖誕節那天，我能不能回來，說不定。你將來到京都來的時候，請追念我罷。我一生只有你一人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想我會痊愈，我想我是能夠痊愈，因為有你要留我在這世上，只有今天我把日記中輟了。在最後一行我寫了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又寫了一句。

Choir en destinée

素威，你一定是明白的呢，那相別的晚上的……

請了素威！

Toshiko]

其後不久素威驚惶失措地接了一通電報——

先生沒有等到聖誕節——死了。

讀完電報之後，素威以爲『解決』了。

那當然是一切的終結。

素威還是活着在——保持着先生的唯一的遺品，小錶，和怪美的時候的回想，活在與自己太析懸隔的社會之中。

(附白) 我們在日本由幾個朋友組織過一種小小的同人雜誌，名叫“Green”，同人是郁達夫，何畏，

徐祖正，劉愷元，品孫和我。品孫這篇小說，便是“Green”第二期中的作品。原名本叫“Croire en das sinee”（相信運命）。原文本是日文，我因為愛讀此篇，所以我慫恿他把牠譯成了中文，改題爲“木犀”。二國的文字，有牠特別地美妙的地方，不能由第二國的文字表現得出的。此篇譯文比原文遜色多了，但他根本的美，幸還不大損失，請讀者細細玩味。

沫若

九月二十日福岡

載創造季刊

——這兒統統算好了：除了收過的一百佛郎，還欠着一千零四十佛郎……

我前面站着一個高大的法國婦人，穿着一身黑衣，臉上露着巴黎式的狡猾的表情，手裏拿着一張賬單給我。這是服侍蕪雲生產的產婆。

愛國的醫生熱心地介紹的這位產婆，是兼作着一種寄宿舍的生意的。她把蕪雲當成了一位到歐洲遊歷的東洋資本家底小姐，房子餐品，都按照着上等的水平去佈置，再加上醫藥和服侍的人工每天平均是需

要着六十佛郎。蕪雲是生產前後共住了有半個多月的光景，結果便是一筆驚人的賬目。不消說產婆是和那位愛國的醫生串通好了的，他們一定是看穿了我與蕪雲這兩個不懂事的外國人，利用了我們要祕密的弱點，就順手敲了一筆竹槓。這個自然我心裏是明白得很，不過同時，我心裏一樣也明白不能夠和她爭執甚麼的。我把我幾個月來到處借得的錢和我投稿給M城底一家週報（這是M城底房東陳某先生給我介紹的）所得到的稿費統統送給了那位產婆。

蕪雲生了一個女孩，當天就被孤兒院抱了去。對於這個在她未到這世界以前便先決定了她底悲慘命運的女性，我是完全沒有見面。就是蕪雲對於自己底可憐的女兒，大概也沒有看得清楚，我只由蕪雲手裏看見了一張孤兒院交給孤兒的移交人的證明單，那是準備和孤兒有關係的人探問時用的。蕪雲在那張單上給女孩起了一個名字叫作“Patrice”，這便是母親對女兒所盡過的唯一的義務。無疑地，蕪雲是沒有到孤兒院去探問過；那張證明單不知道以後是不是存在，或者蕪雲在自己屢次生活底變化中間爲方便起見，也竟把牠毀掉了罷！

女孩自然是以後誰也不會知道她底消息，能夠想到的便是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樣，跟隨年復一年向

人間展笑的春光增長着她底年齡，她底智識，她底容貌……悲慘的命運卻決不能妨止她底成長——這應該感謝『自然』的——也許她是一個聰明的，勇敢的，甚至是動人的姑娘……現在，當我在寫這幾行的時候，算起來她已經有十歲了；若是她還在，就是說悲慘的命運若沒有濫用她底體力時，那巴黎底工廠中，是就快要多添着一個奴隸；她是快要爲法國資本主義去服務，快要開始在那一羣和她同樣地位的工人中去攪耗她年輕的體力和年輕的血汗的了——這個女工將來的前途是怎樣，誰知道呢？或者是和某部分受現社會壓迫的人物一樣，無意識地墮落了下去；或者有可能遇到某種人底引導，走向另一方面，甚至將來在法國必然的大事變中間能作一些相當有意義的事體，表現淪落的勞苦羣衆底靈魂之一點星火……這些，誰知道呢！……

蕪雲這時決意要去里昂，她底理由是她在巴黎熟人太少，里昂有她許多同鄉，可以去設些法好維持，暫時的生活。這是真的，我替她處理完了她生產的這樁大事以後，我手頭是已經到了十二分貧乏的地步，連我自己底生活也馬上就要成問題了。大概是在她出了產婆底優等旅館後再過了一個星期的樣子，她便照她底計劃動身。我在巴黎車站上送她時，她再三地叮嚀着要我不久便去看她，並且用一種女性特有的傷別的慘澹表情，她顫抖着聲音對我說：

——不要只記我底過去……我以後一定會抵抗一切誘惑……只要你不放棄我，我是決不會再使你受痛苦的……

我和蕪雲的戲連續地演到這兒，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頂點了……

蕪雲走後不久的時候，很突然地，我接到一封帶均由丁城寫來的信。這信敘述着他和蕪雲接近後所惹起的各方面對他攻擊的情形，他把那些攻擊的聲音綜合起來反投到幾個人底身上去，他說那便是攻擊他的主謀者之一羣。他所舉的幾個人底中間會賢也是一個，還有些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最要緊的是他露出了一種對我的懷疑，彷彿是自從蕪雲到了丁城去了以後，我便間接地製造了一些使人得以攻擊他的

空氣，他特別指出，說他所舉的幾個人都和我認識，接着就說我應該替他作些名譽上的辯護，並且加上說我所處的地位和我初到巴黎時他對我的友誼都是促成我爲他盡這次義務的理由。——這是很明顯的，帶均是很聰明地定下了計劃，葉雲既是已經和他脫離，當然盡可能地把過去的一段歷史，在表面上洗刷乾淨是最好的事，至於擔任洗刷的職務，除了我又是再沒有適當的人物，因爲由我出來否認他和葉雲的關係，那纔可以使別個相信，同時，還有葉雲生下的孩子的問題，帶均一定爲這件事感到了很大的憂慮，在他想來，也只有由我出來這樣的說一番話纔可以免去將來對於他的麻煩，不過，我必須聲明，當我接到帶均底信的時候，我卻不會立刻觀察出帶均底這些用意，因爲他底信寫得太過動人了，帶均一向並不長於文學，可是這封信卻好像是烟士披里純了的作品，他用一種有色彩的傷感主義者底鼓動手法在刺激着讀信的人。（可惜的是我把這封信失掉了，不然，我一定把牠公布在這兒。）我是真的被他打動了，被他底藝術打動了，他底勝利就在使我在那個利那好像忘記了他所有的過去的行爲，同時使我心中爲他起了一種不平的義憤，幾乎是顧不得用一點時間去思索，我便作了一件狠像是帶些詩意的理想主義，同時卻也不可否認是散文的拙笨形式的事情。——我很快地依了他底要求，給他所舉的幾個人每人寫了一封信去。

在那幾封信中，我出了很大的氣力給帶均辯護，並且盡我感情能衝動到的都以感情去代替了一切應說的話，我完全沒有想到將來和人結怨的這回事，公然把一種會引起對方狂怒的責備，一點不客氣地擲向那幾位很顧面子的留學生底面前去。我記得那幾封信中資備的最厲害的要算寫給會暨和一位我在上海辦報時的同事叫作羅餘岑的兩封信，原因是會暨一向愛管閒事，並且常常以舊道德的立場沒有選擇地罵音別個，羅餘岑則是一個會暨底純粹擁護者，一個會暨底留聲機。

其實我所以能那樣憤慨，現在想來，主要的還是我意識間很久積壓着的感情底爆發，我是一向便看不慣那般留學生底虛偽的行動，自從那一大批勤工儉學生被強迫送回國了以後，在歐洲底留學生除了極少數是思想前進的份子而外，其餘的多半是具着整個前世紀的頭腦的人物，而其中最使人起反感的便是會

『一部分人和』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曾賢和『少年中國學會』是有最密切的關係，並且隱隱地支配着『少年中國學會』底全體，像周虛成、汪廣季、幾個『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都是在把會既當作唯一的偶像的。)這般人在當時留學生中算是處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一面和名流政客官費生有着勾結，一面又和勤工儉學生相周旋，在一種中間地位所養成的相當勢力之下，他們好像儼然自居爲裁判官一樣，常常狠嚴厲地抨擊着別個底行爲。可是他們所抨擊的從來沒有名流政客官費生在內；同時他們自己底行爲，也並不比他們所抨擊的人好出了多少，所不同的便是他們許多事都是避開人做，而別個則是完全公開——就只是這麼一點這種情形，在我已經是看得實在忍耐不住，不消說，一方面他們又在不時地反對着我，這樣，一天一天地我已經和這般人在精神上形成了兩個世界。因爲有了這種原來的成分，所以帶均底事纔會使我那樣激動。這個後背是有新舊人物底衝突的意義在活躍着的。——自然，我那樣正式地替帶均辯護，卻也是不能否認的太過幼稚的舉動。我是完全被臨時的感情所迷惑，結果說了許多掩蓋事實的假話……這層，當然是太不高明了。

關於『少年中國學會』在這兒不妨多說一點。這個團體在五卅運動以後，算是震撼了一時，當時智識界對牠的理想幾乎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但是現在我們回想牠到底有沒有作過些甚麼重要的事情呢？這們我們可以很快地回答：沒有，除了一點零碎的西洋資產階級底學說的介紹，甚至在那學說本身上還不會弄明白的介紹而外，甚麼也沒有。這一個純粹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集團，所壞的就是沒有中心的主張，在當時某名流提出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之下，的確是造成了一種空氣，『少年中國學會』便是這空氣中的最具體的產物。不用解釋，這種口號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欺蒙羣衆的呼聲，這兒是流露着不願推翻現社會經濟制度的明顯的表示。當時中國是承繼所謂『戊戌變政』而更進一步的資產階級底大規模文化運動的時期，新興階級底政黨還沒有正式產生，一般小資產階級自然只有跟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前跑，這種集團之不能獨立和立刻要陷於分化，在老早便可以看出來了。最有趣味的是所謂

『少年中國學會』底會章上面印着幾項空虛的，觀念論的抽象名詞——『純潔』、『奮鬥』、『互助精神』等等，作爲會員同志底信條。並且周虛成還做過一篇文章，論列了好幾條青年應守的道德，似乎特別把『純潔』一個名詞，使勁地解釋了一番。汪廣季也狠誇大地發表着言論。若說是青年離開『少年中國學會』那樣『純潔』的團體便再沒有出路……在當時，自然會有一部分人去聽這類的話，甚至竟製成了一種表面的勢力。不過，團體由牠底社會基礎而得的必然結果卻一點也沒有受這個底影響。一到新興政黨在中國掌握了頭，『純潔』的『少年中國學會』便立刻由分化一至於段落。這時智識份子也開始明白了不談主義，只談問題是得不到甚麼解決的。於是，首先『少年中國學會』底領導者之一，後來在北京慘死了的李修昌便堅決地放棄了『少年中國學會』去作另外有意義的活動。跟着便是一大羣人脫離了這個團體。結果是除了幾個不管事的份子以外，不願退後的份子都去加入了新興政黨，不願向前的份子都歸到曾經領導的國家主義底旗幟之下。

在我，起初是和這個團體發生着友誼的關係，原因是牠底幾個重要角色之中有一半便是我在上海編輯『救國日報』時的同事。不過，那幾位同事卻在狼狽便露出來了和我思想上的分歧。最顯明的是我和他們同主持着那個以單純的愛國宗旨去號召的報紙，可是我卻在那報紙上發表着社會思想的言論，同時還作着上會的活動。——雖然那些言論本身底時代是在成熟以前，並且那些活動也是被雜氣和無理解所充滿，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我是已經有了一種和當時環境正相反對的意識了。——而他們則是完全抱着『愛國』的班剝銅像底腿到死不放手。本來他們也在勸誘我加入他們底團體，可是在我還沒有正式表示的時候，便被我到巴黎後和翦雲的一場戀愛弄得打斷了下文。關於這層，後來鄭白基（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是和我過去大半的生活最有關係之一人）曾說是我和郭麥弱幾乎處於完全一樣的情形。這是狠不錯的。郭麥弱本來也和那幾個『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有過狠深的關係，以後所以變爲敵對的就是因爲郭麥弱有了和日本女子結婚的一件事，這個現在說起來，怕會使人覺得出乎意外。『少年中

『國學會』在牠底那種莫明其妙的會員底信條之下，支持牠底存在的便是一種虛偽的道德觀念，而那幾位重要角色，發揮那種觀念時，又以男女問題爲反道德的極致，所以凡有人和女性結合，只要稍微和一向傳說的形式有點違背的，便即刻在他們面前成了最大的罪人了，我還記得郭麥弱還有過一封通信登在『少年中國學會』底刊物上面，那時郭麥弱是纔在開始文學事業，對於『少年中國學會』還像懷着十二分的熱忱，在那封信中極力向周虛成、汪廣季，甚至曾暨懺悔，並且把自己比成了 Anselm。但是那卻是一點也沒有打動那幾位自居爲少年中國的領導者底心坎，罪人還是罪人，現在我計算起來，和我同時代並且還作過朋友的許多參加那時文化運動的人物，要說到始終一點都不肯轉變方向的，怕就要算他們那幾位先生了，不管時間怎樣使前去的浪潮在他們底身邊瀾過，可是總不能在他們底思想和行動上尋出一絲社會進化的痕跡。一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國家主義政黨中的最上層的要人。

當我在里城時，住在歐洲的『少年中國學會』底一部分會員曾和我有過一次聚會，曾暨也出了席（他雖然一面罵我是應該鎗斃，一面卻還和我周旋着。）發表了許多他底主張。那次我便透澈地看出了那一般人之不能夠和我合作。他們和我起了一陣辯論。我是再三地講着一切問題都要從改造整個的社會這一方案上着手，並且還舉了所謂人類底永久問題像愛和死等等去作例，說是凡有犯了不正當的愛和罪惡的死的都不是本人底過錯，而是由於社會底不良，他們則另是一種見解，以爲個人底行爲完全要由個人負責，社會是決不辜負個人，同時，改造整個的社會也只是一種夢想，人應當克制自由的私慾，極力維持現社會底秩序。——在這次的聚會上只給我留下了些滑稽的回憶，一位表示很熱心的大塊頭的先生在堅決地說中國非有一個馬志尼不可。但是接着卻又用疑問的口氣說不知道馬志尼底學說是不是和盧梭一樣，若是一樣，那還是沒有好些，曾暨一向便患着有消化不良的口臭病，他一點也不怕妨礙別人，涎沫四溢地在申述着他終身的志趣是要學他的同宗曾國藩。

就是在這次聚會中，我得以知道了那般未來的國家主義者，正在聽從曾暨底指揮和一個住在國內的

會員起着嚴重的爭鬪，這個會員就是後來在大革命中有最大的聲望，並且在不久以前犧牲了的譚台鏡。在那時這個革命者已經和那般先生在思想上以敵人相見了。我還記得爲的是台耀發表了一篇論文，一篇說青年應把身子放到工農方面去的論文，這在會暨看來簡直是一把關破神經中樞的斧頭。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會暨纔用對仇家的眼光注意起『工農』這兩個單字合起來的名詞了。以後他是發瘋一樣地毀罵着工農方面的勢力，幾年後又在國內正式地把他底恐怖病寫在他主辦的『醒獅週報』上與新與政黨作戰。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前面所說的事件上去。我爲帶均給會暨和『少年中國學會』底幾個人寫了信以後，我忽然覺得身上輕鬆起來了。那幾封信就是我給那般人的最後通牒，從此兩方面便斷絕了所有的關係。若果我的記憶不錯，就從這時起一直到目前，我是再沒有再見過那般先生中之任何一人，不過問題還不止此，還有我從這時起也和帶均結束了以往的交誼，在我覺得我替帶均充當了這次律師，已經可以報答他當我初到巴黎時幫助我的種種好意，以後實在再沒有繼續和他做朋友的必要了，我這時的精神好像是突然起了一種變化，——突然堅強了起來。我覺到了我一身的孤獨，決計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作自己生活中的安慰，問題即刻逼到了我底腦中：一個人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中要不斷地經歷這樣多的變故，一個人和別一個底心情相差得這樣的厲害……但是怎樣去了解呢？怎樣去解釋呢？苦味的疑惑搖撼着我，終於，我把我拉到哲學底領域裏來了。

一天，在我新搬來的拉丁區底一家小旅館中開始了我底哲學的研究，我把許多生物學書籍統統賣給了塞納河畔的舊書鋪，連我從日本帶到上海，又從上海帶到歐洲的幾本日本文的『解剖學』、『遺傳學』等等都一起加在內而這樣所得到的一點錢，我拿去從新買了幾本哲學的古典書籍。我和那些『Pars. maeium』、『Lehincane dicimlreata』作了暫時的告別，把我底腦力移到了施比諾沙尼、采康德底身上。我德文的知識也便是在這時整理起來的。

智識底大海展在我底面前了，我渴了一樣地在吸着那大海中的水滴，整天地幾乎連飯也不吃，我常常坐在圖書館中爲一個名詞或一個熟語去翻閱着那些裝釘得很古的經典，那種儲藏古今人類思想底精華的聖殿，對於我是特別有一種引力，我一走進到那兒，便再不願走出。有時爲了麵包底斷絕，我要寫些法文的短文章寄到M城底週報去的時候，也好像只有坐在圖書館中纔可以寫得成功……

若果我對於一兩百年來的資產階級學術底系統能懂得一點，那就不能不說是這時期的功勞。先是德國十八世紀奔放浪漫熱情的幾個哲學家拉住了我，可是不久我便又在費兒巴哈底著作之前低頭，由實證論者的孔德涉獵了下去，我知道了戴納、居友和其他的人。當時我心目中便定下了一個思想底歷史行程的系表——我把近代學術底進展劃分成了三個時代：第一是精神論和觀念論支配着一切，形而上學是這個時代底唯一根據，第二是經驗論和進化論支配着一切，生物學成了主要的科學，第三便是唯物論的時代，自然是經濟學作了基礎。這個劃分的形式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發現有大錯誤。要是從十八世紀初葉算起時，那我這個系表中的第一時代底階級，背境恰是從封建階級到資產階級，第二時代底階級背境則純粹是資產階級，第三時代自然是新興階級了。這個或者機械了一點，但是我敢說我當時能有這樣一個學術上歷史進展的觀念，便是我後來能澈底轉變方向的注腳。

本來是解決自己所懷疑的人生問題，結果卻是沒有做出自己所要得的答案。僅僅我還記得是把尼采讀完不久的時候，我感覺得這位強者的哲人底理論恰和托爾斯泰是分成了南北兩極，我就想在這兩者底中間採取一種適當的態度作爲我底人生哲學。我把這種見解曾做成了一首長詩，用了『與二大哲人的對話』這個題目，內容是敘述我在幻覺中先看見尼采，繼又見了托爾斯泰，在許多冗長的會話之後，尼采在我底左邊消滅，托爾斯泰在我底右邊消滅，我在他們兩個遺留下的大足跡底中央前邁了去。這首詩好像是佔滿了十多頁甚至二十頁的狠大的原稿紙，並且能够避開觀念和教訓的堆湊，音韻的技巧也不算太壞。我把牠寄給了當時上海『時事新報』底『學燈』副刊，不料被編輯者壓了下去，沒有使在我底切望中出世，

但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隔了兩年以後，卻又突然被發表了。不過這首詩底命運卻總是不幸的，牠竟被『學燈』底編輯者割去了十分之九的血肉，把十多頁的一首詩刪成了不到一欄的幾行速寫，同時，還沒有印出作者底名字，使人看去，好像是出於編輯者底手筆一樣。我寫信到『時事新報』要求把我底原稿退回，但是沒有答復。我底人生哲學就這樣落在了空虛的墳墓裏。

我正式從事了文學的創作也就在這個期間。——本來，我著作家的生活是開始得很早的：距離這時將近十年了的當我正十三歲的那年，我已經是本省『秦風日報』底投稿者之一，以後在十六歲時又是『秦鏡報』底唯一的負責編輯人。文學底醉人的杯子一向便在我面前閃着牠可愛的泡沫，我還很清楚記得我在日本時那種努力想在過去舊文學中佔領一個坐位的慾望，那時我甚至還曾經用了一種地方藝術的觀點給李商隱注釋過半部詩集；在上海辦報時雖然處於那種極端的政治氛圍之中，我卻還是不會和文學絕緣，並且新文學的試作的慾望，在那時便跳動在我底手指上了。不過，這些都不算甚麼，要說我真正是開始文學的工作，那卻不能不從我在巴黎的這時算起。

一切現象都有牠們底因果關係，我所以能在這時正式走上了文學創作的一條路上，自然也是很容易解釋的事情。過去在實生活中滾滾來去的我，自己努力的目標本是在政治上的，而結果好像是一點都沒有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影子；這個失望的苦悶會把自己拖到另外一種方式的活動上去。——這是一層原因。在這時我算是過着一種由混亂的東方遷移到所謂文明發達的國度裏的生活，這生活給了我以環境上的變化，而在這個變化之中又有一種矛盾的刺激，這使我要尋求一個表現自己感情的機會。——這又是一層原因。其次，我由窮苦得來的許多痛苦也在逼着我發洩，不消說也是使我走到文學創作方面的一個附帶的理由。但是這都是僅僅從我個人際遇上出發而來的解釋，要是從整個的時代來說時，那這時中國底浪漫運動正要起來，我不能否認我也正是這時會中之一人，所以，必然地，一向傾於文藝的我在這時要有創作落地。在中國，前世紀底九十年代中是一個重大的時期，民族覺醒的曙光，資產階級底擡頭，城市文化運動，一

一切一切都從這個時期開端。我們拋開中日戰爭本事所佔據的一八九四到九五的兩年，從一八九六算起一直到大革命前夜的一九二五，恰是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間，政治的活劇真是演到波譎雲詭的地步。承繼資產階級自由運動的『戊戌變政』這一 Prologue 而來的『五四運動』，狠確切地是一齣發揚『戊戌變政』的 *Symphonie*。在這個偉大的曲奏之中，資產階級把牠底思想算是給了全盤的解放和全盤的建立；對於舊制度的猛攻，對於孟孔學說的推翻，『科學與德模克拉西』口號的提出……同時文學工具的改革也挾着高潮的勢力而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底文化基礎在我們面前成立了。在這個文化基礎上，一定會有一個文學運動立刻跟着產生，並且，必然地會是一個浪漫運動。

一九二二年便是中國文學底浪漫運動開始的一年。擔負這個使命的便是『創造社』這一文學團體。——而就是在這一九二二年底前一年，*Sturm und Drang* 底成分便在各地醞釀起來了。

這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件奇怪的——但實際上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事體。當我在巴黎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時候，遠隔重洋的日本便有郭麥弱幾個人，在作着同樣的工作，並且還準備聯合同志以互相交換意見和共同努力。一天，我接到日本朋友的信，把郭麥弱介紹給我，並且附了他的一首詩的創作。以後又經了幾次的間接通信，我和郭麥弱之間便變成了直接的關係。『創造社』的這個名字，便在大家底信中常常返復地提說着，不過在日本和巴黎還未曾開始這樣的通信以前，從日本從巴黎寄出的作品，卻都早已飛騰在國內的各種刊物上了。

這時我給鄭自基的信上寫道：

「是的，人生處處是罪惡，處處是痛苦，但是要知道，罪惡，痛苦，都帶着有催人前進的意義。我敢說天下事都是兩面互相影響着的，最反對的方面也就是給了很大的力量的方面。沒有矛盾，人類要成就事業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要當經過「不完全」時，忘了去求「完全」……」

「我先批評一點別人底藝術。我們先就日本底文學來說，像夏目漱石底「餘裕」派的文學，那決沒有甚麼價值。因為我們既是人，就當製造人生的文學。像他在高濱虛子底「鷄頭」序中宣言的「不觸着之小說」，無論很難做到，——就是他自己底小說又何嘗都是完全不觸着的小說。——即純粹做到這等地步，也不過是一種無用的作品。換過來說：我以為就是他主張的「低徊趣味」也只有「觸着」人生的小說纔配。有他底餘派派的文學，其實就是遊戲派的文學，那是會使文學一直地墮落下去的。還有像森鷗外更是沒有道理，他公然表明他是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這個，我門暫且不要說到藝術，首先就不是做人的態度……

「我總覺得藝術的製造應該站在實際方面，我們底實生活已經很够用了。若是我們身邊的材料都不知去用而在身外去尋求藝術，那是糊塗而可憐。再進一層說：藝術並不是人底娛樂品，藝術是促進人生的改造的一種工具，藝術不是專為安慰人底目前，藝術是還為安慰人底前途……

「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人生就假定是沒有希望，文學家也要努力去觸着牠。就是人生真已達到像永井荷風所謂「冷笑」的程度，我們也不能學森鷗外那種用遊戲去應付的辦法。人生底「不完全」，一便正好使我們去求「完全」……」

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出我這時是以我相當混亂的哲學觀點去檢討着藝術的。這些話裏所含的理論，雖然和我後來一部分創作裏的表現像是有些矛盾，但是這兒卻活躍着一點時代底精神，那便是浪漫時代底一種氣息的洩露。尊重人生，這正是資產階級開端自由運動時所奉行的信條，我們知道狄德盧曾勸戲劇家不要離開實際生活，同時又主張藝術底任務是在贊美壯偉的善行和敬惜可憫的際遇等等，這正和我這兒底見解是完全一致。

這時我最努力的作品是一首長詩「支那。」在這首詩底題目下，我還用了“Paradoxes autobiographiques”這樣一個小題目。內容是用中國封建社會中許多悲慘的現象作背景，敘述着我從幼年一直到壯

年的生活，這首詩裏面所流貫着的熱情，一直到現在還使我一想起身上便要來一種顫慄，我還記得牠底最後一段中有這樣兩句：

二萬五千尺的天山呀，你怎樣還不倒下來，倒下來塌在我底身上！
一千九百六十里的長江呀，你怎樣還不氾濫上來，使我連所有的靈魂一齊淪亡！

若是說浪漫主義的特徵是 Individualism 底抒情的發揮時，那我這首詩確是做到了。一面，我在這首詩裏還用了許多科學名詞，像 “Fluoreszenzphänomen”，“Faktorenkoppelung” 等，都算是打破了一向的慣例。現在我記不起這首詩共有多少行，只記得我把牠寄出的時候是捲成了一捆，幾乎像一本小冊子一樣。牠底命運是由巴黎走到日本，經過幾次輾轉地傳閱以後，又由日本走到上海，以後便失了蹤跡。

這時我在巴黎認識了一位和我很有幫助的朋友，不可不在這兒把他特別記了出來。這個人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奇人」，他底姓是卜里葉，名字是法國人一般常用的羅伯兒。他本在外省一個圖書館中充當着祕書，因為他底思想是接近 Marxism 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所以被當地政府逼迫着他離去了職位。他底一條左腿已經被大戰奪去，在他失掉了的腿底位置上裝置了一條假腿，走起路來總扶着一根手杖。可是他好像對於他底殘廢並不去怎樣關心，每天只是很有精神地到處跑動着，他來去的領域是非常的廣泛，除了工會和政治集團而外，大多數的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教授，學生，都和他有私人的關係。他底博學也是很够使人吃驚，他不但一般科學有相當的素養，並且還具有特殊的文學上的才能；此外，他還懂得音樂，繪畫，建築等專門藝術。但是還不止這些，因為旅行的地方很多，他語言學底知識也是很好的，所可惜的便是他具着一種不愛著作和有著作不愛發表的脾氣，他是可以費上整天的工夫用口回答人領教他的問題而不肯提筆寫一個字。他一生出版的著作，只有薄薄的一本地質學上調查的小冊子。他也從事於戲劇的創作，但是一直

到原稿變成了黃色，還不會和社會上任何人見面，他幾乎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送給實際的活動，他好像以為所有的文學的工作，在一個社會未曾改造以前，是占着十二分不必要的地位似的，他對我的幫助很大，但在學問上他是我底金庫，就是我得以對於歐洲社會有一點表面的認識也是他底功勞。他介紹了我許多朋友，生活方面也蒙他常常地接濟。這位社會主義者的奇人算是和我前後往還了不滿三年，便死於 Typhus blennialis。他一生獨身，死時大概是五十歲的光景。

我和這位朋友初認識的時候，是在拉丁區底一家咖啡館裏面。他正和一個滿口白鬍鬚的老頭兒高談，我無意地加入了他們底關於歷史的辯論，我底論點不期和他站在一條線上，並且越說越接近了起來。這樣我們便很快的成了朋友。那位老頭兒原來便是法國文學重鎮的阿那托爾法朗士在辯論散場的時候，這位偉人儘管地聳着肩膀，表示自己失敗後的憤怒，並且口裏還不斷地咕嚕着說：『不管怎樣，我總是懷疑，懷疑』

我憑了卜里葉底介紹，還得以認識了海洋作家羅狄和其他一些文學作家。立刻，文學成了我環境構成中之十分之七八的原料。我放棄了在法蘭西學院聽的哲學講座，我在巴黎底文學家之羣中交際了起來。

這時，巴比塞底『光明』週報正由一張很小的報紙改成了雜誌的形式。巴比塞一篇批評羅曼羅郎底主義的文字激起了一場論戰。羅曼羅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會的主張，他以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讚美的手段。人道主義與暴力革命的主張，在雙方文字中狼顯明地爆着牠們底火花。這在我，羅曼羅郎和巴比塞都不曾見過面，一向羅曼羅郎是我表敬意的現代作家之一，而這次我卻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但是同時我卻像感覺到巴比塞底文字中缺少一點甚麼成分。不過我又不能明確地指出。這個，現在自然明白，我所感覺到巴比塞文字中缺少的成分便是階級爭鬪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決定論的說明……這是巴比塞這人一向的缺點，直到現在為止，他底議論中還常充滿着觀念和神祕論的瘴氣。我敢說，巴比塞要是再不前進，一到歐洲偉大的事變到來時，那他是很危險的。因為戰鬪的唯物論底歷史的進展，必然地不能容一個不理解

人類解放過程的說道者底存在。巴比塞過去所有關於革命的議論，我總覺得有些地方和馬克斯所指摘過的鮑埃爾有些相像。

不過在當時，巴比塞和羅曼羅郎底論戰，卻是一個現代文壇上不可泯滅的事實。這個至少在智識界面前展開了社會思想之兩個派別，至少可以使智識界對於空想的世界主義和實際社會革命的主張有一個思索的機會。在當時不成問題地凡是頭腦明晰的人，一定會從羅曼羅郎底言論中認出了不相信暴力的人道主義在暗地和資本主義搗手的陰謀。這場論戰確算是搖振了一時，僅就我在巴黎出入的幾個文學家底集團中便可以看出這種情形，幾乎是十個人有八個人總談論着這件事的。但是這兒還得有一點聲明，所謂搖振一時，卻只能限定一般和一向傳統社會有些階離的人，文學家像阿那托爾法朗士和羅狄便就不同。我去問法朗士關於這事的意見時，他和我第一次在咖啡館遇見時的態度一樣，結果是他對於任何方面都要懷疑。羅狄則更乾脆得狠，他對我說他從來就不管這些徒去自擾的爭論——像這類的人是怎樣也不會受這場論戰底搖振的。

說到羅狄和法朗士這兩個在法國文壇上佔過極大勢力的人物，或者讀者願意我在這兒多說一點。不過這在我卻是狼困難的事，因為這兩位巨人和我目前的心境大不相同，要去追記他們，實在使我感覺不到甚麼興趣的。記得有一位批評家說羅狄描寫勞苦民衆底生活正和高爾基一樣，這是大錯特錯。羅狄底作品我從前也曾拜倒過一時，他底充滿詩意的描寫確是能够使人迷戀。但是很奇怪的是羅狄底作品能够那樣不含蓄地描寫水手漁人，水兵，殖民地兵士等底生活，而羅狄本人卻始終是爲帝國主義政府服務的一個忠實的官吏，他自己居處底奢侈和他性格底貴族也和他描寫下層人物的一部分作品好像沒有聯繫的可能。這個要是用得着我們來作一番解釋時，那便是這一位巨人，只是站在他自己階級底圈子裏面去流覽那般勞苦民衆底生活的。他留意勞苦民衆底生活，只是爲找他做詩的材料。他同情於那些人，也只是站在上層的地位去洩露的一點悲憫的情緒，或者可以說，他所以爲他底著作採取那類材料，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已

有的憂鬱的心情，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習慣的陰暗的筆觸，總之爲的是他自己，此外再沒有甚麼了。我們不否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同時也不忘記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偉大的作家。他雖然一樣在描寫着勞苦民衆底生活，但無論如何是不能和高爾基相提並論的。——好，這便是羅狄其次，法朗士這不消說更是一位世界的巨人。他底文學的才能確是不可多得，他底機智和駁難也確是能夠出衆。但是這些可稱讚的特點，卻不能掩飾他主要的意德沃羅基底貧弱，他一味的嘲弄着世界，他用個人享樂的態度從事着他底製作，他把一切事物都納於他懷疑的哲學底懷中……我們可以說，在法朗士底面前，甚麼都要失掉了牠底真實性了！正確的批評家說他代表資產階級臨終的智慧和這是一點也沒有錯誤，他自命是社會主義者，他底作品雖然有時也在攻擊着社會底現狀，但是，我們到頭還只能把他供到資產階級底神堂裏面去。記得一位俄國底作家到巴黎會了法朗士後寫道：『全身柔軟……具着亨利四世等所喜悅的廷臣底姿態……』——這印象不但是恰切，並且還是妙到不能再妙了。

我和這兩位巨人的交情自然是都談不到甚麼親密。羅狄並不常到巴黎，見面時他總喜歡說到東方。尤其是中國，他好像始終還不忘記他早年浪遊過的地方，用一種詩人回憶的神氣他總在不停地追懷往事，我們之間沒有過甚麼特別的事迹，他看我是「一個年輕人，我對他也不曾抱過分外的希求，同時他那時也已經像是有些衰病了。法朗士底家中我倒是去的次數比較多點。這位懷疑派的大師有時要我譯幾首李太白底詩給他聽，我也從他學得了些法國文學史上的智識。有一次他邀卜里葉和我聚餐，坐中還有一位是西班牙底名人伊巴涅支——在我，這算是看見伊巴涅支的唯一的一次。這人和法朗士恰是一個相反的人物，滿臉上突露着自負和剛強的神彩，眼邊和唇邊閃出了政客甚至官僚的習氣。屆間不知道是怎樣開口，法朗士忽然暢談起了社會主義，並且說自己是一個包爾寧維克，真正的包爾寧維克。他底話好像很長，越談越起勁。我注意着伊巴涅支，這位露骨的民族主義者起初在一聲不響，等到法朗士底話講完後，突然爆出了一陣憤恨的喊叫，我不禁吃了一驚。用着西班牙曾尼的法國話這位民族主義者說道：

——收起你底包爾塞維克罷！你憑甚麼能坦白地講這個名稱呢！我只知道共和，不知道甚麼包爾塞維克……但是你若是要自命是一個包爾塞維克時，那你先去進幾次牢獄後再來誇張……不然，不然我勸你還是談談女人和酒比較好些……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法朗士聽了這話一點也不生氣，好像只簡單地答了一句，說他本來對一切便是懷疑，意思似乎是說就是他自命也是一員的包爾塞維克到頭也還是使他懷疑，所以他儘可以不去行動。不知道是一個甚麼念頭在我心裏起伏了一下，從這次以後我便對法朗士疎遠起來了。

這時華盛頓會議已經開幕，中國除了政府底代表而外，還有幾個國民代表。留學生對於那幾位國民代表興奮極了，以為他們定可監督政府底代表，使中國在華盛頓會議得到很大的勝利，有些人組織了一個後援會，留學生和華僑在主持着會事，到處去接見各國底政府要人，到處去發布請願的文字……還有許多留學生在互相聯名做些文章，在歐洲幾種報紙上發表，內容大都是一致地擁護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各強國，同時在肯定英國和美國一定可使中國有種種的便利。中國底國民代表也不停地從華盛頓打電到美洲底公使館及其他團體，報告說英國和美國——特別是美國，一定會出全力給中國以援助……

朋友邀我去參加後援會，我拒絕了。我當時雖然還不能澈底明瞭世界大勢，但是對於各帝國主義的幻想卻是一點也沒有。中國所派的幾個國民代表對於我更是距離太遠，我覺得他們並不能代表甚麼國民，不過是幾個新的官僚罷了。我覺得沒有把自己精力，獻給這個無意義的運動的必要。

當英國和美國在華盛頓會議對於增加關稅，退回租借地，考查撤消海外法權等提案給了中國代表一點假的面子的時候，在歐洲的留學生都好像高興得忘記了自己，中國駐美的名流，政客，都狠自滿地宣傳着說中國從此便會政治獨立，新的轉機便要降臨。——說起來可憐得很，那些名流，政客，只顧着一時說得大快人心，可是等到以後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事實上不見退回，海外法權依然照舊，連二五附加稅的實行也感

着困難的時候，他們卻把腦袋一縮，一句話也不再提起了。當時中國底前進政黨纔開始成立，雖然對於華盛頓會議底前途，已經有了預先提醒民衆的宣言，可是一般人對於帝國主義還沒有明白牠底性質，兼之又有無恥的名流政客等底欺蒙，所以竟至像服了麻醉劑一樣的糊塗。一直到現在，那些對於華盛頓會議做過禮拜的中國底資產階級還要避免提起這次會議所造成的英國、美國和日本共同侵略中國的這一歷史的事實，這簡直可以說是『喪心病狂』。我們必須承認，華盛頓這次會議使英國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底對華政策得到了成功，這是以後英國、美國、日本——這三個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爲佔有中國去演那不斷互相衝突的武劇底一個開場白。

那幾個國民代表中有兩個從華盛頓到歐洲來了。巴黎底留學生在大規模地準備着開歡迎會。朋友又來邀我參加，這次卻使我發了脾氣，我老實不客氣地說我與其和那般代表周旋，倒不如找藝雲開開心去，——這話成了當時幾個留學生提到我時常引用的成語，就從這時起，我便好像成了一部分自負爲愛國者所嫉視的敵人了。

歡迎會終於得很是熱鬧，代表們底瞎吹，留學生們底瞎捧……昏天昏地……

可是我卻實行了我底話，恰在這時我去到了里昂。

——獨清自選集，天馬版。

零落

倪貽德

一條狹長的街道，躺在冷清清的午後的秋空之下，很現出了些寂寞的情調。秋風過處，把街邊一二株梧桐樹上的葉子，悉索索地吹落在地上，落在地上，又重被微風吹起，只是不息地在空中打旋，引動了幾隻小狗在向牠們一跳一躍地狂追。

住在這條街上的人家，大部都是些中產階級的家庭；又還不是純粹的本地人，大概都是些分路人遊宦此方，因而移家到這邊來的，年代久遠了，就無形中變成了本地人。然而他們都沒有恆產，所以常常遷移不定的。

那第六號門牌裏的蕭家，也是在五六年前從別條街上遷移過來的。不過自從他們遷移過來之後，除開某年夏天他們的老太太做了一次六十歲的大壽之外，從來沒有一回轟轟烈烈的舉動，只是那裏無聲無嗅的，一天一天平平淡淡地過去，所以四近的鄰舍，也幾乎把他們忘記了。

他們的房子雖然還大，陳設又很不俗，然而這適足以引起人家孤落寥寂之感，好像一個人將近了暮年，什麼事情都很頹唐掃興的樣子。而且在這樣的午後，孩子們上學去了，壯年的男子又遠去在他方，所以更是寂寞得難堪。偌大的一個客堂裏，只有兩個中年婦人在那裏縫紉，她們是翻釘棉被。

這是一種寒冬將臨的徵象。大概秋風起了之後，什麼人也不免要打幾個冷噤，而取一種收縮而畏懼的態度，所以家家戶戶，也都要把他們的棉被，或拆洗，或翻縫，預備冬來像蟲蟻一般的安睡在裏面。

那兩個中年婦人的容貌，顯然把她們分出了主僕的不同。中年主婦迥邇夫人，態度端莊嫺雅，有些大家

風度；但是從她那微微蹙緊的眉峯，和一身舊式黑湖縐的夾衣上看來，也可以知道她並不是一個快活的婦人。立在她對面的僕婦，卻比較的要粗魯得多，她紫膛色的面龐和一雙闊大的手，都顯出她的身體非常健康，很能盡忠於主人的樣子。

棉被是已經有些破舊了，大約是因爲年代經久的原故，所以也像一個曾經榮華而於今敗落的人一樣的使人可憐。逸卿夫人眼看了這情景，不知什麼原故，心裏竟不知不覺的起了一層無名的傷感。

「金媽你看我們的棉被，都是這樣一年薄似一年，一年破似一年的，怪不得我這幾年來晚上時常覺得冷呢。」

「年代隔得久了，自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唉！時候過的這麼快，不知不覺，我到此地來已經有十六年了。」

「別的不要講起，就是明官今年也有十三歲了。記得小時候我抱他領他的情形，好像還在眼前！」

「小孩子真是大得快。」

「俗話說得好：「眼睛一剎，老婆雞變鴨。」」

「但是我們的家境越變越壞，是一年不如一年！這如何是好？」

「就是我看也覺得難過。不要說別的，單是你們的用人，當我來的時候，上上下下一共有十幾個，不到十幾年工夫，現在只剩得我一個人了。」

主僕二人的感情似乎很親密的簡直像自家人一樣，她們一面在翻縫棉被，一面這樣悠悠地在那兒談心，她們談到這裏，忽然從外邊進來了一個着短衫的男子，便打斷了她們的話頭。金媽先看見了她，將手裏的針線在髻上一插，向那男子說：

「換碗的，你怎麼好久不來了！」

換碗的是一個磁器商人，他每日挑了一擔江西的磁器，在街頭巷尾叫賣；他們磁器又不必一定要拿錢

向他買，用不着的，老古衣服，和旁的值錢的器具，都可以向他掉換的。所以人家也都叫他換碗的。換碗的，好像這換碗的三個字就是他的名字了。

換碗的除開做這一種生意之外，他還兼做一種掙客的職業，如珍貴的古董，名人的書畫，以至一切錫器木器之類的傢具，從敗落的式微的人人家裏拿了出來，去賣給新發的暴富的人家，他就從中可以取了佣金，得到一宗豐厚的利益。因此，在那些一點一點敗落下去的家庭裏面，就常有他的足跡在那裏走動。蕭家也是他所常常走動的一家，他今天來就是想來做一些交易的。

「哦！前幾天我忙得很，所以我不得空來。」磁器商人說着，就坐在一旁的椅上，一邊卻露出一種商人慣會做作的笑容向逸卿夫人問道：

「今天有生意交易沒有？」

「有的，我們是在這裏等你。」逸卿夫人也勉強笑了一笑地答，但那聲音裏面似乎包含了不少說不出的隱痛，好像很不情願說而又不得不如此說的一般。她說了之後，就慢慢的走到樓上，摸摸索索的搜羅了許多東西下來，那裏面有中堂的立軸，有長方的尺頁，以及單條，屏條之類的畫件，也有裝裱得很新潔的，也有古舊灰黃得不堪，被蟲蛀了許多洞的，磁器商人拿了這許多畫件，便蹙緊了眉峯，圓睜了兩眼，一幅一幅仔仔細細地看過，好像很能夠鑑賞這許多畫的真偽美醜的樣子。他一面看，他一面極靈活的張開他的嘴唇，似懂非懂的批評道：

「哦！這是戴文節的水墨山水，文節公的山水畫，在日下固然是非常名貴，但這一幅是他的小品，而且又署了雙款，要是能夠規模大一點，而又單款的，那就更值錢了……」

「哦！這是任伯年的花鳥。在有清一代，花鳥畫自以任伯年一人為最臻上乘。不過他的名譽是在他的晚年才出來的，的確，他的畫確是到晚年的時候，才見出着古勁秀的工夫。照這幅畫上的年月看起來，還是他初年的作品，所以賣起來又要稍為減色一點了……」

他又嚙嚙嚇嚇的說了許多話，然而無非是要想把這些畫件的價值壓低下去，可以低價買去的意思。最後，他又微微的搖着頭說：

『總之，這些畫畫雖然都是名人的手筆，但可惜都是近代的。近代的東西再好也不能出大價，你們如果有唐宋元明時代的眞跡，那就再好沒有的了。』

逸卿夫人聽了他的話，對於前者固然有些失望，但聽他後來所說的心裏也不覺爲之一動。她想來想去，以前所藏的古代名畫雖有不少，但大都早在前幾年變賣掉了，如今所存的祇剩得這些，只記得還有一軸工筆人物的手卷，那是明代畫家仇十洲的眞跡，於是她又上樓將牠尋了出來。

固然，這手卷是保存得非常珍貴，藏在一個紅木精製的盒子裏面，捲開來看時，裏面畫的是一幅『漢宮春曉圖』，那色彩的沉着，線條的美秀，以及畫中人物的嫵媚，都表示出一種名家的作風，迥非近代的筆跡所能企及。但是那磁器商人看了之後，似乎仍舊不能表示滿意，他頻頻搖着頭自語道：

『可惜，可憐要是這真是仇十洲的眞筆，那就是再大的價錢也可以出得。可是正因爲他的眞跡太名貴，所以後人假造的贗品也非常的多，要辨別出來是很不容易的，照這幅畫上看起來，也不十分靠得住，最大的疑點，就是這絹底的顏色雖然很舊，而圖章的顏色卻是很新。』

逸卿夫人很不服他的議論，她極力的抗辯，她所據爲最重要的理由，是聽說收買進來的時候，化了三百多塊錢才買來的；而現在無論如何總得在一百元左右才得賣出。他們竟因此而爭執了許多時候。

秋天的急景是很快的過去，嬌懶的斜陽已經從牆角上慢慢的移過去了，鄰家晚餐炊煙也被微風颳去，地吹度過來，磁器商人看見時候不早了，再不能牽延爭辯下去，他只得要求逸卿夫人出一個實在的價目。逸卿夫人按着畫件，不慌不忙的一一報了出來：

『這費曉樓的人物立軸四十元，任伯年的花鳥屏條三十元，戴文節的山水扇面十元……這是秦淮名妓馬湘蘭的墨蘭尺頁九十元，但至少也得在六七十元之間……』

『難得很，待我帶去和別人估定了價錢再來和你講。』磁器商人連連搖頭說着，一面用大包袱將那些書件包了起來匆匆的去了。

逸卿夫人在昏黃的暮色中間目送着磁器商人背了一大包書畫出去之後，一時心裏不覺隱隱的作痛，她只是自言自語的說道：

『唉！這怎麼好！值錢的東西一天少似一天了，若將來這些東西賣完之後，再有什麼東西來靠着維持生活呢……』

二

這許多名人的書畫，都是他們已故的老太爺浩如先生在世時候收藏來的。

浩如先生以年少的才華，在咸豐年間，得中了一個舉人，後來又化了三四千塊錢捐了一個官銜，在江北一帶，曾做個幾處的縣知事，後來又放了江蘇崇明縣的厘卡捐局的總辦，每年倒坐有幾萬元的收入，尊榮處貴，享盡了宦海的風味。不意當他四十多歲的時候，因為他家裏遭了一次盜劫，他就得了一種肝氣病，每逢發起來的來候異常痛苦，而且聽醫生說若不靜心調養，將來恐成不治之疾。他從此就無心於功名利祿，在某年的涼秋時節，便辭去了職，扶着豐厚的巨資，把全家搬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城裏。

他到江城之後，在悠涼靜僻的橫河橋畔，典了一所廣大的住宅，作為他林泉隱逸的別業。這臨河的精舍，在當初建築的時候，本來是用過一番心計的，亭台花木，別饒風趣，樓閣廳堂，更臻雅勝。自從浩如先生進了進來之後，更是大加修理，煥然一新，他又有愛花之癖，所以僱用了幾個園丁，搜求了四方的奇花異卉，極意的經營栽種，而他最愛的是蓮花和秋菊，他常說出水的芙蓉，纖塵不染，可以比之於高潔的君子；而籬邊的黃菊，經霜益傲，那又是孤介隱士的化身了。

當浩如先生在少年時代，於詩文攻研之餘，更旁及於繪事，他並不如庸儒腐生之流，以刻意模倣古人為

能事；只要疏疏的幾筆，就別有一種活潑的天機存在裏面。當時江南北的文人學士，求之者踵相接。後來等經爲政治民，因空曠勞形，對於此道不覺中途荒疏。但是到了這患隱憂病的時候，這是最適當的同情逸興的妙品了。於是他又重理舊業，終日揮毫撥墨，描出他理想中的山河雲煙。

浩如先生更有一種文人的雅癖，每在花朝月夕，或詩酒興盡之餘，他總愛好翻覽古今的古人書畫，裏卷把玩，不忍釋手；寸箋尺幅之間，好像蘊藏着不盡的深意，可以在這裏低徊欣賞的一般。因此他就廣託賓朋，刻意搜羅，雖尺幅千金，亦不稍吝惜。一時遠至倪王、蘇米，近至戴文節、吳伯潛、俞曲園諸名家手筆，盡收在他的書箱書袋裏面了。

他的求學好客的天性，更成就了他小孟嘗的美名。而以池家資的豐厚，才學的淵博，更使他能交結了四方的文人學士。當薰風送暖，蓮華花開滿了池邊，或是天高氣涼，秋菊放遍了庭前的時候，他便欣然色喜，豪興勃發，於是便廣邀賓朋，聚在他新建築起來的亭子裏，或是尋章覓句，歌咏風花雪月的妙景；或是論畫觀書，評古今來蘇苑的勝事。當時海內的知名之士，如江都的蒲竹英，泉塘的徐香海，鴛湖的潘雅聲……都成了他座上的嘉賓。記得有一年，蓮花開了雙心，他以爲這是祥瑞的徵兆，喜極若狂，便廣聚親朋，徵歌設筵，痛飲了三晝三夜，真是極一時盛筵之盛。

那時候他們家裏真是熱鬧，雖沒有鐘鳴鼎食的氣概，但是一家內外，上至兄弟子姪，姑嫂姊妹；下至僮僕奴婢，園丁廚役，以及客居寄食的遠親近戚，講學授句的教師，共計起來，不下四五十人之多，食必數斗，居多豪貴，而每到了歲首年終之際，合家長幼，歡聚一堂，紅燭輝煌之下，映射出一股香醇融融之氣，浩如先生便拈鬚微笑，顧而樂之。

這樣歡樂的日子過了好幾年，而浩如先生的舊病依然時發時止，且更是一次加重一次，到了他五十一歲的那一年，在一個昏悶的炎夏之中，竟一病不起，可憐他是不能再在這美滿的人世間留連，他是再不能樂享晚年優遊林下的生活了。

那時候浩如夫人真是傷心已極，她一方面既痛惜丈夫之早亡，而自悲形單影隻之苦；他方面又慮到家庭將來的境況，茫茫來日，將不知落到怎樣的地步，她的唯一的愛兒逸卿，還只有十多歲的年紀，要望他能繼承父業，還是渺茫得很，而且她因十分痛惜愛兒的原故，也不願使他早早出面與世俗相周旋。而浩如先生的胞弟，又連年客居泥上，揮金如土，浩如先生死後遺留下來的十餘萬積蓄，數年之間，不難蕩盡。然而浩如夫人爲着顧全門面，不肯落人鄙夷的原故，所以當時家裏的用途，也不因此而減低。

年復一年的過去，他們家裏漸漸的現出了凋零的氣象，園裏的蔓草長到了幾寸，樑棟上滿結了蛛網，亭子的欄干折了，也只任牠被風雨浸蝕。而在這幾年之間，他們家裏的人，死的死了，嫁的嫁了，奴僕都去換了別家的主人，以前的親戚朋友們也都漸漸的疏遠了；只有被聘請來教讀逸卿的一位老先生，還終日冷清清地坐在花廳裏，更增了一味寂寞的情景。幸虧不多幾年之後，浩如夫人就爲她的愛兒娶了媳婦，家庭之間，又悄悄增了些熱鬧，然而因爲年來經了幾番的婚喪大事，所費的資財，已耗去了不少，和以前的全盛時代比較起來，大有不堪回首之嘆了。這正如一盞孤燈，水不去增加一滴油，而通霄盪量的點着，自然只會一刻一刻的乾枯下去，以至於油盡火絕。

浩如夫人眼看着家道如此一天一天的敗落下去，更回想到昔日繁華的盛況，她常常一個人私下淌淚。她也曾經命她的兒子和他人經營過幾次的商業，第一次是和幾個日本的僑商在本城的大街上合辦了一個洋貨商店，第二次是和某絲繭商人合股經營了一個絲行，第三次是浩如夫人獨意的主張，投了幾千元的資本囤積了大批的豆油，然而他們不知道世途的險惡，人心的奸詐，人家卻都利用了他們的柔弱無能，任意的欺詐吞沒，所以他們經商的結果，非但不能生利，連拿出去的血本，也難得能够收回來。

肅殺的秋風漸漸吹來，革命的聲浪也跟着傳到江城裏，時而某地起義，時而某地暗殺；全城的居民都漸漸現出不安的現象來，紛紛地逃避他往橫河橋畔的兩岸，尤其是陰森可怕，好像又回復了長毛時代的光景。這時候他們家裏真是驚懼得可憐，逃避呢，既畏土匪的搶劫，住在省城裏又怕流彈的飛臨，而在這樣風聲鶴

嘆的時候，省城裏一家最大的裕康錢莊不意也倒閉了，經理人不知去向，他們存在那裏的僅僅一二萬元的財產，也都如同丟在大海洋裏，再也沒處撈回。這於浩如夫人全家的命運是一種如何重大的打擊。

那一次且城裏的革命連動，並不會接一回仗，傷多少兵，就很平穩地成了功，他們所典的住宅的主人，本是清末的大僚，那時卻變成了民國的罪人，房屋田產，都歸抄沒公有，因此他們也間接受了影響，這一所富有詩情畫意的庭院，再不容他們的安居了，於是他們不得不將全家遷移到距離不遠的一條冷落的街巷裏去。他們自從遷移到那條冷落的街巷裏以後，房屋固然比以前狹小簡陋得多，一切規模局面，也頓時減縮了，以前的許多靡費的應酬，現在都從省略了；以前的許多徒示闊綽的僕從，現在祇剩了一個傭婦金媽了。然而他們每月的用度，卻只有比以前增加。自從逸卿夫人來了他們家裏以後，不到十年之內，男男女女的孩子，憑空添出了五六個來，到如今大的有十多歲，小的也有三四歲，大的要教育，小的要哺養，這一貧如洗的家庭，怎麼再能擔負得起！

蕭逸卿這時候也到了三十多歲的年紀，以理而論，正是年富力強，可以重振門庭的時候。然而他自幼即生於安樂，不知稼穡之艱難，更因浩如夫人的寵愛，未曾經過青燈綠窗的苦功，所以雖已到了中年，還是依人碌碌，所得來極微的俸金，也只夠做他自己無謂的揮霍。

浩如先生在世時辛勤積蓄下來的一點財產，既然蕩盡了，既沒有房屋田地，又沒有中興人材，這雨風打吹中的家庭，便不得不在一種特殊的形式之下生活。那時候他們的用費，就全靠了那許多名畫和古物來支持。今天吃一幅中堂，明天吃幾幅屏條，今天吃一個萬歷年間的古瓶，明天吃一個乾隆時候的名瓷，有時也會吃到皮袍皮襖，以及浩如夫人逸卿夫人的金銀手飾。他們竟這樣的牽延了四五年的光景。

三

時分已經到了夜深，二更打過了，三更也正在遠遠地敲近了，靜寂的冷街冷巷裏，只有一二盞慘淡的街

燈照着幾隻野狗的孤影。人家的門戶都已緊緊地嚴閉。這正是老少男女安枕熟睡的時候；這也是富主貧兒，一樣安樂的時候。

這時惟有逸卿夫人和同她形影不離的金媽還不會去睡。昏暗的屋子裏面，一盞如豆的油燈，照在她們兩人的身上，模模糊糊的有些看不分明。只見她們懶懶地在那兒做着女工。逸卿夫人是在補一條小孩子的夾褲，金媽卻在一針一針的穿鞋底。她們大概都有些倦意了，只是默默地沒有甚麼聲響，偶然有一二句談話，也是爲着想快些得到安睡而發的。

「哦！已經在那兒打三更了！老太太爲什麼還不回來？」逸卿夫人聽了遠處的更聲，很感憂的說。

「老太太真是歡喜賭牌，總是三更半夜還不肯息的。」金媽接着有氣沒力的應着：「弄得我們也要這樣落夜。」

「落夜還是小事，要是今晚上了錢，又是不得安逸呢。」像鷲弓之鳥的逸卿夫人，今晚上似乎又得了一個不祥的暗示，她竟有些畏縮地不安起來。但金媽只管穿自己的鞋底，並不去回答她——不是不肯回答，她是怕使逸卿夫人因此而更起杞憂。

女人一到年紀老了，丈夫死了之後，她的心理慢慢的會和從前不同起來。以前的心裏只一意對付着家政的整飭，兒女的養育上，而後來卻漸漸的感到了人生的無常與寂寞，未來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減短，而墳墓卻一天一天的接近，這是多麼可怕的前途，於是她們自然而然的想出許多方法來，或是皈依菩提，追求着來世的幸福，或是竹林琴瑟，消遣着有限的光陰。

現在人家都稱她老太太的浩如夫人也是這樣，她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就漸漸的斷絕葷腥，長齋禮佛。

夏日的午後，涼秋的最晨，靜寂幽閑的簾櫳裏面，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時常隨着一縷煙香裊裊地波傳出來，人家聽見了，也會把雜亂紛繁的心情，剎時默化靜化，然而在別一方面，她又嘻嘻一種竹牌之戲，她常說：「我

們年紀老了，活在世上的時候不多了，應該尋尋快活，消遣消遣……」因此她時常歡喜走到親戚朋友家裏，和那些閒着沒事做的太太少奶奶們賭賭竹牌，起初不過弄着玩玩，到了後來，竟連日連夜的當一件正經事幹起來了。

浩如夫人的眼睛已經有些老花，看東西不大清楚，這於賭竹牌是一種極大的阻礙；而年輕的後輩，非但不肯照顧她，反而時常去欺弄她，她是常常被人欺弄而敗北的。但她表面上依舊很高興，她常以為輸出了幾個錢而能換得許多快樂，也是值得的。她們家裏近來的日用，已經是前吃後空，勉強的在那兒維持，那有這許多錢來供她耗費？所以她鏡臺抽屜裏的一點古老手飾，年來也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新近有朵珠花，託了一個珠寶商人賣了一百多塊錢，也被她輸得差不多模樣了。

浩如夫人和逸卿夫人婆媳之間的感情本不甚好，有些人說她們性情不投，有些人說她們生肖相衝；但歸根究底說來，還是因着經濟困難的原故。浩如夫人時常怪逸卿夫人命運壞，說自從她進門之後，家道便一天一天的敗落下去，說她是一個敗家精。近來更因在外面賭牌的輸錢，心裏總不免有些悵恨，這一種積蓄在心裏的悵恨，回家之後，就在逸卿夫人身上來發洩。

萬籟俱寂的深夜之中，忽聞有一種轎夫的呼喊聲自遠而近。逸卿夫人的感覺非常敏銳，她知道一定是浩如夫人在回來了，便連連的推着金媽，金媽從瞌睡中驚醒轉來，接着就是一陣的敲門聲，她們兩人急急地照着洋油手罩出去開門，轎子息下，浩如夫人默默地跨了出來，逸卿夫人照例的叫了一聲：

「婆婆！」

浩如夫人並不應，只管朝自己的房裏來。逸卿夫人知道有些不妙，然而她也只好朝裏跟，她這時真是為難極了，開了口恐怕要遭罵，不開口恐怕也要遭罵，但她終於柔聲的開口了。

「婆婆今天贏了還是輸？」

浩如夫人起初並不理會，待到她慢慢地椅子上坐定了，忽的將嘴部一癢，發出了響亮的聲音，恍如晴天的一个霹靂。

「滾出去！你這敗家精！你來管我嗎？我贏我自己的錢，輸也輸我自己的錢，於你有什麼相干？現在真是無法無天了，媳婦管起阿婆來了，你不準我賭麼？我怕我輸錢麼？老實對你講，我就是將家裏的錢一起輸光了，也沒有你說一句話的分。」

逸卿夫人知道今晚上的大禍又發作了，她很懊悔剛才那一句不識時務的話，但已來不及收回，她只得低聲的道罪求恕：

「婆婆，我怎麼好管你呢？只有你來管我的。我剛才那一句話並沒有甚麼存心，望婆婆不要多心了。」

這時候金媽已將大門關好了，角角落落也都去照過了，纔倒了一杯濃茶進來，勸浩如夫人暫平平氣，逸卿夫人便逞勢的脫離了出去。

「老太太！何必要這樣生氣呢？少奶奶也並非有心問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早了，老太太也怕倦了，還是早點安息吧！」

金媽雖是極力的勸慰，但浩如夫人似乎越罵越有性子，她一面喝着濃茶；一面仍是提高了尖脆的喉音繼續的罵：

「怪不得，我回到家裏總是受氣，你們主僕兩個人，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談談天，有起事情來大家幫幫忙，你們真想把這老骨頭害死爲止麼……」

「不知道什麼原故？我一到人家裏覺得就散心，那些少奶奶小姐們，都把我當作自家人看待，什麼事情都照顧得周周到到，又是有說有笑的那曉得回到自己家裏，一見了你這種板板六十四的面孔，就使我老大的不高興，一股氣就要往上衝。唉！我前世不知道作了甚麼孽，討了這一個鬼東西進來……」

「你真像一個鬼！做了個女人，頭也不知道梳，衣服也不着得整整齊齊，你以爲這樣算裝窮嗎？你裝把那

一個看老實說，我們家裏弄到現在這步田地，就是你這樣裝出來的……

『活到了三十多歲，還是一點事情也不懂，不該用的地方拼命用，該用的地方倒要省，前天老太爺忌日，錫箔只燒了這一點，啊啊！現在連祖宗都不要了，將來我死了之後，恐怕連錠也不燒一個，經也不念一句了！哼！你將來怕不入十八層地獄……』

浩如夫人逞着一時的氣興，這邊想一句，那邊想一句，正如決了黃河之口，滔滔地罵個不休。逸卿夫人只是在房裏吞聲飲泣，熟睡的小孩子也驚醒了，嗚嗚地啼哭起來。這時候浩如夫人的謾罵聲，逸卿夫人的哭泣聲，小孩子的啼號聲，都混雜在一起，在這樣更深夜靜的空氣之中，分外覺得嘈雜而響亮，驚醒了睡夢中的鄰家男女，也爲之怨憤而不快。

過了一息，浩如夫人自己也覺罵得沒味起來，再加以一日在外的辛勞，身體也十分的疲乏了，便慢慢的歇住了聲音，整整被褥去睡了。

夜深了，四周依舊歸於靜寂，只逸卿夫人還一個人在牀上嚶嚶地啜泣。她自小在家庭裏嬌養慣了的，可憐自從嫁了過來之後，十餘年之中，沒有安安逸逸過一天，先前爲養育兒女的事情所苦，後來在多難之秋，操持家政，更費盡了苦心苦計，還要時時受婆婆無理的呵責。她想起家中值錢的東西一天少似一天，想起了丈夫在外邊是昏昏沈沈地在那裏度日，想起了這許多兒女將來大起來如何教養……想起了這些，心頭如針般的刺，石般的壓，再也不安心睡去。這漫漫的長夜，將如何消度過去呢！

四

秋光如駛，不久重陽節也過了，片片的風，絲絲的雨，都帶了蕭條的寒意送到江南。有錢的人，都紛紛競製棉裘皮裘，一來以防禦冬來嚴風的侵逼，二來以誇示富貴於人間。但是貧兒寒士，到此便不免要攝縮畏懼起來，他既不能消度如此飄零的殘秋，而茫茫的來日，又無以設法善處，這是何等悲哀絕望的境地！

有一天的下午，逸卿夫人正坐在自己房裏縫補舊衣的時候，看見她的大兒阿明從外邊放學回來，是很沒精打采地蹣跚進來的，神色頹喪，眼睛裏也包了些眼淚，走進來一聲也不響的呆着。她看見他這種表情，知道他又受了甚麼委曲的事了，便低聲的問他說：

『阿明，你爲甚麼這樣不开心？』

『我……我……我沒有什麼……』明兒費了許多的力氣才能回答出來，似乎想壓住一件什麼東西的樣子，然而終於壓不住，他說到最後一個字，竟禁不住的放聲哭了出來。

『啊！你究竟有甚麼難過的事，你對我講罷！』逸卿夫人看見他的兒子哭了，更引起了無限憐惜之情。

『媽媽！你……你看我這件長衫，又是破，又是短的，這幾天人家都穿了夾袍子，有的也穿棉袍子了，而我還是這件單長衫，人家都在笑我，說我像一隻剝皮狗，說我是凍不死的小鬼。我又是冷，又要被他們譏笑……』明兒哽咽着吃吃地說給他的母親聽。

『夾袍，我前幾天早同你說過，我想把你祖父的那件絳雪圍花袍子給你改，你說恐怕穿出去被人看了說笑話，又不願意。——哦！你現在冷嗎？你快加衣服……』逸卿夫人一邊在櫥裏取出一件舊棉襖來加在明兒的身上，一邊繼續說道：『這幾天就是這樣穿穿吧！人家笑也只有由他們笑，不要去理會他們。等你爸爸有錢寄回來的時候，再替你做新的。』

『爸爸不知道幾時有錢寄回來呢！』

『他大約這個月底總有得寄回來了。』

真的，逸卿夫人近來唯一的希望就是這一件事了，她在經濟困迫的時候，也惟有將這一種希望來安慰自己。但是自從蕭逸卿今春出門之後，到於今已經有七個多月了，從來不見有分文寄回家來。逸卿夫人時常寫信去訴苦，說近來柴米伙食的費用如何的拮据，說兒女們的衣服如何的缺少……而蕭逸卿的回信，老是託故推諉，或是說在外邊朋友之間的應酬如何浩繁而不可省，或是說目下手頭如何艱窘，且待下月再行匯

上；而逸卿夫人竟深信不疑。所以每次門鈴響的時候，她總以為是郵差；每次郵差來的時候，她總以為是匯票的掛號信；但望斷天涯，仍是杳信杳然。

過了幾天之後，在一個黃昏薄暮的時候，晚秋的斜陽很快地抹過屋角而去，夜幕漸漸地覆下來了。逸卿夫人和金媽正在灶間預備晚餐，忽然一陣急迫的門鈴聲自外傳來，忙去開門，只見蕭逸卿匆匆地走了進來，顏色灰白，精神頹喪，好像是久僕風塵，備嘗艱辛的模樣，後面還跟了一擔行李。倒把逸卿夫人愕然的呆住了，她張大了兩眼驚訝地問：

「哦！你怎麼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來了還要走嗎？」

「我不去了！否則我為甚麼把行李都搬回來！」

「你什麼原故走了的？」

「啊啊！一言難盡！一言難盡！」

蕭逸卿連連搖頭說着，一面就頹然的倒在一張藤椅子上，只管默默地吸着旱煙，他好像是一個戰敗陣下的潰卒，不願再提起他傷心往事的一般；他又好像一個悔罪被逐的流囚，雖欲改過自新而不及的一般。可憐自小安居逸樂，不知人世間有哀苦事的蕭逸卿，到如今才嘗到了這現實生活的一道真真的實味——這是多麼使人絕望，使人將青春時歡樂的幻夢覺醒，而恍然悟到人世的真相呢！

逸卿夫人看見她丈夫這樣悽爽的神氣，她心裏猜：或者他是因為做錯了甚麼事而被人撤職；或者是和同輩衝突了而負氣出走……但她也不再追問下去，仍舊回到廚房裏去燒飯了。從此後她又多了一件隱憂，隱憂的掛號信既然絕望，家中又增了一個閒坐吃飯的人到了一且糧盡米絕的時候，又將如何？還是帶了兒女去沿門乞食呢？還是一家八口活活的餓死不成呢……

蕭逸卿回家後的第二天的晚上——在晚飯剛吃之後——他們家裏開了一個家庭會議。這一天浩如夫人也沒有興致出去，全家的人都聚在客堂裏，暗淡的煤油燈比往日更覺無光，似乎有意在助長這屋裏的愁慘的情調一樣。昏黃的空氣裏面，只看見浩如夫人和蕭逸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逸卿夫人抱着三歲的嬰兒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幾個小孩子在她的旁邊圍着——她們似乎看出了這兩天來大人們的面孔多不快樂，所以也都默默相對，沒有往日的吵鬧了。

「逸卿！你究竟主張什麼樣呢？我們這樣下去終究不是長事。」浩如夫人將吸着的水煙暫停，愁眉不展的對她的兒子嘆了一聲。

「真的，我們這樣下去真是不得了呢！現在家裏值錢的東西差不多要吃完了，房租已經欠了三個月，前天房東來，好像要我們搬房子的意思，再這樣下去，恐怕我們只有餓死在露天底下了。逸卿！你無論如何總應該快些想點法子！」逸卿夫人不待蕭逸卿的回答，先搶着補足浩如夫人的話。她本來在浩如夫人面前不敢大發議論的，但今晚上也加了十倍勇氣。

「是的，我已經有了主張，你們不要急！」蕭逸卿敲着旱煙管，很緩慢的說：「我已經有了主張……但是他又把下文停住，泰然的對着一圈一圈的煙氣凝思，好像有不少神祕的妙計蘊蓄在心裏。

「說有什麼主張，你快些說！事到如今，還可以這樣耐性子嗎？」浩如夫人忍耐不住了，大聲的催着她的兒子，於是蕭逸卿才放下他的煙筒，毅然的說道：

「我的主張，就是我立志要出遠門。」

「到那裏？」逸卿夫人來不及的問。

「到北京。北京不是有不少親戚朋友，在那裏得法嗎？我想到那邊去無論如何總可想點法子。」

「真的麼？你真有這樣的膽量到北京去？」知子莫若母，但今晚蕭逸卿的這種大志，竟出於浩如夫人的意料之外了。

『自然去，我是立定了志向去的。』

在以前，浩如夫人對於蕭逸卿，即在百里以外的鄰縣，也不放他出去；但是到了這兵敗糧盡之秋，也不得不委曲聽從，她表示着同意，同時嘴角上也露出了一痕慘淡的微笑。

『那到也好。志超表兄聽說現在財政部裏當差，你可以去託託他。』

『那麼我們怎樣呢？我們再過下去，祇得吃桌椅板櫬了！你到了北京也不一定馬上就有事，而我們的家用怎樣也維持不到年底。』逸卿夫人急了，她聲淚俱下的說。小孩子在她的懷中也啼哭而和之。

『你們，我也替你們細細的思量過，不過這實在是萬不得已的辦法。』蕭逸卿將心中的妙計慢慢的說了出來。『我想，你們暫時還是分散吧！媽媽，你可以到姨母家裏去玩幾個月，姨母來信也很盼望你去。』蕭呢！他又對着逸卿夫人說：『你可以暫時回到你父母家裏去寄住，兒女們也帶去。等到我將來得法的時候，再把你們統統接回來同住。』

這一番出於意料之外的議論，竟把逸卿夫人聽得呆住了，她不知道怎樣回答的好。浩如夫人也搖頭微嘆，默默無語。她說：她雖然時常想到她十餘年久別的老姊姊那裏去玩，她的老姊姊也時常有信來希望她去敘敘，但是以這樣的名意去寄住，也未免太失面子了。

這一晚他們會議的時間很長，一直到二更打過還不曾停。會議的結果是：蕭逸卿赴京謀職，逸卿夫人回家暫住，浩如夫人的老娘家已經沒有人了，只得寄住到她的老姊姊家裏去，大孫女是浩如夫人生平最歡喜的，讓她跟去陪伴祖母，其餘幾個小孩子都跟母親回外婆家，只剩下明兒仍留在本地，遷移到高小學校裏去寄宿。

五

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即使他的性情再懦弱不過的，也會挺一挺胸，振一振臂，和前面橫臥着的

生活的惡魔作一回最後的奮鬥的，所以這一次蕭逸卿也有破釜沈舟，背水為陣的氣概，真不如以前那種苟安姑息的性情了。在那次家庭會議將各種困難的問題像快刀斬亂麻似的解決之後，不多幾天，他就掛擋一切，攜了一層輕薄的行裝，在雷嚴風緊的初冬，便踏上了天涯飄泊的路途。

蕭逸卿去了之後，他們家裏就日形忙碌起來，走進走出的閒雜人等也一天多似一天了。一方面說做掃帚的磁器商人，因為一個人忙不轉，便介紹了幾個同業，僱用了許多腳夫，預備做一批的交貨；他方面姑太太姑少奶奶以及從前在他們家裏當差過的舊僕，聽得他們要搬動，也都過來幫忙，兼可以乘機撈取一些零星雜用的器具。

這幾天逸卿夫人真是忙個不了，她恨不能把自己的身體化做幾個，才可以各方面去應付，她一忽兒又要收拾自己帶到娘家去用的東西，一忽兒又要和幾個市僧的指客爭執貨物的好壞，酬酌價目的高下；忽而又提防到他人的乘勢竊取……可憐她終日拖了一雙零丁的小腳，從樓上到樓下，從大廳到廚房，只是跑進跑出的不停。她這時候心裏也只有想着一張紅木檯子應該出多少價目，一付錫蠟燭臺至少須多少錢才可售出；或者那一件器具將來一定要實用到，非帶去不可，那一件東西還值幾錢，決不能讓人家強行占去……所以到了這家敗人亡的慘境，也不覺到有甚麼悲哀和苦痛。唉！她倘若這時候將外界的事情暫時丟開，回想了清明的自我，去追想追想過去的哀史，看看目前的慘狀，再逆料到未來的險途，她定要痛哭而失聲。

潘如夫人近來的行動也漸漸和以前有些不同了。親戚朋友家裏固然過了跡，罵人也不大罵了，而且待人接物，更是柔和可親，連逸卿夫人和金媽都有些莫名其妙起來。她終日只是默默地在房裏收理一切雜物，將用得着的東西悉齊在大箱子裏面，用不着的舊衣舊帽之類的東西，都送給了幫忙的僕人們，僕人們都很快活地感謝她。她看着逸卿夫人實在忙不過，有時候，也過去幫她的忙，將逸卿夫人要用的東西都一一替她歸到箱子裏去。有一次，她將以前一個鄉下朋友送給她的兩疋棉綢，偷偷地放在逸卿夫人的箱子裏，不意被逸卿夫人在旁邊看見了。

「婆婆！這是華奶奶送給你的，怎麼放到我這箱子裏來！」

「你拿了用好了！這一點東西你拿去用好了！」

「婆婆自己爲什麼不用？」

「我老了，用不到添新的衣服。你孩子多，將來把他們添添衣服也用得着。」

「那麼婆婆自己拿一點去吧。我們用不到這麼多。」

逸卿夫人再三的推卻，而浩如夫人硬要統把牠攥在箱子裏才得安心，到了後來，逸卿夫人終於只好受

了下來。

年老的人精神究竟不好，一做事就要疲倦。浩如夫人這幾天做這樣做那樣很是忙碌，所以也就不免要時時休息。初冬的太陽已經漸漸覺得可愛起來，雜亂的廳堂中，歪斜地放着的太師椅上，她常常坐在那裏曬太陽。那時候廳堂上所掛的書畫匾額都收下來了，四壁只是一片空虛寥廓；以前佈置得整齊有序的桌椅櫈几，有的已經被人搽去了，有的斜置橫陳着，有的被扛搬夫正在那兒捆縛；而木箱、衣架、牀榻、舊書、洋燈、瓶罐之類的雜具，更隨處的零亂雜擺，好像是經過兵災的荒村，遭過土匪的孤舍……浩如夫人用了她賤賤的老眼，東張西望，頻頻搖首，有時只是閉攏了眼睛，默默地念着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十月中旬的午後，陽光不暖不熱的平鋪在地面上；寥廓的蒼空，更覺得澄明而悠遠；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把庭前花壇上的小草也颯颯地搖擺不定。浩如夫人正在廳堂上閒坐，雖然四周的情形非常雜亂，但也不知不覺的被那一種秋冬交界時所特有的情調所引住，她正在對天井上一角的蒼空出神，一轉眼間，她看她的孫兒阿明背着書包回來了。他那健康的身體，微紅的雙頰，明媚的眼珠，和一個頭漆黑的濃髮，今天似乎也受了這大自然美好的感印，分外覺得活潑可愛。白髮的祖母，也不禁爲之心曠神怡，她眉花眼笑的遙遙向他呼着：

「阿明！你今天放學放得這樣早！」

『學堂裏還沒有放哩！我因為你們就要搬到別地方去了，特地請了假早些回來看看的。』明兒究竟年紀小，不知家敗人散的痛苦，反覺得這幾天忙忙碌碌的有趣，而且自己不久將要搬到校裏去住，新鮮的生活在前面等待他，所以他這幾天連讀書也沒有心思了，上課的時候，只是想回到家裏來看紛繁雜亂的情形。

『哦，你請假回來的嗎？這幾天就讓你去玩吧！將來等我們去了之後，你要好好的在學堂裏用功。』浩如夫人輕輕地捏住了明兒的手，柔和的眼光只是對着他呆看，好像對於他的將來有無限的希望，而又不忍遽然捨去他的樣子。『寶寶你真是要好好地用功呢……』她說到此地，正想再往下說，恰恰幾個扛搬夫費了極大的氣力，把一具紫檀木的衣櫥擡出門去，浩如夫人似乎不忍再看，她微微搖着蒼白衰皺的頭顱，指點着那具櫥對明兒說：

『唉！唉！你看這具櫥還是你祖父在崇明縣當捐局總辦的時候所購置的，我和牠幾十年沒有離開過，不料現在竟會落到別人家手裏去……』

她又指着一面金邊而雕刻花紋的大着衣鏡，對明兒說：

『唉！唉！這一面着衣鏡也是你祖父經過上海的時候買來的，那時候外國貨真是貴，聽說這還是從德國來的呢，所以牢固得很，到如今已經有二十多年還不會壞。唉！唉！不料現在也落到人家手裏去了……』

她又指着一張楠木的長方形的書檯向明兒說：

『唉！唉！這一張書檯還是你的祖父搬到此地來的時候買的，祖父曾經在這張檯子上畫過不少的畫，寫過不少的字，自從祖父去世之後，就少有人去用過。唉！唉！不料現在也要給人家用了……』

『唉！唉！這許多東西都被別人家拿去了……』明兒靠在祖母的身旁，一面顫聲的答應着，一面不自覺的將他的小手揩自己的眼睛。

『這都是我們的家運不好，以致於敗落到這步田地，所以你以後應該上緊用功！你的父親現在還這樣不得發，也是因為從前不肯讀書的原故。』

「奶奶！你說的話我總聽你，我以後一定用功讀書了。」
「乖孫子！你肯用功讀書，將來我望你好好的成家立業。」

「奶奶，我將來能够賺錢的時候，定把你接回來……」

「唉！我年紀老了，等你會賺錢的時候，我怕不會看見的了。你只要將來能够重振門庭，爭我們蕭家的一口氣，不要再被人家見笑就好了！我就是陰間，也是覺得快活的。」
「浩如夫人更緊緊地捏着明兒的手，露出了一微微的笑容，但這笑容裏似乎有一味寂寞的哀意含在裏面。」

「啊！奶奶！你爲什麼要講這樣話！我想你一定能够看得見的！我想你一定能够看得見的……」
「明兒張大了兩隻淚眼，對着她的祖母狂叫，講到這裏，他再也容忍不住了，便撲倒在祖母懷裏，嗚嗚咽咽地大聲哭泣起來。浩如夫人的老淚，也不自覺的一滴一滴地掛在她衰皺的兩頰上。」

「乖寶寶！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但願得菩薩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够多活幾年，能够有一天看到你把家門重振起來……」

「奶奶！你去……你去了之後，要時常寫信給我的喲！」
「明兒哽咽着含糊地說。」

「我寫信給你，我寫信給你……你在學堂裏寒暖吃食第一要當心……你如果沒有錢的時候寫信來通知我好了，我……我無論如何總可以寄你一點的……」
「白髮的老祖母的聲音也斷斷續續地聽不分明。」

六

離散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拉近來，那些值錢的東西差不多已經賣完了，不值錢的東西也都在別處寄妥了，親戚朋友們所設錢行的酒也吃過了，各處所欠的賬也都還清了，而且房主人也派了兩個管家來看守，好像不准他們再多日停留，無形中在那兒下逐客令了。

這幾天興致最高不過的，就是那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她們還沒有了解人生的哀苦與命運的險惡，

只一意以為將有新生活的享樂，有許多未曾接觸到過的奇跡將可發現，跳來跳去，一刻兒也不停息，時而要她們的哥哥放假時候去玩，時而姊妹們中互相呢喃地議論將來的生活，外婆舅母如何的愛她們，表弟表妹如何的歡迎她們；時而又硬要要求金媽陪伴她們同去，待到金媽說出不能和她們同去時，她們又眼淚汪汪的不樂起來。唉！她們何嘗知道大人們這時心內的苦痛呢……

逸卿夫人連日的忙碌，倒不覺得怎麼，到了後來，各種雜務一步一步的安排定當之後，痛定思痛，更覺得前塵後影，有不堪回首之嘆，只有一泡孤冷的眼淚，可以聊洩她的愁懷。她知道兄弟雖有同胞骨肉之情，但常久的閒居寄食，終非永久之計；她知道嫂嫂的為人，素來是刻薄吝嗇，日後相處，不免要受其冷嘲熱諷；她知道娘家的僮僕，難免炎涼勢利之徒，如今帶了這許多兒女去相擾，定多為彼等奚落……在先前，浩如夫人呵責謾罵她的時候，她有避回娘家的念頭，想和她的父母兄弟訴說積年來所受的痛苦；但到了現在，覺得娘家也不是她的安身之所，而且浩如夫人也大不像從前的橫暴，換了一副溫和的面目，反而覺得她年老受苦的，可憐，極不忍遽然離開她，使她的暮景蕭條，一至於此。但事實那能隨人心願，時間也是不稍待人的惡魔，到了十月中旬的某日，就不得不使他們一家傷離泣別，使一個先人費了許多苦心孤詣創建起來的家庭全歸於烟消雲散。

浩如夫人的姊姊家在姑蘇蘇臺畔，而逸卿夫人的娘家本在鄰近的苕溪，現在因為她哥哥在上海經商，所以全家也都僑寓在那邊。自耳城至上海，蘇州本有鐵道相通，是順路，但浩如夫人因年高膽怯，而且帶了不少的東西，火車上下，很多不便的地方，便改道舟行——只要一隻湖雪快，搖到拱宸埠，就可由內河的小汽輪直拖到蘇州——不過她們旅途的方向雖然不同，而離散的時間，卻同在一日之中，而且又同在一個時間之內。收拾行裝，整理用具，足足的忙了一個通宵。次日早晨，天還沒有大亮，門外就熙熙攘攘的熱鬧起來，轎夫，扛搬夫，都一個一個的到齊了，好管事的閒人，也好像預先知道了這一回事的樣子，比往常特別的起得早，都探頭探腦的在門口張望，有指點着那廳堂上的兩大堆行李，交頭接耳地在那兒紛紛議論的；也有伸頸延望，

微微搖首，似乎在那裏慨嘆唏噓的；也有斜着兩眼，低聲冷笑，在那兒幸災樂禍而自鳴得意的……

車站和船埠頭是兩條不同的路，所以她們在自己大門口就要各人走各人的道路了。逸卿夫人看看各種事情都準備定當了，而且八點鐘的快車也要急於趕上，再沒有牽延的時間，便走到浩如夫人身邊去辭別，並且也催她上道：

「婆婆我們可以走了吧！」

浩如夫人因忙碌過度，又受了些風寒，這幾天有些微微的傷風，不時的要咳嗽，所以到了這時候，她還坐在自己的房裏，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有時呆望到天空，天空中只是滿佈着陰沈的愁雲；有時環顧到室中，室中空無所有，只有零散的藥物在與故主依依惜別，沒有一件不是催人下淚的資料，更沒有一件不使她把往年的事踴躍旋風般的在面前掃過。這時聽到逸卿夫人來催她上道，才如夢一般的擡起頭來：

「走的時候到了嗎？唉！什麼我也不想走……」

「婆婆，你是不是身體不大舒服咳嗽好了些嗎？」

「身體倒沒有什麼……」

說到這裏，她們兩人都默然了，好像有千言萬語不能傾吐的樣子。過了一息，浩如夫人自言自語的說：

「唉！不料我們竟有這樣的一天！」

「婆婆事到如今，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唉！我是老來苦！」

「婆婆不要過於傷心了，我們將來總當有團聚的一天。」

「我怕是不到了……」

「我想總不會如此吧！婆婆！我以後天天禱告菩薩保佑你……」

浩如夫人的白頭慢慢地垂了下去，如同秋後的一株枯楊，似乎再沒有擡頭的勇氣。『唉！唉！少奶奶，我真

不願意離開你，我從前對不起你的地方，望你再不要掛在心上！』她說着，又是一陣咳嗽。『我望你再不要掛在心上！』

『是過去的事了，還要去提牠什麼？』逸卿夫人一邊顫聲的諷刺，一邊連連的俯下去拍浩如夫人的背脊。

正在這時候，外面有一種粗大的聲音高叫起來：

『噲！八點鐘的快車怕要趕不到了！』

她們聽到了這警告，纔如夢初醒，勉強的站了起來，逸卿夫人扶着浩如夫人的手臂，慢慢的經過廊簷下走了出去。

『婆婆！我們就在此地分別了！我明年春天定到蘇州來看你……你好好的保重身體吧！』

『你也當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們不要讓她們出去，上海地方不比內地，走出去很擔心的。』浩如夫人說着，一面和她的幾個孫兒女一一握別，她們各人的眼睛裏都充滿了別淚。

『那末我們就此分別吧！願你們一路平安！』逸卿夫人說着，又叮囑她的十一歲的大女兒說：『阿齡！你要好好的服侍奶奶……』

『願你們也一路平安到了上海就寫封信給我！』浩如夫人已經坐在轎子裏面了，還探出頭來作一次最後的談話。

一剎時間，擡轎子的擡轎子，扛行李的扛行李，都向她們所要到的地方分道前奔，看熱鬧的人也一轟而散了，只剩了那一所空廓的住宅，還孤冷冷地站在那裏，好像對於牠舊日的主人，也有慨嘆惋惜的樣子。但從此以後，也永不會見他們的蹤跡，他們是永不能回來的了！不多幾天之後，新主人搬了進來，頓時燈燭輝煌，賓客盈門，換了一副繁榮的面目。過往的行人，也很快的把以前住在那裏的主人忘記，再沒有人去談論他們過去的歷史了。

至於金媽，那一天送了她的主人上車之後，無頭無腦的回到她主人的舊屋裏來，看了屋中那一種淒慘零落的景象，心中不覺起了一層無名的傷感，可憐他們一家興亡的殘跡，只有她看得最是親切，也只有她記得最是清楚，先前怎樣怎樣的榮貴，後來又怎樣怎樣的衰敗下去，她都一一的親眼見到。她是一個無知識無思想的鄉村婦人，但經過這一番不幸的遭遇，心裏便如受了一次極大的創痛，什麼事都使她心灰意懶。從此後，她再無心於別投新主人了。在第二天的上午，她便揹攜起自己的行李，回到她的故鄉，依在她孀孀家裏度她殘年的生活。

——載東海之濱光華版。

女媧氏之遺孽

葉靈風

荷篋今天走了，敬生又在郵局中辦事沒有回來，偌大的一間樓上，祇有我一人靜坐，樓下的笑語歷歷從窗口遞上，使我眷念的心懷，益復不能自止。昨天此時，荷篋還在我這裏，他並沒有同我講起卽要走的，事然他今天竟偷偷地走了，在他的心意，以爲不使我預先知道行期，可以減少我的痛苦，殊不知今天這突來的離別，卻益發使我悲傷哩！我今天清晨從牀上聽見他嫂嫂在樓下對他說，荷弟，時候不早了，你還不預備車子走麼？我的心真碎了。我本待要起來送他，無如我們的關係既是這樣，我惟恐他人見了我的淚容，反將格外引起流言和蜚語，所以我祇好蒙頭掩面痛哭，知我此時情的真惟有這一條薄薄的棉衾了！

他近來大約知道開學期近，快要與我離別，更格外同我親近，每當敬生出去後，便卽不顧一切地跑上樓來同我談笑，以圖在歡樂的陶醉中，想使我忘記了未來的離別。然他雖是這樣地用心，雖是這次使我是免去了黯然銷魂之感，他卻忘記別後的我了。可憐今日這一個晴天，露凝，霧地分離，使追念起舊情，心中如何地難堪啊！

我早知他今日便走，我真懊悔昨晚的一舉了！我近日因荷篋校裏就要開學，心中常是不樂，昨晚敬生忽然要我出去看戲，說是看我近來太沉悶了，要我借此散心，我當時因怕他窺破了我心中的隱事，所以不敢回卻，祇得立時答應，然不料我們在樓上房中這樣輕輕地對語，竟使他在樓下也聞見了。我們出門時，我行過天井，回頭從廂房玻璃窗中望去，只見他伏在案上不動，大約又是哭了。我要進去勸慰，卻又因敬生同行，爲免他疑心起見，我不好停留，祇得隨着出門去了。他每見我與敬生同行，總是常要傷感，我雖極力勸他解脫，告他這

是無可如何，不可免的事，然他終無以自寬，因此我便不常輕易同敬生出去，然有時又爲情勢所迫，勢不能不
一同行走，便如這次的事，我在這種情勢之下，實不能不敷衍敬生一行，然卻又惹了他的傷感了。我既瞥見他
在房中痛哭，我雖走到影戲院裏，我的心卻留在家中！我和敬生並肩坐在一排椅上，黑暗中我耳邊祇有嚶嚶
的哭聲，眼裏祇見荷篋聳動的雙肩和一付苦悶的面目。我想起全是我這個不祥之身才使他一個活潑的
青年，忽變到如此消沉，我的心裏真止不住一陣愴痛，我祇得在前面的椅上，用口緊噙着我的食指，以期滅殺
這不可遏止的悲哀。敬生見我忽然伏下，便在旁問我何故。我祇好推說因場內人多悶久了覺得頭暈。我伏了
好久，一直到我感情平服了，下去方敢擡起頭來，這幸虧是在暗黑的影戲院中，若在他處，我深知又要惹起閒
言了。如今他雖走了，但是，我想起這事，我滿心總覺對不住他。我以一個中年有夫的婦人，不能恪理家政，自覺
已很慚愧。不料一縷閒情，又復傾心在荷篋身上，我現在雖並不是感懾於什麼禮教和婦道，才想說出此話，雖
是愛情的發生也並非片面所能爲，然可憐的荷篋，在我未和他發生關係以前，他終是個樂天活潑的青年，心
中沒有一點悲哀的影子，自從三年前他與我發生關係以後，他就由青春的樂園中，立時被推到了煩悶的深
淵裏。他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了他高尚的志趣，苦心的力學，然他青春歡樂的夢境終因此打破了，他蓬勃活
潑的氣性，終因此一變而爲沉默寡歡了。

呵，我真罪過！我此時雖並不懊悔和他有這段歷史，然我終害他了，終辜負他了。我這一株已萎的殘葩，真
不配再蒙園丁的培植！呵！我要……天呀！我要怎樣做！我爲了不要使他再繫戀我，我爲了不要使一個有望的
青年再淪陷於絕望的悲哀裏，我要忍痛割愛了！我要使他有所覺悟，我要使他覺得我不可再留戀，我要使他
憎我，我要使他與我隔絕！我既爲他犧牲了我良妻的美名和家庭間的燕樂，現在爲了澈底愛他的原故，爲了
不忍使他因我而受苦的原故，我更更要採取我心痛的策了！犧牲一百個無用的我，不足惜，我寧可使他怨詛
我的無情，我不忍坐視他消沉在絕望的悲哀裏，我要澈底的愛他——可憐啊！我也祇好一人躲在樓上寫寫
罷了。我在這裏雖是寫得這樣地堅決，然當我一見了他時，一見了他那付 *Melancholy* 的面目時，我又像什

麼的勇氣都沒有了！

因了我極意麼縫和敷衍的原故，我同荷箴雖已發生了三年的關係，然敬生始終尚不曉得。近來外人注意我們行動的已漸有了，他大約也終要發覺我不知他知道了我和荷箴的時候，知道我竟背下他作出這樣地事後，他心中要起若何的感想！三角悲劇中的最後一幕，大約便將要在那時演出，到那時我爲謝敬生和免荷箴受累起見，我唯有……

啊！這是惡兆，我不敢再想了！

二

我忽忽地回到房裏，從箱中取這冊子，翻到上次所寫的最後一段，呵！天啊！是誰使這段推想擠進我的腦中？是誰使這段文字流出我的筆端？不料我想起的恐怖的事，如今竟將實現了！

怪不得荷箴家中的人日來對我都改變了素態！怪不得我每次走下樓時，他母親總是向我作極冷淡的招呼，他哥哥總是向我微笑，他嫂氏總是向我講有二重意義和暗示的話哩！原來他們已曉得了我的隱事！他們已獲得解啟這祕密的鎖鑰了。愛情的成分雖祇有痛苦沒有羞愧，然我一見了他們那種銳利的眼光，將我作了鵠的，紛紛投矢於我身上時，我總覺這是莫大的恥辱。我從沒有經過過這樣的窘澀，爲了愛情的原故，我什麼都嘗到了！

今天是荷箴走後的第四日，早晨我從開壁窰貨店中收到他轉遞來的一封信，這是我們約好的通信地址。他信上說他倉促成行，未能使我預先知道行期，實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說他在臨行的前夜，曾寫好一封信預備留交給我，不料當時因夜深了疲倦異常，竟忘記將信收好便去就寢，那知竟被他因赴宴遲歸，嚴肅的老父看見，他老父萬想不到他輕輕的年齡在暗中竟有這祕密勃然震怒，立時將他從睡夢中喚醒，嚴重地申斥了一番，可憐他便不敢再留滯在家中，第二天清晨便忽忽地走了。他又說現今距這事發生已是四天，他父

親定已告訴了他謹默的繼母，狡詐的嫂氏知道，他問我日來他們對我的情形可有變動。

啊，天呀！我還在夢中哩！我真料不到竟有此事發生，怪不得他們這兩日以來對我的態度這樣。當我接到信時，我正歡歡喜喜方以為他定有許多的好話對我講，那知告訴我的卻是這樣地一件事！我看了以後，此身真如墮冰洋，什麼想念都消滅了！呵，天呵！這令我如何是好？這今後的生涯叫我如何臉面去承受？

啊啊！這今後的生涯叫我如何去承受！以前在事情未被他們發覺時，我可以同蕪箴整天地守在一起，我可以很自在的從樓上走到樓下，我可以在他們任何的一個口中探問蕪箴在外的消息。然而現在呢，我可以向那一個去詢問？當我未走近他們時，他們那銳利沈毒的眼光，已漲滿了譏笑兩字，使我沒有開口的勇氣了。他們不向我追詰，已是我莫大的安謐，我還敢再向他們去提及事變之來，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料我們已不幸的關係中，更突出了這意外的變化！

他們自知道了這事以後，我這知他們除鄙夷我的行動外，還在暗中向我痛恨。在他們的意見，以為蕪箴與我的發生關係，完全是出自我的誘惑，沒有我這個人，他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決不會惹上此事的。呵，天呵！他們若真有這種意見時，這真冤煞我了！我此時雖也有懊悔不該使他一個無辜的青年，惹上了痛苦煩悶的心意，然我的懺悔卻完全是在詛咒我自己的不祥之身，我並非惋惜這事的出現。我們的關係，若果真僅是因我的主動牠才發現，那我倒也很可簡易地將牠消滅了。無如又不是這樣，這樣的一件事，既非我能為力，亦非他能為力，在我們之間，實有不可抵抗的潛力驅策着我們，使我們刻不容緩地互相前進，在我們自己彼此尚未發覺時，這其間已有了不可移的根蒂了。我們現在祇好詛咒這鴆毒箭怎地射到了我們的心上，我們又那裏有逃避這勢力的可能！

三

自從我的事被人知道了以後，我的心境就立時改變，我苦痛的重圍中，又加上了一層疑慮的縛束。以前

我雖也明知這事早遲終必要被人知道，心中不時對了未來懷着恐怖，然當荷箴未離開，或偶爾想起了一兩件已往的夢影時，在我層集的悲哀中，總有時會檢出一絲樂意。然現在則難言了，我雖並不甘自沉於愁嘆，然任是怎樣強顏歡笑，勉自慰抑，這莫大的罅隙，終非一點薄薄地自飾所能掩隱。我在家中向來是被人譽爲善交際能適應環境的，所以她們暇時每喜同我聚在一起談笑，然我現在又怎好再同她們在一起呢？她們雖不致在我面前竟提起荷箴的事，然那兩道眼光，已明明地將我的隱事，加蒙了一領譏蔑的外衣，呈現在我面前；她們雖不向我攪纏，便僅是這些已很發我消受了。我不懂我何以現在見了她們，總有點自餒，有點害怕。

今天荷箴的嫂氏走上樓來，笑着對我說，荷箴年長了，家中很替他煩心，問我可有適當的朋友或學生，介紹一位給他。他這位嫂氏爲人極機警，善辭令，許多在別人口中趨趨講不出的話，她卻能不顧一切的說出，我平日見了她已感覺有點難於應付，然當時我並無什麼話柄在她口中，所以尙可同他狡辭相對，自從我的事被他們知道了以後，我就很怕與她交談，而使我最近最感困難的便也是她。她每在衆人面前，向我講出極使人不能忍受的話，我因了她的詞鋒太厲，又以有所顧忌，所以每祇好置之不答，然因此她便益發志長了。今天她上樓後，我預知她定又要向我嘲弄，果然，她竟講出這話。她講這話的用意是極明顯，不待我思索便已知道，她無非想藉此嘲弄我罷了，然我又能向她講什麼呢？對於這加到的一切，我除無言地承受外，我又有什麼可以答復。

實際對於這事的發現，我並無一絲恐懼的心，休說是她們這幾個無關係的人知道，即使合關係最密切的敬生知道了，我又何懼之有？我若對於這事有所畏意，在當初嫩芽方萌出土面時，我早就將牠消弭了，我既大膽滋着牠去發長，這便是不顧忌什麼的證據。至於現在我對於人言所以要有點退縮讓避者，我實別有所苦。每窺現在僅是個在學的青年，因我的原故他已擱了不少的煩惱，我現在若再因了不甘受他人的奚落，或爲了愛情的光明而防禦，毅然奮起撤去一切而障，將事的始末向敬生剖說個明白，那我雖倒可博得水落石出，不再受無限期苦悶的倒懸，然卻未免更累荷箴了。敬生知道了以後，對於這事一定要引出很嚴重的交

涉，那是可斷言的，葦箴和我雖並沒有什麼海誓山盟，然當我萬一有了危急時，他是一定要奮力相助的，到那時即使我沒有什麼困難，然當事情鬧得這樣天翻地覆後，我們的生趣全無已是可斷言了。我本是無用的殘軀，我犧牲本無足惜，然他一個青春燦爛的年華，若竟因此事而亦斷送，那未免太可惜了。我爲了這事，爲了不要使一個方輿未艾的奇葩，竟因我而枯萎，所以我平日雖是不肯一步讓人，然此時對於這投擲我的一切，我也祇好效法十字架上的羔羊，含淚無言，仰首去承受。本來一切都是我的罪過，沒有我又何至有此事發生。我爲了我的罪孽而受辱罵，這不是我應得的懲罰，我方愁我無贖罪的餘地，我豈是逃刑的懦婦。

寫了一封信給葦箴，勸他不必因我們的事被人知道而悲傷。這本是不應隱瞞的事，這本是應當登在高峯之上，戴起榮譽的冠冕，向萬民去宣告，萬民聽了都要爲我們頌手稱慶的事。無如在被幾千年傳統勢力積成的縛束下，在一點真情被假面而重重的禮教斬割得的無餘中，人心裏終不敢迸出這一縷真靈！

繁茂的果叢，經了溫暖嬌豔的秋風，熱烈的華實，自要無隱掩的呈獻，我們的事也是這樣，這正是自然成熟的表現，我們又何必顧慮。

四

上次曾寫過一封信給葦箴，後來又寫過一封，至今已月餘了，尚未得覆，這真使我焦急萬分，飲食都不得安寧。他怎麼還沒有覆信，無論校中功課怎樣地繁重，然寫信的時候總可抽出，敢是我的信竟在中途遺失，然即使他沒有得到我的信，在這一個月餘的間離，他也應有信給我，他如今這樣長久的時候沒有信來，難道真個是憂鬱成疾，竟纏綿在病榻，不得作書麼？近來家中的人對我雖稍安，不再像那樣糾纏，然大錯鑄成，我們的事終已非昔日可比，要再求已往的那般歡情，恐終非今生所能夢想。我爲此事，近來的心情已日趨煩悶，再加葦箴這樣長久沒有信來，杯弓蛇影，市虎含沙，實使我百慮叢生，真疑此中或醞釀着未來的大變，呵，他何以沒有信來，即使真病了，他也應請人寫個信封，寄頁白紙給我，怎地祇這般杳無消息！

在莓箴初離家時，我盆中的水仙方含苞初放，現今則架上祇剩了一座空盆，這株薄命的殘花，正不知被人輾轉棄擲，已到了什麼地方了！屋後的連山，宿草已重披上淺碧的新衣，欣欣地漸侵到蜿蜒的山徑，我每日坐在房中，從牀後的小窗，獨對着這盎然的山色，春風挾了花香和土中蒸發出來的氣息，不時從窗櫺送進我的鼻管，使我想起我心中蘊蓄着的疑難，不禁要咒詛這繁盛耀人的豔景啊！我此時若是個悔教夫婿覓封侯的深閨思婦，看見這陌頭春色，想起了舊日歡情，我倒也可索性整日地緊蹙雙蛾，在樓上去長吁短嘆，博得衆人的憐惜，羣來向我慰問。無如我現在的情形又不是這樣，我名義上的夫婿正整日地在我身旁，我心中的戀影，祇好嚴居在我的心底，我想起祇有在暗中啜泣，我不但不能在光明處向人去訴說，祇恐我訴說了衆人反要責我的無恥，咄我的狂妄。啊啊！誰沒有他的祕密，誰沒有她理想中的戀人，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過？我的事，究有甚麼不能對人言之處！你們怎只是這樣地虎虎然伺隙於我側，想乘間向我狂噬。

人的嘴真厲害，現在除敬生以外，凡與我們時常晤面的，概都知道我們的事了。我的事本不必隱瞞，尤其對於無關係的他們更不必顧忌，祇可惜他們知道了我的事後，不能如我知道的事一般，每要存種種鄙視的心，以爲背下丈夫作出這樣的事，是可恥的行動，實則我真不知這果有何恥，禮教中的貞操與 *Opium* 箭鏢上的戀愛果有何關係。然敬生現在尚不知道這事，這終是我的幸福。我講這話，並非我的事獨畏被他知道，實因這事尚未屆可以使他知道的時候。現在若一旦給他發現，不但我的計劃將完全打破，且更累了年輕的莓箴一生，徒增我許多百身莫贖的罪孽，所以以我之苟延殘喘，我的用心實別有所在。近來很有幾人向我諷示，說我狡狴，敬生和莓箴都上了我的圈套，說我既在謀一人精神上的戀愛，同時又在享受他人物質上的安樂。啊啊，這是何意！我豈是視愛情如兒戲的巴黎婦人，我豈是鶩於繁華的風流少女？我忍辱含羞，仰息在與我不得不同居的豢養者之下，我實如坐針氈，一刻未能忘懷，我豈是苟安逸樂，不過我想起了羽翼未豐的莓箴，我終不敢輕圖妄舉，我終祇好忍辱吞聲，暫時忍受罷了。

莓箴沒有信來，實使我什麼事都懶於做，我真被他牽住了，我心中簡直沒有一刻的安寧，他何以沒有信

來他不應這樣長久沒有信的，即使真患病他可以作一簡單的信告我，如今這樣長久地杳無消息，實使我猜不透他現在究在何種境況。他總不致忘我，他也不致被人禁着不許寫信，然我何以這月餘以來，每日在間壁的饒貨店中，總得不着他的信呢？我爲了我們的事被人知道，我已受了很大的打攔，現在更因他這樣長久的時候沒有信給我，我更覺焦灼萬狀，我的神經已漸漸失了常態，胸中時起阻惡，我雖極力地防禦不使人知道，然我有時每會不自知的流露了我的心事。昨日我俯在涼臺上閒眺，荷篋的嫂氏從下面拿了一枚朋友送來的紅蛋對我說：『你看，好大的一粒紅荳呀！』她講話的用意我深知道，然我的事已至此，我又怕什麼人呢？

五

這冊子我又一月多未寫了，在我上次寫時，我萬想不到這次竟會伏在枕上寫的。天有不測的風雲，我真想不到我竟會忽然害起病來！我的病是什麼時候想起，我現在已算不起來，祇覺日日嬾遞，我病榻的生涯已將近兩旬了。小窗深鎖，長晝沉沉，益以春雨淒涼，倍使我念着久無信息的篋，不能自止！我此時雖不能尋出我患病的時期，然得病的來由我則深自明瞭，我知醫我這病的回春妙藥，實祇有海上的一羽孤鴻，青鳥不來，我的病恐總不能自己！

自患病以來，我的神經很衰弱，睡眠的時間很少，即偶爾入睡了，也每每被無端的噩夢擾醒。我在夢中不是看見荷篋一人病滯在上海的邸舍，便是覺得我一人僕僕在道上去求律師，種種在我醒時腦中絕沒有一點影子的事，也會在夢中發現；我每次被驚醒了總要止不住浩嘆，在房中看護我的她們，聽見我的嘆聲，總要俯下笑問我在夢中又遇見何事。真的，她們近來似是很要留心我無意的表現，每是幾人一齊走進房來，詢問我的病狀，問後又彼此看各人的臉色，像是要和她們適才在外面所講的什麼對證一般；有幾次我更聽見她們在外間切切的私語，雖躺在牀上不能知道她們所講的究是什麼，然是在那裏論我的事則可斷言的。其實我的事和我得病的來由，她們那個不知道！我現在正不要再迴避什麼，她們又何苦這樣地藏頭躲尾。

雖在十日以前，敬生已遷到另一個房間去住宿，然房裏往來的人太多，這冊子我不但不能寫，并且即連看的時候也沒有。我現在祇好利用這一刻，這黎明的一刻，她們都困了白晝辛苦正在酣睡的時候，我才敢從我貼身的小衣中取出這冊子，借了牀後小窗射進來的微光，側伏在枕上歪歪斜斜地寫。我不知我寫這些果有何用，但這是我們的預約，每篇每好拿一枝筆亂寫，他也叫我想起什麼時不妨寫下，我這便是照他的要求。他心中真塞滿了眷咽欲出的話，然又無一個人可說，我祇好率性全移在這紙上了。

風雨連宵，春意闌珊，這樣的天氣很不宜於病人，尤其不宜於我這個非病的病人。我整日地躺在牀上，耳中聞着風雨的敲打，目中所見又都是對我懷了鬼胎的她們，我雖不要自尋煩惱，有時亦不能夠。她們近日每個進來問我，臉上總要現出疑煩的顏色，敬生也是這樣。他有一次對我說：『你放心，不要性急，且安心靜養，天，什麼事都不要亂想，將心放寬了，任何的病總會好的。』這雖是對於一般病人的普通安慰話，然出自他的口中，我虛心的人聽了，不穴面風，總覺是有爲而發。他雖不致也曉得我的事，然我總覺有點不安。

這一間小樓被閉得緊緊嚴嚴，既看不見含淚的落花，又聽不着喚歸去的鶻聲，我祇得將這病軀遺在牀上，率性任了靈魂挾起殘破的敗絮，去在幻想之鄉裏遨遊。然我一想起久無信息的莓箴，我的一縷遊魂，又如經不起這窗外風雨的小鳥一般，立時頹然從天空中墜到了可怕的層淵底。他如此長久地沒有信來，實使我雖不敢再去亂想，亦止不住不作無益的推測，他若與我僅是些若即若離曖昧不明的關係，那他這樣長久沒有信來，我倒可以疑他是在擯棄了我，失戀的悲哀，實較這不知是悲是喜的倒懸爲好受。無如他又不是這樣，我們彼此是決不會相忘，然他這樣久的沒有信來，卻又是何故呢？啊！這疑悶，這隱謎，這百思不得其故的苦悶。

我雖病了近二十餘日，然我不但不能尋出我始病的時期，并且我亦不甚覺得我是有病。醫生來了，雖給我診出羸弱的病情，連盤的病狀，然假使我真是有病，這又豈是草根樹皮，一兩瓶藥水所能奏效？我不但不覺出我是有病，有時我在牀上想起了一些別的事情，念及假若錢此時在我側旁，我直覺得我依然可以立時起來談笑或逕往樓下，但是待我要實現我的理想，偶然想將身子略盛一盞時，則又完全相反了。我不但不能坐

起，即連現在因這邊寫酸了想要反一側時亦不能敷。旬日以來，我自己覺出所謂病狀者除飲食很少，胸頭時作嘔外，便僅是衰弱這一點。其實我心體還依然強健，我想起這風雨中的暮春煙景，我直悵不得立時便起來去眺望，不過我終坐不起來，我枉自學了幾年的醫，我也察不出我自己的病狀。

六

呵！我此時雖也能執筆在寫字，然我總疑惑在這裏的不是我，我這個我早已不知涅槃到什麼地方去了。平常瘋狂的人都是他人覺得他瘋狂而他自己並不覺出，我則此時雖沒有人說我是瘋狂，而我自己實覺已沒有再統馭這神經的能力。我直到此時，我想起昨晚的一幕，我猶如在窒息的礦中一般，實沒有再呼吸的可能，我眼前所見的完全是一片空濛的黑暗，我已消失了我所有的一切感覺，我雖明知我在這世間並不能再有幾日的苟延，然在我一息尚存之前，這燈下的辭儼，總要充滿了我全身的細胞和纖維——在我溘然長逝之後，我的骨殖化了灰燼，若有好事的人用了二重視覺的目力來辨察，我深知他一定能在這一堆死冷的灰中，看出斑斑的圖畫，都是關於這事的印象。

啊！我究將如何寫起呢？這事我雖記得清清楚楚，然我此時心中已如劫後的村墟紛然無序，這萬縷的悲哀，我是將從何條說起！——我此時雖瞑目念及，我亦心痛難忍。我不知道心痛的作用，是否果起於司血的心房，假使我所想不差，我深知此時若將我的胸部剖開，血移萬翎，我這一零破碎的肉塊，恐怕早已森然佈滿了孔穴。

然骨骸在，我總不能不吐，這樣的一件事，我若也不寫下，我真辜負了毒箴貽我這冊子的本意。好了，且待我勉抑悲懷，將這夢一般的奇境敘寫一下罷。

這幾天因我精神稍好，看護我的她們僅于晝間在房中陪我，晚上都是各往樓下或家中去宿，這偌大的一座房間，僅有我一人相對昏黃的孤燈和岑寂的夜靜。每晚我一人側臥在牀上，遙看了壁間所懸毒箴手繪

給我的玫瑰，那雪白花瓣，那淡紅的帶束，每要引起我不少旖旎的夢想和感舊的情懷。昨夜將近十一句鐘，我正醒着仰臥牀上，瞑目推想毒箴久無信來的疑團，忽聞門樞微響，睜眼看時，祇見敬生走了進來。自我患病以後，我每不耐見他，所以他也不常進來，昨夜我見他忽在人靜後來此，料想定是聞了我的嘆息前來向我慰問，不料他走進來後竟在牀沿上坐下，笑着對我說：『蕙！我給你有一點東西。』說後使用手向裏衣的袋中掏取，我以為他一定又在外面購得什麼裝飾物來了，我方暗笑他對我用心的虛擲，那知他掏出來的卻是個很厚重的信封呵！天呀！慘劇來了，我一見這信封，我立時眼睛一黑，就如從千丈的高崖，一失足倒撞了下來一般，我已消失了一切的感覺，我化了石的身軀，直挺在牀上，莫想動得分毫。這封信明明是我投在郵筒中寄給毒箴的，卻怎麼到了他的手中呢？我目瞪口呆，一直到他從袋中繼續又取出三封信來，我都一言未發，一瞬未移，但是我的身軀已由靜止的狀態中變到了戰慄。他見我戰得厲害，牀柱都震震作響，他很穩重地對我說道：『蕙，不必害怕，不要驚震，你們的事我早知道了，這裏的四封信，兩封是他給你，兩封是你給他的，現在都在我的手中了。你作這事，我本沒有權柄干涉，不過你不該瞞下我作出，以為我總不致曉得，你太藐視我了！現在在我甚麼事都知道，我深知在你的箱子裏，還有許多關於你們的物件，你不必遲疑，你可將鑰匙給我讓我去檢視一下。你放心，我決不使你為難。』——凡人遇着一件突如其來的意外事，祇有兩種態度可趨：一種是抵抗，不問青紅皂白，利害理曲，只管奮起去爭辯；一種是鎮靜，祇保持着止水的態度，以觀事情究要變到什麼模樣。不幸的我，對於這次事的發生，竟取了後種的態度，我本然無言，祇懶懶地從枕下摸出了鑰匙給他。我幸虧那時未有劇烈的舉動，否則一時造次，恐連現在迴想的機會也沒有了。我將鑰匙交給他後，挺在牀上，眼見得他啓了鎖，從箱中取出個沉重的紙包，自己心裏雖想要去阻止，身體卻無力移動。這裏面，正藏有毒箴以前所給我的信，和他手寫的一冊日記，並一頓半身的肖像。他將紙包取出後，便在距牀稍遠的一張檯上，一件一件地察視了起來；他將小照看了一遍，又將日記翻了幾頁，隨後便將信逐封的抽出。這信的數目，一共有五十七封，都是毒箴三年來心血所凝成，紙色有的是淡紅，有的是淺碧，有幾封更由他在四週繪了同縮的雙心和許多美麗的

圖案，他將信一一翻視了後，便又重行裹起，握在手中對我說道：「蕙，我不再擾你了，你放心，你好好地安息罷。我現在不過將信拿去看看，我決不使你爲難。」說後，便不待我回答，就逕自走了。

這事的發生，爲時不過僅延兩刻，我始終未聞一句口，他說話的聲音也極低微，一切都極恍惚，我要不是看看鑰匙已不在枕下時，我真疑是在夢中。他走後，房中一切又歸到寧靜，祇是燈光因油少黯澹了許多；然在這空間，這幕後已潛伏了莫大的劇變，任是嫗皇再世，煉就了幾萬方的五采神石，祇恐怕回天乏術，尙無力補救了！

這一刻天才黎明，萬象都尙在沉寂的睡眠中，昨夜雖發生了這樣的一幕劇，然世間知道此事的，除燈光同司夜之神外，恐怕僅有與敬生二人，可是再過幾日之後，這事怕要不脛而走了。我此刻對於這事的發生，心中倒極安寧，並不悲傷消沉，良以現在面障既除，什麼難題都可解決，葦箴久無信來的疑問，我至此也恍然若釋了。

然敬生究竟怎樣才知道我們的事呢？我現在對於他得到我們信的方法雖能明瞭，然我總想不出他何以也會知道此事。我所藏的幾封信，我是禁閉重重，深鎖在箱中，他實從未見過，平常我在他面前關於葦箴的事，我又戒備極嚴，從未露過破綻，我真不解他究竟何從知道——啊啊！我愚了我真在夢中！我不知我這條自縛的癡蠶，究要到何時方醒！人們誰是互相愛護的人們？誰不是以見同類陷在絕境中爲樂？她們個個都知道我的事，誰是緘口的金人，我又何怪乎敬生也能知道！這一定是她們中那一個暗告訴了敬生，敬生他既在郵局中任事，他知道了此事後，只消囑咐局中檢信的人員，將凡是本埠某某幾號郵筒收來寄往上海的信件，和自上海寄來遞交本埠某某幾個地界的信件，都一一送來給他檢閱，這樣一來，我們那幾封同我們命運一樣的信兒，便如甕中之鱈一般，自然都到了他的掌中了。我們的信中，每有祇能我們二人看而不能使第三人知道的事，不料現在都給他知道了，這真未免有點太惡作劇——發生了這樣一件與我切身有關的事，我雖不應有閒情再作遐想，然因了我此時精神很安靜，我想起這一點近滑稽的行動，我倒忍不住要發笑。

真的，我此時心中倒很安靜，並不紛亂，雖是我明知這事極關重要，並不是如煙雲般一現即可消滅的事，然我心中是很泰然，對於未來的一切並不懷着恐怖。死囚惟在立於被告欄內，聽法官在上面宣讀判詞時，心中倒極忐忑，待判詞宣讀後，知道所判決的正不過是絕望的死刑，態度反很安靜，因天下事惟有悶塞的苦悶最爲難受，待揭曉後則結果雖有不同，然問題得了解決，疑難已經消失，雖或又有新生的痛苦，然心中總較以前安釋了。我此時精神很平穩，大約也便是這樣心情的表現。敬生曾說他決不與我爲難，我不知道這是他的真意還是飾詞，然我們中間既發生了這樣的事，雖是我們自己並不要尋事，而同牀異夢，各懷鬼胎，這樣的情形不是久局已可斷言了。其實我現在對於我本身，我並不留意，蓋以後事情任是再有若干變化，我的判決已定，料想定不能再有比現今情勢更惡劣的，祇是關於毒箴的問題，我倒很有點擔憂。敬生若真能隱忍不言，那固是我所極希望的事，萬一他竟向毒箴的家裏交涉起來，引出法律上的糾葛，那毒箴以一個沉鬱的青年如何能經得起這樣的波折？設若他竟作出些感情作用的舉動，那我到那時雖殺身以謝，也無救於這個莫贖的罪孽了。在理我與毒箴的事既被敬生發現，此時我正應藉此向他提出……（我真沒有勇氣寫這字，我不知道我遇事懦弱無果決的心情，何以至此尚不能改去！）則此後海闊天空，正可任我順隨己意去翱翔，祇是此舉恐怕仍不免要將毒箴牽入漩渦，那我的志意仍不免失敗，所以此時我也不敢出此。我此時祇要能有方法不使毒箴因我受累，我真什麼委屈的事都願做敬生若能姑息不究，我可再忍辱去侍奉他，祇恐他不甘心罷。

我不知死對於我們的事可有助益。假若我死後能使敬生因我已死不相追詰，毒箴也能從此斷念，我倒是一死爲上。這事祇好待幾日再說。設若事情真至無可挽救，我祇好實行此策。——我這樣做，並非我畏死，實因我深知我若一旦長殞，這消息傳到毒箴耳中後，他也要無心人世的。

我的病雖已近兩月，然我身體上並不感着若何痛苦，我依然診斷不出我的病狀。早幾日每晨我尚要作嘔，現在則並此也沒有。我現在祇覺呼吸很急迫，且有時腹膜如發炎般微微感到不快，此外則一如平常，祇不過精神很萎靡罷了。最好笑的，昨日在事情尚未發現時，敬生曾另延了一位西人來診視，——敬生的忍蓄

力真充富，若不是他自己向我提出，我始終猜不透他也知道我的事——這醫生聽了我的心臟，他說我好像是有孕，惹得我向敬生埋怨了一場，怪他怎找了這樣一個冒失的飯糞來。我在那時，真想不到他的袋中竟有我的四封信。此刻我則因一夜籌思的結果，和側臥着寫得太久的原故，心力很是不支，呼吸每像要不能繼續的情勢，實則這不過僅因我運思太久，所以有此現象，假若真能漸漸地氣絕從此不擾一切煩惱，倒也是我所樂求的。

曙色開了，太陽已將出來，我不知隨着臨到我的將是些怎樣的刑罰！

七

敬生自從那夜將信給我，看後，一直至今已五日未到我房裏來了，這幾天她們對我也很可疑，每有耳語和手勢的舉動，這不是好現象，自不待我深辨，祇是我不知他們究要把我怎樣佈置。然無論他們把我怎樣，我都一無所懼，所可慮的祇是他們或欺我在病中，竟在外面同荷箴爲難，那我一人安臥牀上，真不啻自增罪孽了。可惜我現在無力起來，否則我早已要找尋敬生將此事解決，蓋我雖說我心很安靜，然這僅是言我對於我自身的態度，若提及荷箴，我真無時不在恐懼之中。

因了這幾日來輾轉深思的結果，我真覺得護持荷箴實是唯一要務！我是已裂之名，我是已敗之身，我再受些辱罵痛苦真不足道，惟有他以純潔之身，方有遠大的前程，若也蒙些不名譽的流言，被人認爲莫濯之羞，那不但我因了愛他的原故於心有所不忍，那就憐才二字而言，我也要有所不安，況乎他的煩惱完全是因我而有，沒有我他正一無所苦！

那一晚我大約因神經受刺過甚，呈了醉眠狀態，所以心中並不痛苦，這幾天則反射作用已過，在牀上迴想起來，委實無趣萬狀！我以一結婚已七年的婦人，縱使在聖殿中牧師面前的答應結婚出自我心願，然錯已鑄成，我既不能死心去交好敬生，也應自抑情懷，安心作個良善的主婦，怎可又將已枯萎的愛情輕易地輸給

一個純潔的青年。雖是情苗之生，並非人力所能避免，然人定總或可以勝天，我若不作繭自縛，我又何至如此！我能從中得到一點安慰和愉快，那倒也不負這番墮落，然三年以來，自身的痛苦，物外的譏評，祇有增無已，雖有時也能破涕爲笑，然心情卻始終是悲哀的，我不但得不償失，且更累了一個清潔的靈魂受苦！然而現在呢？我的罪惡之花則更完全暴露了！我既失了我七年來虛僞的面障，我又將惹了我心愛的人益發傷心，我究竟何罪而至此？我不知我尙有何顏呼吸這人間的空氣，祇恐一死尙不足以淨我罪呵！提起這些罪惡，我真傷心極了。這次縱使敬生不與我爲難，我想起我不能爲愛情的正義而爭鬪，我真無顏再活！我是一切罪惡煩惱的泉源，我深知我若不死，敬生的氣忿終不能忍，毒箴的煩惱也不能絕，我若是死了，一切都可解決，啊，我怎可再活！我是負罪的羔羊，我正要獻上犧牲的燔祭！

我已決定，縱使敬生不與我或苟箴爲難，我這負罪餘生，已不忍再偷苟且生活。可惜我現在不能行動，否則我早已自殺了。好在我的病雖依然未變，然我自覺脈搏漸衰，心力漸弱，怕總無起牀的希望了。我既不能自盡，且讓我作個自然的殞謝罷！

我不知我再有幾日可活，然我爲要使敬生於死後發現這冊子，可以知道我的心意，我實尙有無盡藏的悲鳴要訴，只可惜殘酷的她們，大約見我近來神色惆恍，防我自殺，竟將我牀側方桌屜中，一柄削筆的小刀也都收去，這桿鉛筆我已用指將木片撕過了幾次，現在雖有許多話要寫，怕終無幾個字能寫了。

啊！永別了，我的筆呀，我心愛的冊子呀，請恕我虛耗了你們，寫出這許多不幸的言語罷！我現在要僭效十字架上的耶穌，閉口無言，我要低頭垂目，靜候黑衣之神負了上帝的旨諭，引我往烈燄的地獄中去了……

八

溫暖的陽光自玻璃窗中佈滿了桌上，許多纖細的埃塵在光中凌亂飛舞，四週闐無人聲，冬日的午後真靜謐得可愛。我自懷中取出這冊子，翻到上次病中所寫，流光易逝，恍惚間距今將近八閱月了。我想起上次的事

情，我真恍如隔世！以我這樣家垢負罪之身，在理應早辭人世，免得這渾濁的空氣更加渾濁，然我竟偷生苟活，我知明白我事的人定要暗中笑我無恥了。其實我真有我不得已的苦衷——這册子未必能與我永遠長伴，萬一遺去被人檢着，我知無論何人看了後也一定要有這種感想，我與其在不知中被人暗笑，不如乘此重溫舊懷，將這八個月間經過的事變重行記下，免得遭路人的冷齒罷！而且我記憶很壞，這零碎的文字，或也是供我將來自身迴想的資料。我已寫出過，對於荷篋我要澈底地愛護，而現在所以要偷生苟活着，實如我以前所蓄死念一般，正是爲愛他的原故。我既爲愛他而甘死，我現在也更爲愛他而苟活了。況乎我再看牀上這濃睡着的小東西，那下垂的雙目，那翕張的嘴唇，手足不時微動，似是靈魂在夢中向白羽的天使歡舞一般，我縱感覺這生之羞辱，我也不敢再妄萌死念了！

我在今春病中，自決定爲免荷篋受累和敬生的忿怒而就死以後，我便整日地在牀上閉口不言，故發常常屏息已促急的呼吸，使她悶至無可再悶時，然後再呼吸一次，以期能實現我懦弱的慢性自殺。有人來問我病狀，我總是搖頭不言，藥配了來時，我也抵死地不服，果然這樣一來，病勢便日日加重，本來從不發熱的我，後來則檢溫器放在身邊，水銀也會向前突進了。我在那時，心地雖也依然明白，然體力則衰弱已極，身體在牀上一點也不能自動，每日僅被強迫着進一些滋養的飲料，我真覺死神已候在我枕旁，所差祇是施行他最後的威權了。這樣一星期以後，我真氣若游絲，命在旦夕，她們都爲我危險，敬生大約就在此時，見我病將不起，知道我正是爲了那幾封信的原故，便動了憐憫——我直到此時都不明白，他何以不欲與我爲難——在一個深夜又獨自到我房中，當着我的面，在牀前將一切的信都燒去了，燒後又對我說道：『惹，你太小量我了！我早已對你說過，我決不與你爲難，你怎樣自尋煩惱，我已有了七年的共同生活，猶不能使你絕念，我何必再不自量力的事。我深知現在正是這幾封信向你作祟，所以特來當着你面一齊燒去，現在能作這事佐證的根據都燬了，可以證明我並無心與你爲難，你也可安心養病罷。我固不情願你死，然你正有你的希望，你也不宜輕生，望你好好靜養，不要妄自生疑，你痊愈後祇要不再有使我十分難堪的事發生，我總不致擾你，但是你現

在若竟有了差池，我則也決不放鬆毒箴——這小孩子，我真料不到他竟作出此事，你現在總可放心了，望好好地養病罷。」我自經了他這番警告後，知道他並不在與我爲難，我若輕生，倒反累了毒箴，於是便收起死念，一心靜養，不敢再萌一絲他想，果然一點靈台，便是全身之主，我自立意打消死念後，這勢將不起的沉痾，竟賴了藥石和自己心神的養攝，竟重告無恙了。可是病雖終得痊癒，然遷延的時日卻已不少，在桃花未落時我還臥牀未起，待能行動後則梅雨已過，家家正葛裳蒲扇，菱角龍舟，預備度端陽佳節了。

我自好了後，我便又照常操作，敬生果沒有向我提過什麼，祇不過已非以前對我那樣的態度了。我又從樓下的諸人口中，探知毒箴還很平安地在上海，他大約尙不知道這次的事情哩，然不料就在這時間，一個美妙的神蹟，上帝的威權竟在我身上顯現了！我雖學過幾年醫，雖是病中也曾有過嘔吐的時期，醫生也向我診斷或是有孕，然我終不料到在我身上竟真發生此事！我是五月初痊癒的，癒後不久，我便覺得我腹部常時掣動，食量胃力劇變，我已顯有疑意，然我猶不敢深信，迨我身體起了生理上的變動，我則始知這真非虛構，果然自此以後，便一天一天成熟起來，衆人也都知道，在距今一月之前，一個嚴寒的夜半，這清白的小生靈，便呱呱地一聲，真出現人世了。

一個嬰孩的構成，雖與母體有同等關係的父體亦不能明白，知道牠來源的，惟有無所不知的上帝與孩子的生母。這小東西產生後，衆人雖異口同聲的羣致賀於敬生，然明瞭這一道生泉發源之地的除上帝與我外，又有那一個該死的我，若與毒箴並未發生過肉體的關係，那倒也毋庸我多辭，無如我們又不是這樣。

啊！你尼丘山上的顏氏女呀，你伯利恆城中的馬利亞呀！你們雖都不自知你小生命的來源，惟我則不然，一切的事我都知道，我知道花兒怎樣蓓蕾，我也知道果兒怎樣成熟——啊！我罪過我好大膽，我真僭比你們了！我真褻瀆你們了！你們都是聖潔的處女，你們都有偉大的奮苗在你們的羞辱上重建起燦爛的榮華，但是我呢，我祇是株被踏的殘花，我祇是玷污的白璧，這小生命的前程我雖不敢預度，但牠在未見人世以前，已飽經了悲哀的侵感，已飽嘗了藥石的滋味，這些已分明是牠將來生活的象徵了！我何敢僭比你們！我的前途有

什麼希望終我一生，怕祇有忍辱含羞，苟全屈就，永遠仰息在與我不得不同居的婆娘膝下吧。

孩子之來，雖不是我所希望，雖益足增加我對於愛情的慚愧，然他既來了，我總抑不住我爲母的心緒，我總忍不住要愛他，他實是我們痛苦的關係中悲哀與歡樂的觸合，也安長的下，易與的性情，雖才僅育不滿兩月的生命，然已經將他更自父體的特徵表現出來了。我每抱起來，我真忍不住想到荷箴的面目，荷箴此時方遠在天涯，我患病的事他將來或以從間接中曉得，至於孩子之出現與他的關係，在我未有機會告他以前，他怕做夢也不會料及。我不知他萬一知道後心中果要與若何感想。幾日的歡娛竟輕在人間留下這條痕跡，實也是出乎意外的事。孩子現在尚在襁褓中，待大了後我一定要使他知道我們的事蹟，祇恐我這瀕遭變幻的身軀或竟不及待他的長成，我若真於他尚不辨整裁時便死去，在這世間恐又要添一個自己不明自己來歷的人兒了。

敬生雖真依約沒有向我提及過往事，然自經這次事變後，我們心中已各有芥蒂，彼此無形間已生了隔閡，雖說我們以前也並不十分相投，然現在則並這一點表面上的周旋也不可得了。我們每日祇是很平淡地相處，早上他出去辦公，我雖在家中隨意作些瑣事，晚上回來也沒有多言，更沒有若何高商酌的事件，有時他又通夜不歸或直至黎明始回，以前他回來遲了我尚向他詰問，現在則什麼事也不相提了。本以兩個不相投，心中各有所念，各有所圖的人，能相安的居在一起已非易事，此外還要希望什麼？我忍辱吞酸，不欲與他分離，我實有我的苦衷，我實爲了荷箴，我不知他之也甘心這樣姑息相處，果因了何事？孩子產後，他也不十分歡喜，這事他或已有疑也未可知，不過不好說出罷了。然我們這樣實非長久之計，也非我心願之局，荷箴海歲刻翼稍乾，事情發生後不致累他時，我終是仍要提出的。

我自病後因了生理上的變化，心身都很懶散，這册子久未着筆，孩子產出後則更厲害，每日祇是靜默地將工夫用在護飼嬰孩上，也不與人多言，祇是時時地會懷起荷箴，憶起後每又禁不住要引出一番懷舊的傷感，然卻已無以前那樣激動了。真的，我自經上次事變後，心中倒並不再覺得悲哀，祇不過木木然偶爾或有一

點感動，這大約正因為激刺過深，我的心靈已消失了感受性，漸歸於麻木的原故。然祇要我一息尚存，我絕不甘於這象養的生活，祇要我能稍有一點自信的能力，爲了愛情上的忠義，我終要脫樊以去。有人疑我自經了這次變動後，或喪心冷志，更忘了深心的宿諾，其實不然，我固一日未忘過，我不過靜候時機罷了。

九

殘酷自私的軍閥，爲了地盤而妄動干戈，這幾日風雲又緊，這地方山河峻利，水陸要衝，有負隅的金山，有峻險的北固，爲兵家必爭之地，戰事若啟發後，怕終難免不摧劫的。到危急時爲安全起見，我決定攜孩子避往上海，莓箴那時當不致他適，或可藉此與他相晤，亦未可知。祇不過這正是我的私衷所冀，怕終未必能實現吧。若竟實現，那天上人間又作一度相逢，實也非夢想所及。我不知到那時，他知道了我的事情，又看見這孩子後，心中要作若何感想……

一九……年初冬，因了戰事影響，各處的經濟來源都絕，我一人困守在上海，呼救無門，祇得依了當賣度日。幾件稍整齊的衣服既都被我質去，我祇得又賣到我心愛的書籍，或先擇外觀宏麗，卷帙巨大的先賣，頭一次賣出的便是 Oxford 版的 *Shakespeare 悲劇全集*，繼着又是皮裝金邊的 *Milton 詩歌*，隨後我心愛的 Byron, Shelley, Keats, Wilde, Beardsley, Baudelaire 都一一與我相離。然因了我不善交易，門口舊貨擔上的人又不識貨的原故，總是賣不上價錢，不是三角一冊，便是五角兩本，可憐只消幾頓饅頭，幾塊牛肉，不上數日，我的滯囊早又告空了。這一日一個陰霾奇寒的下午，我因了要等着錢寄信，便挾了一冊 *Modern Library* 本的 *Dawson 詩集* 將門口一個熟臉的舊貨擔子喊下同他交易。他的籃中向來都是些空瓶廢罐，破舊衣鞋之屬，很少書籍看見，這次我卻在他後面的籃中，發現了一個黑皮精裝，像袖珍本聖經樣的小冊。我起初以爲也是那一個賣出的書籍，我當時倒很動了同情相憐的意念，於是將書拈起想要識一識這位同是

天涯淪落人的尊名大姓，那知翻開一看，卻出我意外，正是一個記事簿，裏面滿滿密密地全是些很勁秀的字跡。我即問他是從那裏得來，他告訴我，是於上午在車站附近道旁，無意檢着，他說他起初還以為是個錢篋哩！我當時因我好奇心動，便與他商妥，將我應得的兩角書價，少取六枚銅元，就以這冊子作了抵品，我回來晚上燃起蠟燭，在昏黃閃閃的光中，對這簿子一頁一頁地讀了下去。冊子裏面首頁繪了一個破缺的心形和一朵枯萎的玫瑰，下面有一行英文寫的是『The Gift of Lover』，裏面字跡都是鋼筆，有一部分卻又是用鉛筆所寫。我坐了兩點鐘的工夫，延遲了我三枚饅頭的晚餐時刻，一口氣將牠讀完，才知道這是一個婦人的手冊，裏面所記敘的，正是她自己委婉的遭遇。

現在上面所錄，便是這簿子裏一字未移的原文，祇不過她本來在每次不同時日所寫的後面，是以符號隔開，我則易以數目字了。

這婦人的地位確是很苦。她似乎一面要保持住對她情人的戀愛，一面卻又不欲與她丈夫分離。這樣做，她已辯明過不是為貪圖物質上的享樂；大約她之所以不願分離，正如她自己在另一節所說，是爲了本身的能力不足和提防累了她情人的原故。然她這樣確是很苦了！在她事情尚未被她丈夫發覺之前，她衍敷衍飾向易，現在則她丈夫已知道了她的事，她猶能相處，雖是她丈夫自身不欲與她爲難，然她難於應付的情形已可想見了。遙想她每日共枕的是這樣的一個人，旁側臥的又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她夢中要見些什麼，真是除上帝外無一人知道。而這樣的一件事，其結局將若何，恐也無一人能定。

現代人的悲哀，惟在懷疑與苦悶，所以每有反常和變態的舉動，這婦人以中年之齡，忽與一個青年發生戀愛，行動已很可異，事情發現後，她處在三角的關係之下，又復顧左慮右，毫沒有一點決定的主張，我們試看她自己所記，有時心情很安靜，有時又很悲哀，時而要自殺，時而卻又甘於忍辱偷生，猶疑寡斷，雖不能說她可以作現代一部分在戀愛痛苦下婦人的象徵，然至少總帶有幾分世紀病的色彩。她曾說這冊子未必能與她久伴，不料現在竟真離了她的袋中了。

在冊子後面斜篋中，我又發現了一封信，信末她署了一個篋字，想就是她那位 *Melancholy* 面目的請人手筆信中的語氣，似是在晤後所寫，大約這次戰禍重生，這婦人所居的地方也遭了兵燹，她那冊子中最後所寫的一件希望，竟真實現了。

這下面便是那一封信：

我親愛的：

你一兩日後雖又要遷歸故居，然我此時對於這次離別並沒有一點懼惜。良以在這種禮教的積威下，這種社會的組織下，我們既是這樣的事情，關係現在的情形又是這樣，猶能有這一度的小聚，實已超出了我的希望，雖是這忽忽地數面，並不能療治我精神上的創痛於萬一，然我實已感激之不暇，我何敢再冀他想。

我們的歷史雖僅有三年，然這三年中已不知更遞多少次的桑田滄海，我想起我們初戀的情形，我已恍如隔世。這三年，真已耗去了我的半生！然我所得的一點痛苦，較之你所受輕重之分，實猶泰山之與鴻毛。在三年之前，你宴游嘻笑，一無煩惱，現在則既失去了良妻的美名，復蒙上閒情的譏辱，他人不責我枉受了你三年的眷愛，卻反誣你陷害了一個青年，衆口紛紛，羣集矢於你身上，反任我這個罪魁，一切煩惱的淵源，遺遺於海上，他們的盲目雖是他們自己的錯誤，然卻更加你的痛苦，益增我的罪過了。真的，你會說都是你害了我，其實一切都是我的罪過！都是我累了你！沒有我這個破壞幸福的罪人，你家庭中榮譽的花冠，又何至於被摔在地上！我承受了你的愛已很罪過，而三年以來書劍無成，更徒負了你許多期望；你這次相見，曾驚異我又添了許多白髮，其實我精神上的衰退更倍蓰於此，祇恐我這憂悶餘生，已更再經不起幾度秋風的彫剝，你的心血怕總要虛擲，你對我身上的希望怕要盡成泡影。

孩子之來，殊出我意外，實在我劇烈的痛苦中又加一條深甚的創轍，於我已定的罪案上更增了一道不可磨滅的鐵證！我在精神上已很累了，不料我們幾日恍惚的歡娛，竟使你又遭了肉體的刑罰。人說孩子是愛情的結晶，在我看來，實在是罪惡的表現。我想起因了我的原故，竟使一個清白的性命一落地便遭了世人

的誤視，竟使一個慈母也在旁忍辱不敢指出他的生父，我真被內流的眼淚，淹蓋了心房不能再寫！我想不到我一個二十歲，一無所成的罪惡青年，竟悄悄在暗中作了一個 Barbara 的生父！

在你未到上海來時，嫂氏已由信中用譏諷的態度告訴了我你的一切事，我當時得了這個消息，我已失去了我殘敗的肉體與靈魂。我幾次想要自殺，總因了尚未會爲你在世間作下一點事情的原故而中止。不然，恐怕你這次來時，祇好在義塚堆中，去尋我無碑的白骨了！敬生此次竟不與我們爲難，實是我最感激他的事，望你以後要好好與他相處。我此時已不忍再提愛字，爲了愛的原故，我已將愛我的人推陷在荆棘中，我何敢再生斯意！

我不再寫了。我有什麼可寫？我有什麼堪寫？我們的事情已如此，我真不必再多寫。縱寫盡了千指萬冊，寫完了血淚餘生，於我們的痛苦有何補？於我們已鑄下的命運中又有何助？不過徒增你的痛苦罷了！我何忍再增加我已不可救贖的罪孽！

我們此次別後，天上人間，何日可以再見，我真不敢預料，祇怕要如你所說，或爲最後的一次，也未可知了。然我又敢希望什麼？我在此生，除要以你爲目標，忍痛作下點事業紀念你，以實現你的一點希望外，我真一無所留戀！

別了，我親愛的！此次回去後，望你要好好與他相處，善視孩子，珍重前途，勿以我爲念，我總不致負你。上帝恕我，我們將來或可在天地末日時，在他審判的寶座前相見。

你的箴

一九二五年三月四日夜上海

戴珂

煩惱的網

周全平

在許多許多時光以前，魔鬼的小女兒用『憂愁』的絲做經，用『悔恨』的線做緯，在『回憶』的絲緯上，做了七天七夜，不會停息，織成了一面可怕的，巧妙的，灰色的『煩惱的網』。網的大，可以裹住世間的一切；網的細密，雖是小小的螞蟻也不能鑽過；網的堅固，就是最鋒利的寶劍也休想割斷一根細絲。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張開她的小口冷冷地笑了，她慶祝她自己的成功。

魔鬼叫他的小女兒把這面巧妙的網到世間去網一些東西回來，但是他叮囑她道：『女兒啊！你應當仔細用你的網。雖然你的網是大到可以裹住世間的一切，但裹不住知足的心；雖然你的網是密到小小的螞蟻也不能鑽過，但覺悟的頭腦是阻擋不住的；雖然你的網是堅固到寶劍都不能斫斷，不過忍耐的勇氣會把牠毀壞到像一把碎爛的細紗。』

魔鬼的女兒驚慌了，她說：『父親啊，既然世上有這許多利害東西，那末我的網祇好去網些什麼呢？』魔鬼回答說：『女兒啊，不要這樣驚慌！好網的蠢東西多着呢。像自私的貪心，懶於工作的傲倖心，不知足的羨慕心。女兒，就這三樣蠢東西，世上不已經很多了麼？你儘量去網就是了。』

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張開小口冷冷地笑了，她知道世上有這樣多的蠢東西，而且她相信一定可以把這樣多的蠢東西一齊網回來，所以她便把這面巧妙的網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襯衣的袋裏，辭別了她的父親，喜沖沖的往世上走去。

她先走到一處高高的山上。山上堆滿了白雪，雪地裏挺立着許多蒼老的松樹，他們穿着褐色的袍兒，戴着翠綠的冠兒，細碎的雪花，飄在他們的頭上，白的映着綠的，格外好看。但是雪的冷氣鑽進他們的皮膚，而且冷峭的北風，從山間裏吹到他們身上，他們都感着不快。他們的軀體微微的抖顫，嘴裏也不住呵氣。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緩緩步近松樹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一棵較爲年輕的小松樹，冷得血液都凍住了。他不住歎氣，一面說：『啊！我們真不幸啊！大家凍露在大雪地裏，得不着一些暖氣。我想那嬌豔的紫羅蘭花們，現在正坐在溫暖的玻璃房裏，風吹不着，雪飄不着，靜靜的烘着火，那種生活真令人嫉妒。可惜我是一棵松樹，我不會享受那種福氣了。』年輕的小松樹說着，他心裏陣陣懊悔，眼睛裏都掉下淚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便輕輕地把煩惱的網撒開，她滿面都現出笑容，她知道小松樹要被她網着了。

但是年輕的小松樹旁邊，有一棵年老的松樹，老得背都曲了，還顛巍巍的挺立在風雪裏。他聽了小松樹的說話，他深深地慍歎了。他和年輕的小松樹說：『可憐的孩子啊！你這樣的嫉妒他人，可怕的煩惱要使你的靈魂不安了。況且，你祇曉得紫羅蘭花坐在玻璃房裏的舒服，你還不會曉得他們的後來啊。可憐的紫羅蘭花們，他們雖覺得舒服，但是自由已沒有一些了。當他們的花兒剛在半放的時候，玻璃房的主人便把他們剪下來，插在人們的頭上和襟上，不一會便凋萎了，果兒也不會結一個。等到後來花兒開完，那主人便要把它們丟在牆陰，永遠享不着日光。可憐的孩子啊！你看那玻璃房裏的生活有什麼可妒呢？那有我們的生活這樣自由而偉大呢？孩子啊！努力掙作吧，不用懊悔，用你的勇氣耐過這嚴寒的冬天，溫柔的春天就要來安慰你了。』老松樹說完，因爲說得長久了，所以連連咳嗽起來，枯皺的頰上，堆着慈愛的笑容。

年輕的小松樹恍然大悟。他知道玻璃房裏的紫羅蘭花們雖然有一時的舒服，但總不及自己的自由和偉大，所以他心裏十分滿足了。他又想到美麗的春天，不久要來陪伴他，於是他心裏充滿了快活，寒氣也不覺

得了。那時魔鬼的小女兒的笑容收斂了，她悄悄地把煩惱的網又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袋裏，離開了快活的松樹。

三

她現在走到一條大河的旁邊。河裏的水已乾涸到祇有薄薄一層，熱烈的太陽照射在水上。水裏有一羣細長的銀魚，他們披着銀子鑲嵌的鱗衣，戴着銀子打就的美冠，日光射在他們雪白的身上，閃閃的放出銀光，啊！美麗極了！但是他們正感着不快的乾燥和酷熱；他們的皮膚乾得要裂開來，他們的心裏熱得發慌；他們半身躲在河泥中，口大張着，不住的喘息。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把這羣魚兒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一條最小的銀魚，渴得嘴裏發沫；他身上的小鱗片，還未完全長成；劇烈的日光，幾乎把他的嫩皮膚晒焦了，他遍體流着汗，他說：『啊！這種熱法，大概總可以把它們一齊熱死了吧！我們真不幸，做了這大河中的魚兒！聽得金魚姐姐說：她們住的是玲瓏可愛的玻璃缸，缸裏是清潔的河水，水裏還有碧綠的水草飄浮着，淺藍色的網幔，覆在缸上遮住強烈的日光。可羨啊！像她們那種涼爽的生活，我們是永遠不能享受了。』小銀魚說着，心裏一陣悽苦，眼淚如雨似的滴下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輕輕地把煩惱的網撒開，她滿面都現出笑容，她知道小銀魚要被她網着了。

但是其餘的較大的銀魚，都在可憐他沒有忍耐。年老的魚祖母，老到牙齒已完全脫掉的魚祖母便說了，她說：『孫兒啊！像你這樣的不能忍耐痛苦，可怕的煩惱要來和你做伴了。孫兒啊，你須知道：我們現在的生活雖是難過，但是涼爽的秋天不久要來了。那時秋水汛濫了，我們便可以在滔滔的，茫茫的大水中，任意游泳，任意逍遙了。那時我們四面都是碧色的浪花，太陽在河面上微笑。何等爽快啊！況且，孫兒啊，你要曉得金魚們的將來嗎？她們永永被小小的玻璃缸圍住，自由是完全沒有了，後來缸的主人有些厭倦，他不高興再去換缸裏

的水，也不高興去喂食料，於是缸裏的水便漸漸渾濁，而且沒有食物了。可憐的金魚生病了，缸的主人不喜歡那種病的樣子，他便要把牠們倒在陰溝旁邊，讓野貓拖去。孫兒啊！你想牠們的玻璃缸裏的生活有什麼可羨呢？那有我們的河中那麼自由而快活呢？」魚祖母說時，皺痛的嘴兒不住動着，所以大家看着都好笑起來。

小銀魚恍然大悟，他知道玻璃缸裏的金魚姐姐，雖然有時是十分涼爽，但是後來的結果，確也使人害怕。這樣一比現在的酷熱是不算難過了。何況不久就有浩蕩的秋水到來，那時是何等快樂呢！他心裏想到快活的地方，皮膚的焦灼也不覺得。那時魔鬼的小女兒的笑容又收斂起來，她悄悄地把煩惱的網又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袋裏，離開了快活的銀魚。

四

她又走到一片幽深的大森林的中央，那森林已狠古了，無數無數的老樹，樹上長滿了無數無數的葉子，把林裏遮得十分昏暗。地上長着無數無數的野草和有刺的灌木，看不見一條可以走的小路。林裏有無數無數的野獸寄居着，從大的象到小的松鼠都有，牠們也組成一個國家，在那裏獨自適地生活着。不過牠們近來曉得了一個惡消息，據說有許多人類要到林裏來打獵了，或許要把這森林燒掉。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啊！因之逸樂的獸國裏佈滿了恐懼。牠們都在沉思着這可怖的未來，而許多膽小的獸類便深深地憂愁了。獸的跳舞會，也沒有心緒去舉行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一定可以網着許多東西了。』她便緩緩的走近獸類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有幾隻膽怯的兔子，松鼠，和鹿，憂愁得飯都不想吃了。牠們渾身顫戰，躺在地上，抖抖的說：『啊！啊！不幸的我們，不幸而生在這森林裏的我們，天天擔着驚慌，天天防着敵人，不曉得將來會得着怎樣一個結局！我想，悲慘的事情快要來了，大家都快要死了。這是森林裏的野獸的運命，不比那住在高堂大屋裏的牛馬豬羊們，牠們有牧人保護着，有鐵籬圍繞着，天天吃着精美的食物，那有一些兒困難呢？那有一些兒恐慌呢？』膽

怯的兔兒們說着，一陣心酸，號咷地大哭起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輕輕地抖開她的煩惱的網，并且她笑得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因為她知道這羣野獸一定可以被她網着了。

但是稍爲膽大些的獸類都在可憐牠們的懦弱，而牠們的首領獅子大王，對於牠們這種膽怯的樣子，更似乎有些憤怒。牠大聲對牠們說：『可恥的懦夫啊！像你們這樣膽小，除了煩惱是沒有其他可做的事情了。要知人類能欺凌我們，我們就不能抵抗人類麼？憑着我們的羣力，也許可以戰退人類。那時我們仍舊生活在這巨大的森林裏；有變化無窮的野景讓我們看，有廣大的草原讓我們遊戲，有豐富的天產做我們的食物；大家團聚着，沒有一些拘束。這是何等有趣呢！即使人類戰勝，我們要死了，也用不着悲傷。爲了競存而死，爲了奮鬥而死，是頂頂榮耀的事啊！那受人豢養的牛馬們，似乎像快活了；然被人類拘束着，天天鞭打，時時叱責，到後來還要被宰割，做人類的食品。這樣的生活，纔可悲傷呢！』獅王說完了，怒冲冲的望着膽怯的兔兒們，等牠們回答。

兔兒們被獅王一說，也恍然大悟了。牠們曉得不應當悲傷，悲傷是無補於事的。牠們應當奮鬥，而且應當快活。但是牠們想到起先膽怯的樣子，不覺又羞愧起來了。牠們紅着臉，低了頭，眼淚是早已乾了。那時魔鬼的小女兒面上沒有笑容了，她心裏十分失望；她想：她的網將要網不着什麼東西了。她無可奈何，快快地把網摺好，藏在袋裏，又離開了那充滿勇氣與快活的獸國。

五

最後她走到一個繁華的都市中，都市的外觀是十分美麗的。大理石築成的房子排列在平坦寬廣的大路兩旁，路上有不斷的行人，不斷的車輛，走來走去，每一所房子裏，有酒的香氣，肉的香氣，可以嗅着，有悠揚的琴聲，清婉的歌聲，可以聽着；有歡樂的宴會，美妙的跳舞，可以看着。『啊！他們這樣快活，我的網兒是沒有用了，我將得不到一些東西回去了。』魔鬼的小女兒嘴裏喊着，心裏便十分憂愁起來。她慢慢走到一所最美麗最

高大的大房子旁邊。

那房子是矗立在一所美麗無比的花園當中，有五十層高，有五畝地大，裏面有五千間房子。牆壁是白色，玉石砌的，屋頂是紅色的，瑪瑙蓋的，窗扇是透明的雲母，大門是燦爛的黃金。正有無數的老人，小孩，美男，少女，如潮般湧到金門裏去呢。魔鬼的小女兒便也混在他們一起走進金門。

門裏是一間佈置華美的大禮堂，明亮的電燈在上面照着，四壁都畫着有趣的圖畫，地板是光亮得像一面鏡子。禮堂的中央有一只美麗的大圓桌，許多衣服華貴的紳士，太太們圍坐在桌旁，還有許多人坐不着棧子，便擠立在棧子背後，也並不覺得疲乏。魔鬼的小女兒心裏稀奇，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呢？她使輕輕地也走到圓桌的旁邊，預備看一個明白。

圓桌上鋪着潔白的檯毯，中央一只細磁碗裏有三粒奇異的骰子。原來他們都狠起勁地在賭博呢！不過他們所贏得的，不是金錢，是命運，所輸去的也不是金錢，是命運。他們都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檯上，奇異的骰子一擲，各人的命運便都定了。有幸運，也有晦運，得着幸運的，興高彩烈的走了。得着晦運的，垂頭喪氣的走了。又有第二批人把生命放在檯上。魔鬼的小女兒奇怪極了，她想：『爲什麼人類不喜歡用自己的能力去求命運，而要用賭博的法子去求命運呢？』那時她耳旁隱隱聽見她的父親在說了：『女兒啊！這因爲他們的胸中有一個懶於工作的傲慢心，所以不肯再正當的生活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心裏暗暗決活，她曉得在這華貴的人羣中，或者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把煩惱的網取出，挾在手中，預備撒放。

那時室隅的搖椅上有一個得着晦運的人悶悶的坐着，他一面憂愁自己的將來，一面又悔恨自己的賭法太劣。他並不明白賭博不是正當的生活方法。他也不曾想把自己的勇氣來改變他的命運。他祇在羨慕那得着幸運的福氣人。他因羨慕而諂媚，諂媚的結果，又變成嫉妒。於是煩惱的網便密密的裹在他的身上了。

得着幸運的有福人，坐在另一張搖椅裏。他滿面顯出驕傲，然而他心裏仍覺得不快。他一面悔恨自己的賭注放得太少了，一面又憂愁別人或者要來搶奪他的幸福。他一面嘲笑得着晦運的人們，一面又妒忌那比

他的幸運更多的福氣人。他向來舒暢的心，現在抑鬱了。向來清楚的頭腦，現在攪亂了。於是煩惱的網也密密的裹在他的身上。

魔鬼的小女兒格格地笑起來了，笑的音聲像夏夜的鳥鳴。她手中的網兒漸漸重起來了。許多華貴的賭客，不斷的投入她的網裏。因為他們的中間，沒有一個像老松樹，魚祖母，獅子大王那樣的好人，所以他們聽不到一些憐憫，勸告，安慰的聲言。祇有憂愁，悔恨，羨慕，諂媚，驕傲，嫉妒，永永在他們的心裏盤轉着，於是煩惱的網也永永在他們的身上包裹着。快活的花兒，在他們的心中，是一些都沒有了。

一九二三，八，一。於南翔。

——戴劍透月刊——

瘧疾

方光霽

新秋的天氣，在白天裏，雖然是赤日當空不減夏天的炎熱；但一到晚上，那一陣陣的微風，迎面吹來，頓使溽暑全消，且引起一種新鮮清潔的快感。

陽歷八月中的一天晚上，在一間小小的臥室裏，有一年約三十多歲的婦人，坐在牀緣。牀頭裏上放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牀上睡着一個纔過週歲的小孩，他閉着一雙小眼，臉上微露笑容，彷彿在他的香甜好夢中，聽了安琪兒說什麼新奇有趣的故事似的。房中空氣非常沉悶。那臨窗的小窗也沒有開，想來是怕那晚風把這單薄的小孩和抱病的弱母吹壞的緣故。婦人的臉色，青白得如菜葉一樣，眼珠已深深凹進眶裏去了。無論是誰，若見了她這樣瘦弱，這樣憔悴，不問也知道她是抱病或是久病，初愈的人。

她雙眼對着那掛在壁上的一幅陳古的玉子春觀圖，呆呆的尋思着，似乎有一椿可憂慮可恐怕的事情，不日就要發生，不得不想個對付方法的樣子。原來她染了瘧疾已有十幾天了。初起的時候不過頭痛，怕冷，發熱，倒也不十分在意；以為大約受了點外感，不久便可痊愈，後來那寒熱竟是間日一發，她才明白她得了寒熱病了。但是她家不信請醫服藥——不是不信，是從來沒有這些經驗的——可以治療疾病，即使有人對她家裏的人說，請醫服藥是可治病，恐怕也未必信以為真。萬一就信了，恐怕他們也不肯拿出許多錢來，用在這麼一個無關緊要的婦人身上。她的寒熱病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拿生命來和病魔抵抗罷了！明日又是她的寒熱病發作日期，前幾次她還是毫不介意，但經過了四五次磨折，她漸漸覺悟生命是敵不過病魔的，便也漸漸的憂慮起來了。她愈憂慮，愈覺恐怖，後來竟露出一種絕望的樣子。慘澹幽暗的燈光下，對着這含笑熟睡的小孩，她的眼淚——表示人類懦弱的東西——一點點滴滴的流個不住。

『大嫂！阿六睡着了沒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媽說着，走進房來。

『睡熟了，廚房裏你已經收拾好了。麼？你在這裏坐坐息息罷。』她坐在牀沿上，回答她。

『你不去再吃點粥麼？我在這裏替阿六作伴罷。』

『不要吃了，口裏也沒有味道，正勉強的吃了幾口粥，阿六又哭起來了，現在我也不想吃。』

『我們女人真不曉得前世造了什麼孽，養兒育女，連吃三餐飯都沒有閒工夫，唉！真不曉得造了什麼孽！』老媽這樣說着，深深長嘆了一口氣。

『是呀！說起來，阿六倒也難怪他的。這幾天病得連乳都沒有了，真也難怪他哭的。可恨閨兒、福兒——大的已經有十歲了——還是一點事都不懂，我正在那裏大燒大熱，他們卻正吵得高興，哭得熱鬧，有時竟哭到牀前，你想惱人不惱人呀！』

『呀！真的大嫂的病，可不是玩的呢！這寒熱病若是挨久了，恐怕要變成虛症的呢！』

她聽了老媽的話，愈加絕望了，她默默的也不回答，這時卻忽然想起了出外做生意的丈夫來。她想若是他在家，總或者可以替她想法子，可是又遠在外省，怕現在連他的妻病着都還不知呢！她想到此間，她的眼淚又流下來了。

『大嫂嫂我想你明日還是回到舅家裏（指她母家）去避避罷！我的阿狗去年也是生了一個多月的寒熱病，後來我帶他逃到他姊丈家裏才躲脫了。』老媽放低了聲音，輕輕的向她說，怕被誰聽見似的。

『我也原想到哥哥那裏去住幾天的，家裏的閨兒、福兒真吵得人煩惱起來了，我想離開他們去靜養幾天，不管病好不好，心裏總覺會舒服些。但是一來我怕阿六不帶去，丟在家又沒有人哺育，二來怕姆媽（指婆婆）不肯讓我把阿六丟在家裏，回到哥哥家去，所以到了今天我還不敢提起這事。』

『橫豎你這樣病着，又沒有乳，我看阿六還是我替你帶幾天，餵點糕和米湯他吃吃，你還得快去問問姆媽，想來她老人家總不會不答應你的。』

『那真感謝得很，這幾天病着，難得你來相幫我們，已經是很感激的了，你這樣的待我，真不曉得將來怎

樣報答你呢！

『呀！不要去說那些客氣話，我們彼此都有相幫的地方的，你還是快去問問你姆媽罷。』

她從絕望中得了這條生路，心中略覺寬慰，便立起身來揩拭揩拭眼淚走出房去了。

過了一息，她面上露着微笑，跑回房來。老媽急忙向她道：

『姆媽怎樣說！她老人家可答應了沒有？』

『你想問兒福兒，真不懂呀！他兩個在姆媽房內聽到我向姆媽說明日要回到舅舅家裏去，就鬧着要跟

我去……』

『姆媽答應了讓你回去沒有？』老媽急忙插口又問。

『姆媽應許我回去了。她老人家說，問兒福兒仍舊跟她老人家睡，阿六就託吳媽照顧是了。』

『那便好了，你明天早點起來，不要讓問兒福兒知道，瞞着他們去了就是。時候不早了，你還得早些睡罷。』她說着就起身走出去了。

一輪圓月，在黑暗的長夜，放出清麗的光輝，普照那夜行孤客，離鄉的旅人，傷時的詞客，有時雖然被明月惹起無限愁思，卻也從明月裏得了許多慰安，許多詩料。在這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當中，只有那浮石灘頭的灘鴨，如泣如訴的還是響個不住。上夜的狗已都是很疲乏了，卻還在那裏斷斷續續的叫了幾聲，聊以盡盡牠們的職守！

她和她的孩子都已睡熟了。無私的明月，從這小玻璃窗，射進小房子裏來，園中樹上的夜鶯，想是貪戀着明月，正放開歌喉歌唱了一聲，卻被一陣犬吠聲嚇住了，此時她忽然醒來，不知道是夜鶯的歌聲擾了她呢，或是犬吠聲嚇醒了她，但是她已醒了。她見房中有光，她想已是天明了，便披衣下牀開了房門出外一看，看見斜掛在天空的卻是一輪明月，她才明白了天還沒有亮，她便回到房裏躡手躡足的摸上牀去，深怕驚醒了她的阿六。這麼起來一回，她就再也睡不下去，便胡思亂想着明日如何早起，如何回到哥哥家去，如何瞞過問兒福

兒如何……等事，愈想愈睡不着了，朦朧間忽見吳媽走進房內告訴她說：

『大嫂轎已雇好，轎夫在門口等你快去罷。』

她也不回話，就跟吳媽跑出房來，正想往婆婆房去去告稟一聲，忽然看見閨兒、孀兒一同到她面前哭着，扯住她的衣裳，說道：

『姆媽，你要坐轎到舅舅那裏去麼？我們要和你同去的。』

這兩個小孩子這樣糾纏着她，緊緊的拉牢她的衣，她氣極了，隨即把他們推了一推，摔斃了就一直向門外跑去。兩個孩子的哭聲，雖然很高，她卻當作不聽見似的，跑到門口一看，那裏有什麼轎子，她便轉念一想，沒有轎也罷，我走去便是了。走不幾步，聽見後面有人追來向她叫喊着道：

『你這該死的婦人，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要了麼？』

她回頭一看，卻是一個不相識的面貌，猙獰的惡漢，手裏執着一個小孩，惡狠狠的向她叫罵。一看她回過身來，便向她高聲喊着：

『你這該死的婦人，不要兒子也罷，讓我替你結果了去，省得他號哭。』說時就從腰邊拔出一把鋒快的刀來，把手中的小孩斬作二截，擲在地下，就跑開去了。她仔細向地下那斬作二截的小孩來一看，卻原來是她的阿六。她已被驚呆了去，便不覺不知的號啕大哭起來，正哭着，忽有一人拍她的肩。她回頭一看，原來是她的丈夫。她愈加哭得個死去活來，斷斷續續哭訴着說：

『你快去拿那惡漢，叫他快償我兒的命來！快償我兒的命來……』
『大嫂快起來罷！時候不早了。』

她還是嚶嚶啜泣着，卻被吳媽推醒過來，她才曉得這是睡在牀上，只有吳媽站在牀前，丈夫也不見了；惡漢更不曉在什麼地方。她才悟得是一場惡夢，眼淚還是不住的點點滴滴，臉上都濕了。她一面拭淚，一面向吳媽道：

「我剛纔做了個惡夢，真可怕……」

「大嫂！清早起身，不要去講那些話。」吳媽急忙截斷了她的話頭，她曉得吳媽是多忌諱的人，便也不說下去了。正想披衣下牀，誰知阿六卻被吵醒過來，她便抱阿六在懷裏，把乳頭擦進他的小口裏，輕輕的拍他，撫摩他，一面向吳媽說：

「吳媽，你到廚房去整理整理，我待阿六睡去就起來。」

「好容易等了一息工夫，阿六才去睡了。她起身出房洗面，吃了一碗粥，回到房內把髮掠一掠，換件乾淨衣裳，復又走去看看阿六。見他好好的睡着，便走出房來到廚房裏向吳媽說了幾句話，託她轉告婆婆。吳媽重復又噙着耳根叮囑了她一番話。她正開門想出去，耳邊忽起了一陣哭聲，她疑是阿六醒了，急忙想轉身回房去。吳媽卻催她道：『大嫂！快去罷！時候不早了！』」

「我聽見哭聲，想必阿六醒了。」她這樣辯答。

「那裏有什麼哭聲，想是你心虛罷。阿六有我照顧，你請放心，你還得早些去罷。」吳媽這樣替她解釋，催促她快去。她被逼得無奈，便快快的別了吳媽，走出門去了。

清涼的曉風飄來許多秋意，樹葉上留着的露珠，被風搖得點點滴下地來。太陽還沒有上升，天空微帶着蒼白的顏色。這時路上往來的人很少，忠勤職務的狗，都很疲乏，伸足臥伏在各自的主人門首。只有那擾人的蟋蟀，在草邊牆角，囉囉嚶嚶地叫個不息。

從此地到她哥哥家裏，不過一里光景路途，若在平日，她走起來原也不費多少時間，可是經了這十幾日的病，兩足很覺乏力，所以走得比往常慢了幾倍。她一面向前行去，一面復又想起曉間的惡夢，心中正憂慮着，耳邊忽又起了一陣小孩啼哭聲。聽了哭聲，更記起夢中阿六被殺的慘境，愈想愈覺恐懼，那啼哭聲在耳邊便愈響得厲害。她幾回打算回轉去看看阿六，但一念自己的病和吳媽囑咐她的話，她終究沒有回轉的餘勇，她只得把吳媽說的『你心虛罷』一句話來自己替解安慰，仍舊慢騰騰的向前行去。

走了有一點鐘光景，好容易纔挨到了她哥哥家的門首。她輕輕敲了幾下，她的大姪女銀蓮開了門見姑母這樣早回來，露出驚異的樣子，卻不敢問她姑母爲着什麼緣故。銀蓮領她姑母走進客堂，自己便跑到廚房去告訴她的阿母。她的母親急忙走了出來，見姑娘的面孔很蒼白，便脫口問道：

「你的病……」她說到此間，忽又想着她的姑娘這樣早回來，怕不是到這裏來躲避寒熱，便覺得唐突了，不便再問下去，隨即拿別的話來敷衍過去了。

她走了這許多路，身子已很倦了。她和嫂子應答幾句，就在那竹椅上坐下了。銀蓮捧出一碗茶，放在她姑母面前的桌上。銀蓮的母親復又和姑母談了一些家常話，自己便仍回到廚房裏去預備早餐去了。

她哥哥家中只有一兒一女和母親住着，她哥哥也是在外面經營生意，不常在家的。銀蓮今年十六歲，很能幫着母親料理家務。銀蓮的弟叫植槐，才十一歲，在鄰近一個蒙塾裏念書。

銀蓮把客堂的地面打掃潔淨，桌椅揩拭清潔後，跑進房去叫醒阿弟，帶他到姑母前叫了一聲，便請姑母一同到廚房去吃早餐。早餐過後，植槐上學去了。銀蓮提了一籃衣服往屋後塘邊去洗。她見嫂子在廚房內忙着收拾，本想幫一幫嫂子，可是一點氣力也沒有，只得仍舊走到客堂裏懶懶的坐在竹椅上休息。她見她姪兒上學去，便扶着門兒，福兒這時諒也起來了。他們見母親不在，不曉得會鬧到甚麼樣子。她想婆婆老人家定經不起這二小孩的吵鬧的，說不定要叫吳媽把他們兩人帶到此地來。她一想起吳媽，便又扶着阿六了。他想阿六現在更不曉得哭得怎樣了……這樣胡思亂想着，不知不覺的忽然睡去，直到銀蓮來請吃午飯時才醒。

她的寒熱病本來在午後發作的。她吃過飯後，心裏漸漸恐懼起來，但是她很相信吳媽的話，總以爲今天不會發作的。她和嫂子又談了些閑話，便仍舊躺在竹椅上休息。屋內靜寂得很，她每日在家嫌小孩子聒噪，今日卻又覺得太寂寞了。她才悟得小孩子的啼哭和聒噪，實在是母親唯一的慰安。世界上倘若沒有這種哭聲和聒噪，真不知變到怎樣沉悶靜寂呢！

她漸漸覺得怕冷起來，可是她仍舊信着吳媽的話，以爲是自己心虛，毫不介意的躺在竹椅上，但是愈自

臂解，身上愈感覺寒冷，漸漸的發起抖來了。她的嫂子走到客堂裏，見她臉色和金紙一樣，顫顫的發抖。她曉得病發作了，便扶她到寢室的牀上，讓她躺下，替她蓋上兩牀被，叫銀蓮坐在她面前服侍。她此時也知道自己病又發作了，深悔空逃了出來，反累得阿六啼哭，閨兒、福兒、吵鬧，婆婆與吳媽洵氣過了一息，又漸漸發起熱來了。後來熱度愈加高起來，她昏昏講了許多囈語。她聽了門響，便催着銀蓮道：

『我的閨兒、福兒來了，你快去開門罷。』

銀蓮告訴她不是自己家裏的門響，她便發怒道：

『我死都要死了，難道你不許我和兒子見一面麼？』她忽又聽到隔壁小孩哭聲，便罵銀蓮道，

『我的阿六哭到那個樣子，你們還不替我抱來麼？你們不要那樣忍心，快替我抱來，我要給乳他吃。』

銀蓮曉得姑母是講亂話，便也糊塗的回答她幾句。

這樣大燒大熱，約莫經過了一點多鐘，才漸漸退去。後來神志也漸漸的清楚起來了。但是心卻非常的虛，一聽了響聲，或是隔壁鄰家孩子啼哭，吵鬧聲，便疑心是她的閨兒、福兒來了，她的阿六哭了，她的嫂子曉得很牽掛着兒子，就託人去僱了一頂轎子，把她送回家去了。

一九二五，一三。

——創造季刊

嬈娜

敬隱漁

克利司多夫底靈魂，似乎百靈鳥。她雖然自知不久必要墮落，而且墮落不止一次；然而她也知道她必能不畏勞苦地重升光明之域，唱着她的高歌，俯向天光以下的衆生而述說。

羅曼·羅蘭

淒涼的離別！一年蓄積的印象怎能一時消滅！自今晨以來，清涼曠闊的湖光似乎滌盡了上海的煩悶；輕艇來往如織，載着濃妝淡抹的婦女無數，我也不欲盼顧，好像偶臨湖山，即可以明心見性哩。今夜宿在一個頹廢的空莊裏，對着碧燐燐的孤燈，冷清清的岑寂，卻又禁不住舊恨新愁，淒涼情緒一陣陣湧上心頭。可憐的飄萍，將止於何處？我雖然不充分的相信命運，卻也覺得今日遊白雲菴得來的錢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真奇巧而堪嘆，孤苦長成的我，一年以來和你們同居，幾乎享受了家庭式的同情，這是我應當感激你們的。但恨我和你們之間，還有深溝隔着，以至於別離。恍惚是臨別時，我還看見你那如涕如憎的眼睛，還聽着你那似罵非罵的聲音：『你早不說你要去哩……我明天把你的東西都退還你罷，免得說我哄了你……』：恨只恨我們人窮，窮雖是窮，我們幾時都是有志氣的……我們把你待得不好，不要記恨呀……』！不！我們並未哄我，我也不曾哄你們，只怕有些難免的誤會。若是你們眼明心細或許也覺察了我是安於清貧的，並且我不以銀幣底重量來秤我的朋友。反面貧困和柔弱底相憐成就了我們交情的媒介。我相信你們是正直而多情的，用不着你們的優待；希望你們不要後悔。你們於我果真是欲留欲去，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然而依我的主觀，卻不能不去。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恐怕妨你們的大事。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或許失掉我的自由精神，將成物質的奴隸，情障的罪人。況且……你還記得麼？有一晚間，你的頭痛發作了，你裹着紅呢毯，歪在牀上，一隻足還在毯外，我替你蓋好了足，坐在牀邊，不知你是真眠假寐；你那料到我當時心內的戰爭，可憐的是你

的身材底嬌小，容貌底清秀，氣息的微弱，我摸着你的額頭發熱，我再移近貪着你那淡細的眉毛，看你那雖閉而有神的眼睛底兩條朦朧的黑線，疑是如來發願時看到你那宜笑宜怒，以動非動的唇兒……聖經云：『冒險者終子，若是……』——你微微睜開眼睛，突然瞪了我一眼，轉過臉去，又忍不住微笑了笑……聖經云：『冒險者終必罹險而死；』豈不是畏，豈不可畏……如今，雖險境已遠，我敢明明告訴你：自從我第一次見了你們以後，便減了理性和意志以至於今日……今日，我的行文還是顛倒無序的哩……

且等我凝神片刻，再慢慢地從頭寫起。時間還早哩。金色的月輪纔自孤山湧出，西洛畔孤塔底倒影長得可怕；湖中波紋忽晦忽明，變幻不已。葛仙，楚韻若有若無。我在這裏，不知是實際，是夢中。究竟，人生不過是一夢。而今，你我她們，只成了一篇小說……

不能忘的是我們第一次的際遇：最初的印象大半是深刻的。先是我發奮工作，只想尋一間清靜幽僻的，小小的房子，似乎孤僻避人跡以入定，不知甚麼命運卻把我引到了你們的門前。我敲着那塵垢連年的慘淡的門兒，心中好生志忑，如臨荒山古寺一般。一位青年女子給我開了半扇門，她那白嫩的脸兒和她一身臃腫不堪的衣服恰成一個詭異的反比例。

——你們有……有房子出租麼？

——是，有呀！她站着不動，臃腫地答應。

——佩蘭，你引他上樓去看罷，客堂裏一位正在梳妝的女子好奇地瞧着我說道：

她的容貌齊整，頰兒豐滿，頭髮黑而長，但是臉上方纔塗了幾團粗糙的鉛粉，看不出有一點態度底美……舊式的鏡子，腌臢的妝奩，夾雜在塵積的香爐蠟臺之間，小小的客堂堆滿了器具……佩蘭女士在前面引路。她背後依稀短髮垂了一個小小的髻兒，簪着一根紅簪，上了一條黯黑悶沉的樓梯，穿進一間寬大的空房。賭博式的器具零亂置着，四壁整潔，漆得精緻。但是空無字畫，只懸着寂寥中間一架大銅牀，空曠曠的，只有幾條

小被，蓋着一位日高猶在酣睡的短髮蓬鬆的中年女人……新寡……病婦。你微微睜開惺忪的眼睛，許久，你纔懶懶地擡起半身來，揉了揉你那細膩的眉目，清瘦的龐兒，好似晚秋退色的海棠。你恍惚瞧着我，吐出膩媚的聲音，問對了一陣。我只記得你問了我有什麼職業。流浪成性的我，只答道是……讀書的。我只諾諾連聲，忘記了租費太大，將爲物質文明束縛我的自由……夜晚，我搬進來的時候，那兩位女郎和一位襤褸的老嫗都坐在仔細定睛觀伺我的行動和我那極簡單的行李。梯邊，窄小的夾樓中，一位老人把一盞悽慘的煙燈急忙吹息了。你出來，坐在亭子間門口，問我爲什麼等夜晚纔來呀，你也把我的態度和我的東西打量了一番……我獨在屋中還捲着的被蓋上，起頭思索我的新居停主人底景況。後面煙燈明亮的，小小的，整潔的亭子間應是主婦和那嘈刮的小孩子，和那不可見的，流落的丈夫底隱逸之所。樓下棺材般的夾樓，什物狼藉，應是主婦底縫紉底熱鴿之巢。夾樓下黑屋是那幼年兄弟底寢室，但是那兩位妙齡女郎又那有餘地棲身呢……人底身軀真是靈魂底障礙……茫茫世界，充滿了不平……於是我一個人佔了全屋三分之一有餘，奪了一家的精粹，逐去老人弱女無處安身立命呀……我很想登時把房子退還你們，或者……我既搬來了一架牀，不如把大的讓給那兩位可憐的女郎。但是，這好比託爾斯太底志願，終於沒有勇氣實行。外邊風雨淒淒，圍着滿屋不幸的長夢惶惶的旅客……老嫗和佩蘭女士都早起從容耐煩地操作娘姨的職務。那黑髮女郎蜷在齷齪偏僻的廚房裏，愁容可掬，好似 *Sia Magdalena poenious* 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好久都不見女主人。午

前我高聲讀詩的時候，你還懶睡未起。晚間，我自公園回來的時候，你卻出去了。想必你們也要詫異：『好一個行踪奇怪的小流浪者』……一個晚間，你在霞飛路尋一位朋友，忽然愛美的本性使我轉頭，瞥見黃包車上有幾位麗人翻翻而過。第一位時髦絕倫，風流多緻……你好像瞧見了我，卻假裝不見，但也顯乎很高興。因爲我遇見了你的風頭。繼後是黑髮女郎，端莊傲岸，似乎一位女學士，卻悵悵地瞪着你的繁華，因爲她的裝束比較次些。最末是佩蘭女士，常是謙卑，不引人注意的。——我怪上海多少女人，儉飲食住以修裝飾，只圖在許多不認識的人前張揚她們不自然的美。你們既無軍閥的勢力，又無不平的資本，卻爲何甘心自加物質文

明底壓迫。至於我，最幸福的，是我自由遐想，脫離物質的拘束，放浪於形骸之外底時候。但可嘆人性底懦弱，進益難，退化易！我也漸漸受了環境底影響。後來邀了一位暫時留滯的朋友，闊綽的老政客來同住。他的賓朋來往絡繹，不是名流，即是貴冑。於是，去矣，我的自由罷了，我的工作！但是在你們家庭底意見中，我的偶像卻漸漸鍍金了，因為我們雖然形式還隔閡，我們互相的觀察卻常常接觸。我們都等着接近底機會。繳租那一天我進了亭子間，熱烈的歡迎，你和你的母親，都在那裏。我纔問訊知道你們是三姊妹，和你們的名字，第一孃娜是你，第二，晚霞是那黑髮女郎，第三是佩蘭。說話時，佩蘭女士也打扮扮地進來了。忍耐，謙恭而幽靜的她好像是草中的紫羅蘭，雖不奪目，卻也有她的香味。名兒恰當！佩蘭晚霞孃娜，你們兩姊妹踏着手兒也坐在牀邊。一般孃娜，萬般旖旎，是垂柳在晚風前。『真把你形容得盡緻。我急忙問了你們一番，便追尋到從前在你們更大的房子裏，有一位老秀才教你們三姊妹讀書，給你們取名字底時候……那時杜先生也住在你們家裏，他是你們的死了的哥哥，獨能撐住家務的聰明的哥哥底同學……久而久之，（你的母親說，）她見他老實總把你給了他。這可羨慕的杜先生，我早料他是一位從前勢盛，新近中落的宦遊者，不知他纔是一個輪船上的舵手，十日九在外，和我一樣地飄流。我久想見一見這有緣的杜先生——有一晚間，我正在房間裏獨自悶坐，忽然悄悄地進來了一位黃腫大臉，魁偉的老癩客，着一身學生服。看他那無拘束的樣子，知他是房主人了。他大睜開一雙很小的眼睛，張着闊口，放出很細的聲音，問我有多大歲數，結了婚，訂了婚沒有……他說小說家的生活名譽尚好，然而多半是清貧的……他忽然聳了聳肩，搖了搖頭，不用起承轉合，便嘆道：『人生太無意思，娶女人，養小孩子，爲穿吃忙……』我靜等着他詳論他的個體的經驗。畢竟，他就如是住了口，靜坐了一會，便出去了。嬌小玲瓏的你怎愛了一個笨重無趣的他，這是不可解的。有一次，他筵會朋友，請了我。他們好像都是半開化的土人。以後我便沒有興趣和他們閒談，雖然你很怪我。但是，以性質而論，他也有過人之處：不管閒事，不發雷霆。你們母女對於那沒有學識，不能謀生的小兄弟，叱咤責罵的尖聲，往往透過樓壁，卻是從未聽見。杜先生的一言半語——也怪不得那養而不教的少年。只因社會制度底不良，他沒有受僉等教育的機會，或

且，父母晚年所生，愛情已衰，以至結菓不熟……也！唯物派的上海人知道愛情底具體的利益！多少老弱夫婦，竟成了路人！女稱男爲老頭子；男於女不屑稱呼。窮老的父母幾乎沒有愛自家子女底權利，成了他們的資疣。何用家。處孽障而已！你們那苦命的，若有若無的，常常埋怨，在生命之側生活的母親，對於能幹有望的你們的說話，一開口只是你們的回音，對於無能的勁兒只知吵罵。你和佩蘭妹底像貌微微似她。至於性情，一個得了她的柔圓，一個得了她的懦弱。——最妙的是你們的老父，魁偉強壯的他，平日在家慢跬細步，鄭重地來往，默默不言傲岸的眼睛不屑左右盼顧，你們仍責他笑他動也不動，在符咒滿門的屋中，每夜恆常跪在他牀頭的十字架前，好像有一字不移的目的，恰似狂風暴雨中的 *Jack Jones*。晚霞底神形正是他的反照。

晚霞！自從我初來幾天觀察了她，便覺得在她的冷靜莊肅的外表之內蘊着未能發育的天才。我比擬她爲一塊璞玉。有一天，我聽見你和母親說她不務正事，只塗抹那不值錢的圖畫，我要求你把她的作品給我看，你破窗爲喜，把她自畫的肖像取出來給我，她坐在牀邊，欲奪去又不敢，要聲明，又不成句語；我把人面畫她比較了一番：她在對鏡自照，你的眼光卻只注於我的臉上。她好像是一座雕刻的藝術品；日本式的模範的美，雖然年紀稍大，顏色卻還鮮明，兩頰稍肥，眼睛微小，身體強健而均勻，只缺乏表現力。我稱人貌畫工都是極品。——又沒人教她哩，你說。

——沒有人教她：我驚嘆了一聲，忽又沉悶了。可憐的晚霞！若是她能得受優等教育底機會，豈不可以發揚藝術，安慰衆生，以至於不朽？她不是生來享受物質文明的。她宜受苦，而造就靈魂底偉大。但可惜她不能勝過環境底壓迫。——有時，她淡抹脂粉，對鏡自憐；有時，她蓬頭垢面，蜷在屋角，堆着一身絕望。我很想安慰她，透進她的痛苦，但又覺得不方便，因爲她太鄭重沈默，況且有些驕傲，好像是不屑受人同情。並且，也不便於對她發對女性的愛：她好像是不可以爲男子玩弄的。她幾乎是一個男子，偶爾，她到我房間來奏鋼琴，或開象棋底時候（她的棋術絕精），我的朋友們莫敢凝視她。你初次告訴我她在某影片公司當演員時，應付得我，很詫異。那一天，你在我房間裏織絨線衣，她在我的案上書圖。我說你們三姊妹怎麼都生得恁地美觀，你微微

一笑，感激的眼光對着我，開口欲言，忽又中停了；因為我只望着你，晚霞雖美，然而她的嬌媚溫柔的態度卻不及你的百分之一。雕刻式的美，怎宜於活動的影片？有一天，我見她很愁悶，我問她，知道某公司失敗了，我又賀她，又憐她，可賀的是她脫離了流氓的社會，藝術的害馬，可嘆的是富於忍讓性的女界，怎能自立於互相殘食的羣獸中？我勸她勤學藝術，將來成就了大藝術家，不但可以自謀生活，並且……她斜凭着牀角，可憐地說：

——恐怕未到這個境地，就先早死了哩！

——*Vita brevis, ars longa* 生命短而藝術長。我借口背了一句熟讀的成語，你們都不懂得，我要想再尋幾句能實際安慰她的話，卻只尋着寂靜牀前的小孩子大睜開一雙詫異的小的眼睛，定視着我們。

——你也怕死麼，大姐。

——我不要死呀，我還等着我的小瑞寶長大成人，我將來還要享福哩，你歪在牀上懶懶地說。可憐的姊妹們！幸福是在內的，你們枉然在外追尋，至今何所有！半世奔波的你，只苦了你自己和你的人們，那兩位弱妹無謂地受了你的折磨，多少！多少！回她埋頭悶氣地替你縫新衣，替你摺紙銀，以哄你們的祖翁。我見她們太可憐，也幫她們摺了幾次，雖然我全不相信這些異端。她們誠實地道謝了我，我便享了幸福。這句話是從來不會由你們口裏出來的。我問她信不信這紙一經火燒，便可以成金銀，她們答道：不知道，再問她們覺得煩悶不，都說做多了，自然有些煩悶呀。若是你們相信而爲此，你們的苦楚便要去演，若是你們爲愛人，愛藝術，真理，主義而爲此，則不但無煩悶，反覺得樂趣。姊妹們，這是我告訴你們求幸福的秘訣，你們不能此理，卻只等着一位救主；只恐怕這救主來了，求得你們的肉身，反失了你們的靈魂……

燈光搖曳，恐怕這些大冗長的事情寫不完了。風底指頭叩着玻璃，湖中月輪破碎，抖顫不已，驚動柳影，長蛇似的奔來。好生害怕呀！傳說這屋裏死了幾位姨奶奶哩……

——你死了以後，姐姐，你的靈魂再來和我開磕牙罷。

——我死了，那個背時的纔碰着你……

我還恍惚覺得坐在牀邊，和你同讀聊齋誌異，遠替你講解了不知那一段，還覺得你的輕細的氣息，拂過我的腮際……如今容貌聲音，相親相敬的姐姐弟弟，都水流雲散了，只留得苦惱的回憶！此時，你應是抱着疼愛的小孩子睡了……惟願上帝使我忘記了情障的你們，和我我從前的許多空話。

還記得無謂的姐姐弟弟底稱呼始於那一夜。我們自影戲院歸來。我說馬路上行人都在掉頭看晚霞……

我今天來不及換衣服呀，纔自城內買東西慌慌張張地跑進租界……

——我今晨，聽見有戰事，好生替你擔憂哩。

——你坐累了，倒下來躺一陣罷……二阿妹他們都說好看，應該配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

……你聽炮聲隆隆，失散了多少可憐的家庭……你努努嘴兒，說你要戒烟，說吸烟的人使人家看不起，小孩子偶然翻出了一張紙，你遞給我，卻是你們夫婦的證婚書。你說十年前纔有這種好人，肯收留一個沒賠奩的女子，如今很難得……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玄談底興緻，便長論了一番愛情與金錢，沒有不顧利害，沒有希圖的，純粹的愛情。譬如 Pelicanus（海鳥名）捨自己的血肉來養兒女……你說我的愛很深奧，我說除死了的母親以外沒有真能愛我的人。你詳細地問了一番我的身世，你也替我嘆惜我的孤窮，便認我為你的兄弟。我第一次喊了你一聲：姐姐。城內炮聲又連響了幾次，好似在慶祝我倆交情底進步……從此以後，我們的情分使勝似姊弟的了。從來嬌懶慣了的你也替我剪了指甲，潑了頭髮……有一夜，你見我給某女士寫的一個信封，你要搶去看，把我的袖綻扯裂了。我請你替我縫一縫；你說這些是娘姨做的事。我說姐姐做的好些；你勝不過我的囉啤，終替我做了，但說道：

——為什麼你來租房子那一天，一句話都說不來哩！先知你是這麼狡猾，早把你逐出去了……你這麼會說，怎麼見了杜先生就啞了呢。

——我不喜歡和男子說話。

——你未搬來以前又……你的女朋友多着哩。

——多着哩，我信口答道，雖我一個都沒有。

——爲什麼不在她們裏尋一個知己呀。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二阿妹，你見了她，也沒話說呢……

——她太鄭重了，我說話放浪不羈，怕得罪她，若說到正經事，便又玄之又玄，你們不懂得了。

——你是賈寶玉呀。

石頭記引起了我描寫人物性情的興趣，便忘記了我的環境，遂把你的身調比黛玉，性情比王熙鳳，把晚霞的身調比寶釵，性情卻比着史湘雲。你說：

——我老了，只比得史太君……從前我看了幾次紅樓夢，如今都記不得了……一個女人書讀多了，也不好；只要性情好，就好了。自小衆人都說我的性情好。我從來不得罪人，人家對我不好，我不當面說出來，但是我心頭總記着的……

——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沒有。

——沒有，沒有……只有一點。

——那一點？

——你剛纔比我們是黛玉，寶釵，就是這點。

——我真是大意了。

——這也不要緊，不提了。只怕人家聽見，要說閒話呀。雖然我們倆個的年紀相差很遠，但總要避一避嫌疑纔好。你該早些睡去，看你這般瘦了。我們到是不中用的了。你的前程遠大，該早起來，多辦些事哩。子生弟弟，要聽我的話，纔是我的好弟弟……

我出了房門，看見你撐起來，說一聲『明朝再會。』幸福的晚夕！有一無再的極樂的時候！以後的親密雖然相續，卻過了極限的高峯。我感動得不能就寢，夜深人靜，還獨自到月臺上去，讀了一會。鄰居俄人奏着 *Schumann* 底哀調，破清寂而上，月色慘白，照臨多少不幸的同類。從前幾許淒涼怎敵得而今一點熱情！不覺在我那縫補好的衣袖上，淌了幾顆感激的眼淚。第二天，我和同居的朋友論到純粹的愛，把朋友的情，以為是有希圖的，都貶薄了。他好像因此有些不滿意，因為過後不久，他就走了。——可憐的孑生，你的烏托邦的夢早醒得了！第三天，我正在你房間裏和你閒磕牙，你下樓去，許久不上來，卻是晚霞底一位男朋友來了。你對他的笑容眼光同對我的一樣。他去了後，我對你說替晚霞做媒。你放出尖聲，大鬧了一陣，後來賭氣，走出去了。當初，我還仗着忿恨底餘氣，絕交也罷。等到夜深，你還未歸來，我漸覺得我太過分了，極想對你解釋明白。你回來了，我又遲疑了許久。迫我追到你的房間，你已睡了。我靜坐了一會，不知說什麼的好，並且坐定了，又不知怎麼才好辭別出去。久而久之，晚霞走進來，說我有神經病，這早晚還坐在別個女人家房裏……我一時慌亂，不能答復，滿腹牢騷，悶悶地回到我的房間，上了牀，只聽見我的朋友鳴不平的鼾聲滔滔不息。可憐的晚霞，她並不是訶責，必定別有她的心意。但是她的舉動言語，都是平方形的，有些其人。你的一切卻盡是圓圈形的，不可捉摸，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圓圈形……從此以後，我賭氣不與你們見面，但是你那知道不善於養性的我，天天午後，仍不耐寂寞，忐忑地等你回來，待你回來了，我又忿忿地躲避你。我既失了心內的平衡，不能不去尋外物的消遣。往往去看戲，到夜深才回屋。有一次，中了夜寒，竟臥牀不起，且的長夜！寒蛩悽惻，鏡聲的答，雖有女友，咫尺天涯，而今臥病孤寂，向誰告訴。清晨，遠遠地，喧聲破曉而上，房頂上的麻雀，孩兒的啼哭聲，街上的汽車聲，洗馬桶的洒洒聲……各種聲音相混……醒來時，日影初斜，四面無人，沈靜，只看見陽光中輕舞的飛塵，沉悶，沉悶更那堪飄零……恍惚有一位白衣天使遠遠地招我同升，忽然變成一隻白鶴，衝了我一根頭髮飛去……若非我在做夢，那定是媿娜姐俯在我的牀前，摸我的額額，你輕輕地把我喚醒，勸我吸一口鴉片煙，我感激得只凝視着你，說不出一句話，吸了兩口煙，陡覺得病退了一大半……不能忘的是隔煙燈的容貌，溫柔的語聲

夾着脆香的吸煙聲！有幾次，你尋不出話說了，還讀小說給我聽。我的神經恍惚，不甚注意牠底內容，卻只愛那讀書的嬌聲。有一次，我把卓文君新劇遞給你讀，我並沒有分外的意思，不過是喜歡這個作品底巧妙。你讀完了，說太新式的我，和不新不舊的你們不能爲朋友，雖我認不是，你也把書燒了。從此，我們又冷淡了許久……

新年初一的早晨，我給你拜年，又進了你的房間。外邊，火砲聲不絕，雪花紛紛敲着玻璃窗。你垂在牀上，對着舖炕的小孩子，志忑深思。我問你在思念新年節也不歸來的杜先生嗎？你嘆道：若是你的女兒不死，如今也有六歲了。對於這個從未提起的女兒，你在孤寂中，才脫了繁華底桎梏，動了真誠的愛。你說她生病時，杜先生不信醫藥，叫到你某廟去，向老爺許願，耗費得少些，你卻又許願，又請醫生，因而用了許多錢。我微微一笑，問你未出閣以前奉的什麼教。你說是天主教。於是我的想像便虛構一段小說。教育的專制……第一個羨慕者底責備，杜先生的引誘，家庭的偏向……你說你從前在家裏，哥哥不能容他，說你這麼大了，還不嫁出去，要長老女子嗎。後來，杜先生來了，他們才看得起你，因爲他愛詩，便也請了某秀才教你做詩……說話時，你把你們看過的像片取出來交給我。看……中年的你尚存着如許豐韻，回憶青春韶華，情絃初張……窗前的眉語，詩臺底傳讀，月下的情話……阿彌陀佛……又憐他謀生勞碌，朝秦暮楚，帶去如許溫柔，盡付東流……外邊，火砲聲，右鄰姨奶奶燒香回來的喇叭聲，透雪鱗而入……我突然說道：世上不平的事多着哩……若是我有手槍，我要放死許多人。

——你若是在這里把杜先生打死了，我們捉着你交巡捕，你也要抵命哩，你恐慌地說。

可見女人們最易受駭。

——我們裝瘋魔，（我雖然意不在此，卻信口答道，）不過判我無期徒刑。我在監裏，不愁穿吃，捧手念佛，死而無恨。

——你既有決心學佛，爲什麼還到這里來找我們女人家問禱牙呢！

至此，我的種種哲理都失敗了。我要尋一句話答覆，許久，只尋着寂靜。你得意地噙着戰敗的我，我搭趣說

姐姐是我所見的女人之中最靈敏的一個……但是你也有缺點：眉毛太淡……

——若是我的眉毛同你的一樣黑，我早去吊死了。你說了，把舌頭伸了一伸，因為你們在新年中忌諱說死。我好笑你的驕傲和狂妄。自殺的人多着哩！但如眉毛太黑而自殺，這是一個小說家想像不出的。許多變醜了的老嫗還活着哩……其實，你的閱歷，你的心計早已老了，雖則你的態度還是青年的。——你的生日前一天，你微服出去買東西，我也因事出去了。你在衙內和我捉迷藏，哈哈大笑活潑潑地，真像一個小孩子。但是在這些微事中，都有你的心計。第二天，我認識了你的尊貴的女朋友，時髦的女人，小孩子底繼母，和你的貧寒的親眷，鄉下的男女，還有一位穿草鞋的老者。夜晚，他們去後，你對我誇講你的女友底闊綽，好像是你的光榮。你又批評你的親眷窮陋無禮，好像幾天沒吃飯，爭着和她們同席，得罪了你的體面的朋友。我卻喜歡這種混合法：除銀幣底多寡以外，他們有什麼可以不平等的？穿草鞋的腳比靛靛的靈魂誰為高尚？可憐的姊妹們，你們捨親眷底愛，節省飲食，犧牲自由，以效法而諸事疑是幸福的她們！設使你們身臨其境，卻仍不免覺得這種生活的空虛。須知人生底意義，不只在乘汽車，趕時髦的裝飾……你又說你的母親，妹妹雖然蒼老，卻也省得請人……我不知你說這個話底目的，但奇怪上海人底會計學……清晨，纔起來時，我自己詫異怎麼和這樣一個女人深交了許久。我想以後見她時，必要表現我的輕視。但是，剛纔看到在客堂裏對鏡梳妝的你的背影，我又忘了一切，甚且走近你身邊的椅子上坐着了。晚霞站在你背後，替你梳頭。兩個新樣的頭兒在一個很小的鏡子裏顯現。你們打算去照像，你說你要裝男子。我迎和你的說話，說你最好是裝視英臺。你憎了我一眼，故意大聲說：『我們都是正經人呀！』我知道你說這話底緣由：前夜晚，我疲倦睡了，你還在我的桌子上，趕着把刺繡做完，晚飯到門邊來窺看了幾次……這是應當原諒你的，但是這句話太重了。我一時急燥，把梳子賭氣丟了。萬不料你登時破了臉，鬧得那麼厲害……『那是黃楊木的，不便宜呀！……迷信純粹感情的我，怎麼得這個打擊！我砰磅地開閉了門，忿忿地出去了。天氣清朗，沿路梧桐，花柳園亭，都安然如故，似乎不覺得我的不幸，更加我惱怒，我渾無力地，倒在池邊的椅子上，禁不住流了一陣眼淚。沒有人理我。許久，我忘記了是什麼

事，卻還覺得眸子間蒙着一層淚幕，卻見初來的燕子欣然地飛來復去。可羨慕的牠們的自由！毫無拘束，以天下爲家，喜則留，不喜則去，要避煩悶，應學牠們，我漸漸安慰了些，慢步回來：到了門前，又逡巡不進，門上連年的塵垢又引起了，我幾分不快。裏邊，你和晚霞閒談，隱約可辨：「……也不希奇……家裏又沒人……只自己謀生活……某某有個有勢力的發財的父親，比他好得多哩……」以下的，我不聽見了。我用力敲開了門，跑上梯兒，頹然倒在牀上。也沒有眼淚，也沒有思想。都沒有都空了。茫茫世界，沒有我的空間。似乎不存在的我，放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翻身起來，跪在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像前。我好像是在祈禱，但是沒有一點思想。跪了許久，平靜了些，一起來，便起頭收拾行李。往那裏去呢？不管。總是去的好。我等你到夜深。聽見你上樓的步聲，我趕忙來對你說：

——我給你十天的房錢。我明天要走了。

——隨便你罷。

你硬聲答應了，就下去了。移時，你又上來懶懶地坐在屋角，埋着頭，恍惚眼眶含濕，輕言細語地說：

——你這樣久都住了，爲什麼不住下去呢？我們又不曾得罪你……況且這個月的房租，我還無法付出。前天，你說要去取錢（我只唯唯應聲，又忘了前因）……你明天去取錢去罷，是不是……

你舉起亮晶晶的眼光睇着我，微微破涕一笑。於是，我的意志又墮落了……

（原載瑪麗，商務版）

